

求闕齋讀書錄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

湘鄉曾國藩箴

經上

周易

晉：上九，罔孚，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

謂裕者乎！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有孚，威，如，卽論語「望之儼然。」

意要使房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

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

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啜：凡啜起於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我之於某君，其如

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啜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

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中孚：讀中孚卦，因思入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无

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

湘潭王啓原編輯

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中孚咸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寂然不動，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鑲。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

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姑記於此，以俟異日。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

周官：

天官大宰：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注：弊，斷也。小宰六計弊

羣吏之治，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輔衆志而弊謀，弊皆斷也。士師斷獄弊訟，弊與斷字并列，弊亦斷也。蔽亦有斷義，小爾雅：「蔽，斷也。」論語：「一言以蔽之。」左傳：「蔽非罪侯。」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謂一歲之大計也。我大清五月各省進奏銷冊，即歲會也。小宰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

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傳，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如今之合同中字裁分各執其半，又如兩聯票矣。

七曰，聽買賣以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

此即令之兩聯票也。一札而左右兩書皆同。其中別之處作數大字，即今之編號也。

宰夫：敍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鄭司農云：復，請也。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按復，白事也。孟子：「有復於王者曰。」曲禮：「願有復也。」大司寇：「凡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王者。」皆謂白也。先鄭於司

士注云：逆，獨受下奏。於宰夫注云：逆，謂迎受王命者。後鄭於宰夫注云：逆，謂上書自下而上曰逆。國藩謂：復，逆，一也。復者，有白於上也。逆者，有干請於上也。亦即白也。宰夫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曰：「諸子之復，逆。」小臣曰：「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曰：「羣吏之逆，庶民之復。」皆以達下情也。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注：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按名，猶俗曰認。呂后本紀：詐取它人子名之，此亦無其物而偽作文書，以詐名之也。

賜之殮，牽與其陳數。注：殮，牽客始至所送禮。殮，客至而送酒席也。牽，則兼送豬羊矣。左傳：「饋牽竭矣。」亦有饋有牽也。內饗：鳥麤色而沙鳴，注：沙，漸也。按病人失音者，可謂之沙聲。

鼈人：凡狸物，注：自狸藏伏於泥中者。按自遁藏伏之物皆可名曰狸物，猶曰鼠伏，曰狙伺。地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闔鄰。按專徒九反，讀如

闕，謂面闕也。

鄉大夫：五物詢衆庶，注：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按上文已獻賢能之書於王矣，鄉大夫退而再詢，此外更有賢能者乎？使衆庶更舉之。

廩人：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儉，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按今世手持貨物者，若抽取釐稅則苛矣。

遂大夫：屬其地治者，注：屬猶聚也。史記：「屈原屬草蕘未定。」左傳：「屬有宗祧之事。」猶值也。

春官大宗伯：以醮辜祭四方百物，注：醮，牲胸也。醮而礫之謂礫，攘及蜡祭。按：醮，猶破也，拆也，謂破也之胸也。所以禳災詩：「不拆不副。」副，卽福也。

肆帥：及果築鬻，注：築，煮香草，煮以爲鬻。按：鬻，煮同字。香草鬱金也。築如今俗云擣碎擣而煮之，以和于秬鬯之酒也。

鬯人：鬯門用飄齋，注：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抵，以齊爲尊。按：割去抵，割去瓠中之瓤子也。卽莊子之「剖瓠以爲尊。」

天府：上春釶寶鎮及寶器，注：釶謂殺牲以血血之。此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字法相同。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圭有邸者，於一玉之中，中央琢爲璧，四面各琢一圭。圭之末四出，其本爲璧。邸者，本也，抵也。兩圭有邸者，中央琢爲璧，兩頭各琢一圭，邸如足之相對也。

司服：廩衣服，注：廩衣服所藏于櫝中，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鍾師：廩晉鼓，鼗師：廩羽籥，典庸器：廩筥，虞司：廩千盾，廩廩，廩鍾，司兵：廩五兵，皆明器也。

與同。高聲硯，注：高鐘，形上大也。高則形上藏，袞然旋如裏。按：硯，聲在鐘裏旋轉不散也。硯，卽聲之硯硯然。

既設：三日鑼，注：謂日旁氣刺日也。按：氣如錐之直刺也。漢書：翟方進傳：「故使掾平繼令。」亦謂刺取其劣蹟也。

大祝：三日禴，注：禴，祭名，告有災變也。天官女祝有禴，亦除災害也。春官大宗伯來禴，禮謂同盟有喪，失財物者，謀補就之也。

辨六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古者凡物皆立之名，辨號卽正名也。

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呼者皆謂呼之人。按：來讀爲徠，東坡志林謂：「若優施來之，趙高來之是也。」

左傳：「魯人之皋皋。」緩也。卽運：「皋某復皋。」引長聲也。巾車：錫樊，注：錫馬而當廣，刻金爲之，所謂鍍錫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元謂纓謂馬鞅。按：錫，卽莊子之所謂月題，當胸在腹之上，卽鈎膺之處也。鞅，則夾馬頸者。

疏：路，大也。王之所存，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按：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匱之車曰匱路，亦大之

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匱之車曰匱路，亦大之

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匱之車曰匱路，亦大之

也。又鼓人。有路鼓，亦與路車。路馬同一尊大之稱。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不在等者，謂若今轎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按凡曰功，曰攻，曰工，曰堅，曰緻，曰精，曰良，皆器之善也；凡曰苦，曰竄，曰楛，曰沽，曰鹽，曰粗，曰麤，曰疏，曰散，皆器之惡也。

司常：通帛為纒。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按九旗之帛，皆用絳，特中畫他色耳。此不畫者，即日通帛。

夏官序官：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接環人掌察軍慝，巡邦國，搏彙賊，著周環巡視之意，殆如今之巡捕矣。

羊人：賓客供其灑羊。此法字義，與法駕法從法宮相同。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于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司

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說文「盾」也，所以捍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望樓。」韻：「戰陣高巢車亦為櫓。」太公六韜：「陷

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提翼小櫓。」是于也，盾也，櫓也，其制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于盾形製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製自大，或二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戰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非盾之

備蔽一面者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于盾也。通鑑：「晉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櫓彭排戰具。」

（注：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臏曰：「櫓，彭排，釋名曰：彭旁也，在傍排敵禦攻也。」）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既破莫折天生，進擊萬俟醜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太宗初立，僕固懷恩等破史朝義於洛陽，馬騫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

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宋晉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編竹為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為之。左傳：「祁以楊楸買禍，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排，馬騫之牌，即古之盾也。崔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韜之大櫓相類。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逆，衛還之，使不出圍。衛還，謂遮列之職方氏。其者宜六樓。此即左傳擲龍之樓。檀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玉面。此面字，與書之「面稽天若謀」，「面用丕訓德」，均不甚可解。秋官大司寇：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此即今令人取保乃釋放犯人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注：邦成，若今決事比也。今六部皆查成案，刑部又有比案，即邦成也。士帥掌士之八成，疏八者，皆是斷事成品式。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也。按家人，即庶人也。魯世家：魯世家遷為家人，皆庶人也。

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注：比，猶校也。按：比，猶言展省也。今世曰稽查也。

司儀：不朝不夕。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即以朝夕為山名也。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即以朝夕為祭名也。

冬官考工記：車軫四尺。注：軾與後橫木。按：軾當在車箱之底，與底之軾，駕於軸上，其間惟有兩伏兔貼之耳。

軾崇三尺之三寸。注：軾，司農云：軾，擊也。元謂：軾，轂末也。按：軾者，轂上累擊所以內幅者也。

加軾與轡焉。注：轡謂伏兔。按：轡，即輶也。漢時謂之伏兔，唐時謂之車辰。在軸之上，軾之下，兩頭各施一轡，中空見光也。

軾其纒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為爪，謂幅入牙中者也。按幅之一頭，壯者入轂謂之軾，一頭纖者入牙謂之蚤。

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戴氏曰：蓋斗謂之部，部廣六寸，厚一寸，中隆一分。國藩按：二十八弓共一部，猶三十幅共一轂。以其隆之半為之較崇。阮氏曰：轡立木達軾謂之較。

國藩按：阮君之意，以轡為車旁之板。凡板必有柱以維之，柱在三尺三寸以下，則直立，其三尺三寸以上，則勢向外曲，如角之張，則較也。同一車耳也。在板謂之軾，在柱謂之較。兩角外張，有開張寬廣之象。故詩美武公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參分軾圍去一以為轡圍。戴氏曰：式下人所對謂之

轡。阮氏曰：轡，橫輪也。國藩按：輪者，車箱兩旁午交之木。直者曰軾，橫者曰轡。軾如窗之格，轡如窗之紙，無軾則轡枝無所附矣。

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圍。戴氏說：任正，即軾也。阮氏說：在後軾之下，別有一任正木為轡所植根之處。其說甚長。國藩謂：任正即後軾，其圍較左右三軾更大耳。

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之圍。戴氏曰：兩轡之間謂之當免。阮氏曰：當免免者，謂之當免。國藩按：當免，亦一橫木也。後軾前軾與中間之當免，凡三橫木，如三字。軾午貫其中，則如王字。當免之下，正與軸相值，二轡上銜，當免木下銜軸之處，如展形，可銜可脫。銜當免之處，則連為一體，而永不脫耳。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戴氏曰：軾後謂之踵。阮氏曰：軾後投任正謂之踵。國藩按：阮氏以任正為後軾下之一大木，軾所植根之處是踵者，猶云柄也，猶幅之有蓄也。

治氏：胡三之。注：胡其子。戴氏曰：戈戟下垂者曰胡。國藩按：戈之胡如半月，戟之胡如腰鐮。其曲刃處名胡者，象領下垂胡之形也。名子者，豪子字偏曲之形也。

鼻氏：銑間謂之子。注：子，鍾唇之上祛也。疏：以子為祛者，鍾唇厚，猶袂袷然。按：袷袷，猶云振袂也。鍾唇微揚，若袂之微舉也。鈺上謂之舞。今俗稱舞曰鍾頂。

鍾帶謂之篆。注：帶所以介其名也。按：鍾之周圍橫痕一道，

謂之帶，于之一道曰鼓，鼓之上道曰鈺，鈺之上道曰舞。帶形如鑲入，然故曰篆也。

于上之據，謂之隧。注：據，所擊之處。據，擊也。隧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夫隧。按：今鍾上受杵之處，往往窻深如圓月形，即隧也。

玉人：終葵首。注：終葵，椎也。按：琕玉以椎為首，長六寸，當是圓，首自六寸以下則方。

課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瓚以圭為柄，曰圭瓚。以璋為柄，曰璋瓚。前有黃金勺，勺端有鼻，鼻下有流，所以注酒。故詩曰：「黃流在中。」

矢人：鏃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菲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

刃長寸圍寸。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

梓人：顧脰。注：顧，長脰貌。故書顧，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為齧，頭無髮之齧。」按：莊子而視金人其脰肩，肩與顧同音通用。

匠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甍也。按：四面垂甍曰阿，吾鄉謂之天井，因而一面垂甍，亦曰阿。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言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按：一夫受田百畝，兩夫之間必有一溝。方里而井，方十里為成，兩井之間必有一洫。一成則九洫矣。方百里為同，兩成之間必有一同。一同則九澮矣。又按：遂人百夫有洫，千夫有澮。匠人則十井九

十夫，即有洫界之，千井九千夫，乃有澮界之大同小異。

弓人：凡呢之類不能方。注：呢，或作機，或為翻，黏也。按：顛，正字，呢，借字。

冰析管：按：滑，漆紋也，有似水渡鱗鱗之紋。

夫筋之所由蟾。注：蟾，絕起也。按：蟾與輪雖敵不蔽之蔽同義。今夫葵解中有變焉，故校。葵解，謂隈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折管兩歧，而以簫割入，幹勢向內，簫勢向外，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與。下柎謂柎高昏，而力弱也。與謂把處有搖撼之患。

儀禮：士冠禮：抽上韜。注：韜，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韜丸也。按：韜，以韋為之。下韜自下韜而上，上韜自上韜而下。

有籠實勺，解角柄。注：謂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按：攏與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柄，用以扱羊與豕於銅，以木為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柄長尺，柄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攏即葉也。士冠禮之柄，用以扱醴於爵中，以角為之，其柄

宜短。想葉博不過一寸許，曲柄不過三寸耳。禮圖無士寇禮之柄，無可考證，以意擬之耳。

三醢有乾肉折俎。乾肉之醢，三醢皆用脯醢，惟末醢有乾肉。折俎特殺之醢，始醢亦薦脯醢，再醢加兩豆兩簋，三醢加俎。鄭注：「二醢時，微去始醢之脯醢。」張爾岐云：「三醢不微，再醢之豆簋。」國藩以爲末醢既不微豆簋，則再醢亦不宜微脯醢。

爵弁緇履，黑絢纁純，博寸。疏云：爵弁尊其履，飾以纁。次者案冬官畫纁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纁以爲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纁以爲裳，是對方爲纁次，比方爲黼次。按東青與西白，對北黑與南赤，對天元相地黃，對三者纁以爲衣，故曰對方爲纁次也。東青與南赤相比近，南赤與西白相比近，西白與北黑相比近，北黑與東青相比近。近四者纁以爲裳，故曰比方爲黼次也。

士昏禮：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按吾鄉嫁女在輿，著布青衣如上，或亦景之遺意歟。隋書禮儀志作加纁。

皆祭，祭食舉也。注：舉，即香與肺也。按：凡祭禮有祭肺，有舉肺香，祭肺專祭而不食，祭時亦不舉。舉肺香，則祭時舉之，既祭又食之，故名此肺，此香，曰舉祭，舉者，祭此肺香也。食舉者，食此肺香也。

執皮攝之，內文。注：攝，猶辟也。張爾岐曰：「執皮之法，襲積

衣使文在內。」國藩按：攝，斂也。辟與襲通，謂指疊而斂之，使文在內耳。

士相見禮：凡言非對也。注：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按：凡言該下與君，與大人，與老者，與幼者，與衆，與居官者六等，不必專指爲君言事。

鄉飲酒禮：賓坐，奠爵，興辭。疏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此賓辭降之位也。」上篇云：主人坐，奠爵於階前，此主人辭降之位也。均云階前者，主人與東階相直，賓與西階相直耳。實則去階稍遠，將近碑前，非階階，即辭也。張氏惠言之圖云：如此。

北面：按：北面二字指主人也。若循上文西北面獻賓，東南面辭主人之例，則此當云北面酬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按：張爾岐云：「席次賓介西，介字衍文也。」三賓席次，賓之西介席，則在南耳，與三賓席不相次。

執觶興。按：執觶者之導飲，與主人之導飲略同。但彼則主人階上奠觶，此則執觶者西階上奠觶。彼則賓於西階上答拜，此則賓於席末答拜。彼則賓降辭洗，此則不辭洗。彼則賓奠觶於薦東，此則賓奠觶於薦西。茲數節爲異耳。

立飲：即導飲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按：觀經文受酬者降席句，似司正於贊堂上三賓受酬之時，則在西階北面之位，其於贊堂下衆賓

受酬之時，則在序端東面之位。如疏之說，則疏首一人受介酬者，司正則於西階位贊之，其餘則皆於序端位贊之矣。疑疏與經，注微有不合。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介賓奠于其所。按二人舉解，與上篇一人舉解，悉同，皆拜送者，二人皆於西階上拜送也。奠於其所者，賓仍奠於薦西，介仍奠於薦南也。

介組脊脊腕胛肺皆離。朱子曰：「介組印本有腕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膈腕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后經亦誤。注後脛骨，二膊胛也。按後脛骨亦三膊膊胛也。髀近竅，賤不登於俎，故僅云二骨。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按樂正與立者之位，皆有脯醢，故曰薦於其位。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按三作注說未安，即盛氏、荆氏、方氏之說，亦均未確。惟儀禮正義楊大培之說差為近之。其言曰：「記言舉爵為經，一人舉解言也。云凡者，兼二人舉解言也。經文一人舉解於賓，云實解於西階上，坐比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賓興，是二作也。又云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是三作也。不從爵者，謂其必實解也。二人舉解之禮亦同。」

鄉射禮。乏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禦矢也。侯道，

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展而坐。」揚倅注：「容如小曲屏風，施此於戶，牖負之而坐。」國藩按：射赤，去侯三十丈，設乏之北十丈，西三丈。去射者約二十丈，乏狀類曲屏，唱獲立於其中，名曰容者，可以容身也。名曰防者，可以防矢也。名曰乏者，矢力至此已匱乏，不至傷人也。若如荀子之言，則燕居亦有容，不獨射時然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進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張爾岐曰：「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國藩按：鄭注雖有一於東字句，一於進字句之別，經文實無分別。

主人卒洗。鄉飲於卒洗之上有曰：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向。此亦當有沃洗者。

賓席之前。按此句當如鄉飲作賓之席前。后經亦誤。注：進於賓從。當賓末本作「進酒於賓也。」此錢氏儀吉所校定者。賓反奠于其所。鄉飲，鄭注云：「所薦西也。」大夫若有邇者，則入門左。張爾岐曰：「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定也。按鄉飲酒於篇末，略言邇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如介禮者也。」國藩按：如介禮者，拜至也。辭洗而不拜洗也。主人於西階之右，拜送爵也。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也。授主人爵於兩楹間也。主人實爵，自酢也。再拜，崇酒也。餘少異。鄉飲酒記云：

遵者席於賓東，實亦在尊東也。

却手自弓下取一個。按對下覆手言之，則卻手者，仰手也。

與進者相左。進者，次耦也。次耦，退時三耦方進，亦與相左。

徂與薦皆三祭。張爾岐曰：「補之半廡，徂之離肺，皆三也。」

國藩按：將以廡祭肺神，因名廡肺曰祭。

左個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按張

惠言：「儀禮圖獲者之薦徂，凡設六處。初設於候之正北，次執而

設於右個，次執而設於左個，次執而設於中，次立飲時設於右個

之西北三步，次復位後，辟設於乏南。」後五處皆與經合，初設一

處，不知確否，經與注皆不甚明。大射儀曰：「卒錯獲者適右個，」

是薦徂先已錯矣，或即張圖之所本與。

卒北面搯三挾一個。注亦於三耦爲之位。按注兩曰三耦，

爲所爲者搯，三挾一之事也。賓主人爲此事，亦於此位。大夫爲此

事，亦於此位。

注自若留下。自若者，猶云如故也。崔光傳曰：「霍山自若

領尙書。」

賓觶以之主人，主人之觶長受。按之，往也，以之主人，猶云

送往主人所也。大夫之觶送往衆賓長所也。

其中蛇交韋當。注真心背之衣曰當，以丹帶爲之。張爾岐

曰：「韋當者，以韋束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國藩按：瓦當及

玉危無當，皆謂兩頭爲當，此謂心背爲當，猶曰前面後面耳。

燕禮：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注，言更觶，觶尊也。張爾岐

曰：「膳觶本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生至酌他人，則必更矣。

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國藩按上文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此

不定之辭也。若公無命，則易觶洗矣。前果易觶乎？則今賓酬大夫

不再更觶，前東用膳觶乎？則今賓酬大夫當更觶。實散注，非張說

正之是也。

秦南陔白華華黍。按：注自今亡以下至此，其信也。與鄉飲

酒禮之注同。後文注間代也。至其義未聞一節，周南召南國風篇

也。至笙間之篇，未聞一節與鄉飲酒禮之注同。特數字小異耳。

君曰以我安。張爾岐云：「當爲我安坐以留之。」國藩按：

張說辭意微有不合，安，即留也，非安坐之外別有所爲留也。直云

以我意留之耳。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按命之之辭，止爵

辯卒受者興，以酬士九字，執爵者三字，非命辭也。上文云：唯公所

賜，統堂上之孤卿大夫言之。孤卿大夫坐行皆有執爵者以代酌

酒，送觶至士，相旅酌，則執爵者，不代送觶矣。故特以詔告執爵者。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冉

拜稽首。按前三次辯酬，卿大夫皆用二人所賡之觶，皆公興至

西階，親賜，受君酬者，皆降拜，酬人者皆拜送，此禮之最隆者也。第

四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用賓所賡之觶，亦公興至西階親賜。

受君酬者，亦降拜。但酬人者不拜，授而由他人代酌以授。受酬者

亦不拜受，是禮漸殺而歡漸治矣。此爲第五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不用膳而用散，君不親賜，而僅命執爵者賜之。受賜者不降階拜，而僅降席拜，是禮尤殺，而歡尤洽矣。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按稍屬者，矢不竟授之君手，稍與相近耳。

大射儀 膳尊兩甒在南。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又云：「在尊南。」此云膳尊兩甒在南，詞異而實同，甒卽瓦大也。

尊士旅食于西鑪之南。燕禮云：「尊士旅食於門西。」亦西鑪之南也。

公命長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言大夫則無尊卑之殊，但有長幼之分，故於大夫中選之。

長致者：燕禮：「長致致者，」有兩致字，此少一「致」字，誤也。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鞀工陪于後。注：鼓北，西縣之北也。考工記曰：「鼓人爲鞀，長六尺有六寸。」張爾岐曰：「注：鼓北，西縣之北也。」一句可疑。國蒞按注引考工記曰：「鞀長六尺有六寸，西縣之鐘，鑿鑿等皆不如鼓之長。鼓之面在前，其北與太師少師上工立處相齊。鼓之尾在後，其北與鑿鑿鑿鑿相齊。鼓之中一段，其北卽鞀工也。」張惠言氏之圖與注相合，張爾岐氏之疑，乃未明鼓長六尺有六寸一句耳。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注：稍屬不措矢。按稍屬者，不遽近君之手，俟君自接取也。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卽篇首所云，大侯之乏東北。

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稍屬者，公射之儀，與樂之音稍相連屬，而不盡能應節也。與上文小臣授矢之稍屬不同。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獲者退，薦俎而釋，獲者未追，鄭注補之。鄉射則皆鄭注所補。

司馬正升自西階，燕禮無馬字。燕禮膳宰徹公俎，此用庶子正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與以酬士。按司正之命，命執爵者，非命大夫也。爵辭以下九字，卽命之之辭。

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純四咫，制丈八尺。咫長八寸，四咫則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疏引鄭答趙商云：「四當爲三三尺，則幅廣二尺四寸。」

從其幣，出請受。請受二字，疑美文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注：終不敢以臣禮見。賓與上介以臣禮覲時，皆入門右，以客禮覲時，皆入門左。士介則兩次皆入門右，似以入右爲敬謹，入左爲抗禮，亦猶奠幣爲敬，謹受幣爲抗禮也。此注云：終不敢以客禮見，得之上注云：私事自闕右似失之矣。後注賓面卿節云：入門右爲若降等，然引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最合經旨矣。

米百筥，筥半斛。按經云：筥半斛，而記云：四乘曰筥，則六十四筥矣。蓋筥之大小不同，隨時命名耳。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餽亦如之。注：賓殊拜之。張爾岐云：

「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國藩按：張云：成拜訖，又降拜，似失經之序。當云降拜訖，又成拜也。

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寧也。按注：俟於寧，恐當作俟於宇。門屋，宇，即廟門之內。雷也。

大夫還璋，如初入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按注：賄用紡禮，用玉與帛與皮，此一事也。還璋，又一事也。二事皆如還玉之儀，不得分。賄紡與禮玉為二事。還璋亦如還玉，禮賄紡禮玉亦如初入，互相備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上介死，則將命時不以柩造聘國之朝士。介死，則覆命時不以柩造本國之朝。

幣之所及皆勞。幣之所及，即賓請有事之所及也。當是時，尚未用幣，請有事，既及之，則幣將及之矣。知賓之幣將及於我，則我宜先勞之矣。

又拜送。記之首節云：「明日君館之。」鄭注以為獨聘宜加禮，而節宜在其下。國藩按：首節記卒聘報書之速，謂報書在前一日，館賓尚在後一日也。首節以記卒聘為主，此節以記館賓時釋詞為主，不可相蒙。

公食大夫禮。寡君從子。按：從，猶及也。與也。聘禮亦曰：「寡君從子。」左傳曰：「吾從子如驂之斯。」張爾岐云：「蓋執豆，兼蓋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而執之也。國藩按：蓋字別為一句，謂皆有大皆有蓋也。張氏解屬下句讀，則不辭矣。

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一祭之。張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一祭之者，總祭也。」國藩按：一與壹同，一以授賓，謂總合授之也。上文贊者坐而辯，取庶羞，辯取之後，又興矣，十六羞之大，必有一器盛之，乃能執之，以興賓之所受。總受一器也，非分受十六大也。故一字當與壹同義。若一一授之，則以字為不辭矣。張氏解上節，壹以授賓為總合授賓而解，吐節為品授之，是但知上注猶稍也之誤，而不知此注一一受之亦誤也。

喪服：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鞍升，登成三字，古人多互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既升。」又「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菲履，菅菲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按：菲字疑與屨字通。左傳：「共其資糧，屨屨。」杜注：「屨，草屨。」喪服：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按：禰即庶子，庶子之長子可以繼禰，但不得繼祖，以其父固庶子耳。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張爾岐云：「所後者之妻，即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即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國藩按所後者之昆弟，即其世父叔父也。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即其從父昆弟也。張氏謂即舅與內兄弟，恐非經意。顧氏炎武盛氏世佐已詳辨之。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方觀承氏以經所云：「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皆非貴臣也，故降其服。」傳所云公之卿及大夫之室老士皆貴臣也，故不降其服。其說亦通。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以功，冠其衰也。按齊衰之受服，衰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初喪之冠亦十升。故云：衰其受也。小功之衰十升，冠亦如之。總麻之衰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亦如之。故云：冠其衰也。餘皆可以類推。疏稱引稍多，僅引一條，似更簡明。又按郝氏敬謂總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盛氏世佐謂小功冠衰之升數有別，二說皆與疏異，與經文亦似不合。俟考。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按子必隨母適人而後名曰同居，即上齊衰杖期章內，所謂繼母嫁從也。異居者，若范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歸於范氏。當文正在朱家時，謂之同居，及還范家之後，謂之異居。若其初本未嘗從母適朱家，則並不得以異居名之。是無服矣。傳意重在三者，皆具經意，則專重同居。經傳似微有區別。至傳言爲茶宮廟，亦與貧窶之孤子情事不合。顧亭林氏已

譏之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皆六命夫，六命婦。按注：六命夫者，世父也，叔父也，子也，昆弟也，昆弟之子也。六命婦者，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盛世佐曰：「既爲大夫，雖未嘗聘問於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疏云：不聘即不服。非國藩按：張氏以傳注爲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故其服如此，似與傳注之意不合。傳注云以時者，猶云大夫有時接見天子爾，盛說是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古者五十而後爵，無大夫而殤死者，亦無旣爲大夫而有兄若姊之殤者。敖氏繼公盛氏世佐皆以此爲疑。疏謂：或有盛德少年即爲大夫。欽定義疏謂亦有公族高勳世爲大夫者，適子年雖未冠，已爲大夫者，理或然與。

從母丈夫婦人報。按此丈夫婦人四字從鄭氏說，則似既服母之姊妹，又並服母之姊妹之子。從馬氏說，則似從母報服於姊妹之子男女，並報以小功。二說皆於先王制服之條理不合。從敖氏繼公說，則丈夫婦人，即爲從母服者也。又於經文之例不合。至通典引晉袁準之論，謂從母者，母之姊妹，從母而嫁爲已庶母

著也。則又與從父從祖之名不合，此條殊多可疑，姑闕之。

總者十五升，抽其半。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有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從姜說，是正相沿之誤。

貴臣貴妾。鄭注賈疏及雷次宗顧炎武專指大夫言之。馬融陳銓盛世佐通指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言之。敖繼公張爾岐秦憲田及欽定義疏皆專指士言之。詳考禮意，自以指士者為正。下文乳母，顏氏亦以為蒙上士為二字言之。

從祖昆弟之子。與其父同曾祖則子稱吾為族父母矣。故注曰族父母為之服。

小功以下為兄弟。此句愚意兼上三節及下君之所為兄弟，夫之所為兄弟，二節言之，則妻降一等之語尚可強通。

夫之所為兄弟，妻降一等。妻於夫之兄弟無服，此所謂兄弟者，疏謂是夫之從母。顏氏謂是夫之祖父母。欽定義疏謂是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皆不可信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按此削字之義，如考工記掣爾而下，迤也之象。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張爾岐曰：「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繞要前後據。」疏：「衣帶言其物下尺者，向下量之一尺言其度也。」國藩按下尺，注指廣言，張氏指長言，張氏是也。

國藩按下尺，注指廣言，張氏指長言，張氏是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一

冒緇質長與手齊，齧殺掩足。按王夫之喪，大記章句云：「冒殺之制，皆如囊縫合一頭與一旁，其一旁則綴帶以維結之，所謂綴旁也。」張爾岐謂：「綴質與殺相接之處是質，則綴下殺則綴上，不得名曰綴旁矣。」恐當從王說。

既井椁。按椁大，不以全者，昇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試觀之，然後折為散木，昇送宅兆。待窆後，再於壙中構成全椁也。椁成有似井形，試構之，故曰井椁。吾鄉聚木板四方，窆空架之，亦曰一井。

作龜興。注作炮也。周禮卜人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按古人名步馬曰作馬，易雜卦為作足也，作龜之意略同。

既夕。遷于祖用軸。注軸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軹，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軹，天子畫之以龍。按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戶限曰軹。」此注云如轉轆者，當謂如戶樞之轉也。軹者，軸頭之裏內於程上之穿者，士之軹牀亦應有四周，但大夫諸侯以上，則程彌厚彌大，天子則尤大，故畫龍耳。蜃車之輪曰輪，高三尺三寸，此軸行於中庭，當尤低矣。

設披。注披略柳棺上。張爾岐曰：「注文「略」字當是「絡」字。」國藩按左傳僖十五年：「略秦伯。」注略，止也。宣二年：「狂狡略鄭人。」亦訓止也。略有繫止之義，不必作略。

夷牀軼軸，饌于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軼，饌於殯宮。其

其

其

其

二廣者，於稱亦供軼軸焉。國藩謂：雖有二廣軼軸，似不必兩具。土虞禮：「苴荊茅長五寸束之。」注：苴，猶藉也。張爾岐曰：「苴荊茅者，藉祭之荊茅也。」國藩按：下文洗茅設於席上，取黍稷祭於苴，是此苴實為虛祭棲神之物矣。

尸取奠。張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於銅南之銅也。」國藩按：觸久奠于銅南，因名此觸曰奠。下文曰祭奠，祭此觸也。特牲饋食禮曰：「嗣舉觸舉此奠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按：祝有薦，有席，有俎薦。席則徹入於房，俎則自執以出。

升左肩膊臑臑脊脊離肺。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臑，自肘至腕曰臂。」國藩按：肩膊臑前在前足，臑臑在後足，脊在中體之岡，脊在中體之臑，臑在胡。此十者皆取諸左肺，則取諸腹內，祝反入門左。此下尚須入徹陰厭，重設西北隅之陽厭。事畢，祝自執其俎以出，乃復庭中北面之位。記不詳者，經文已言之也。在西塾。以上記餞尸之餞，尸出以下，則記卒哭禮畢，行餞尸之禮也。

死三日而殯。注：異人之間，其義或殊。按：異人之間四字不辭，疑當作異同之間。

俎入注。入設俎載者。按：鄭注：人設俎載者，言入而設俎於室之人，即在庭載牲體於俎之人，謂執事也。

食舉，主人羞听俎于臘，北至，反忝稷于其所。按：食舉之舉，

讀如五旬而舉之之舉。牲體有骨者肉，雖骨曰舉，肺以提心曰舉，脊以離骨曰舉，佐食之舉，幹舉，髀舉，肩，皆從俎中分出少許，以授尸，將盛於听俎以歸尸也。尸自舉之。肺脊，雖主人立進，听俎尸不遽入於听俎，而斲入於渣豆者，謙也。至九飯畢，佐食乃取肺脊加於听俎，併以歸尸焉。

擗禁。按：擗禁，上有四周無足者，為檜方木槃。當與吾鄉茶槃相似，有足者，則當俎與相似矣。輪形制則擗無足，禁有足，論等秩，則大夫用擗，士用禁，其常也。然至鄉飲，鄉射，則雖大夫去足者，亦得名禁。至此饋食禮，則雖士事有足者，亦得名禁。

少牢饋食禮。放于西方。放，猶檀弓吾將安放之放。

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三切肩，臂膊臑在兩端，脊脊肺膊在上，肩凡牲體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為七體，一脊，兩脊，兩肱，兩股也。脊者，肋骨，亦謂之肱，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脊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故為六體，合脊則七體矣。此豚解也。體解者，即七體而折解之，為二十一體。折脊骨為三，前為正脊，中為脰脊，後為橫脊。折脊骨為三，前為代脊，中為長脊，亦名正脊，後為短脊。折肱骨為三，上為肩，中為臂，下為臑。折股骨為三，上為髀，中為膊，下為胫。脊與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共得十八體，合脊之三體，則二十一體矣。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不升於俎，故凡十九體，而牲體

之數備矣。此外正脊之前，當頭處，謂之脰，亦謂之臚；後足之末，近臚者，謂之彘，皆不在正體之數。此秦氏蕙田之說，而國藩微有刪改。

主婦被錫衣侈袂。欽定義疏云：錫衣當是緣衣。緣字一譌而爲錫，再譌而爲錫。又云：士妻助祭於公，則服緣衣；自祭於家，則服緇衣。大夫妻助祭於公，則服展衣；自祭於家，則服緣衣。秦氏蕙田云：漢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卽緣衣也。國藩按：據此二說，則錫衣乃身服之衣，非首服之次也。服緣衣者，首卽服次，不必更言首服矣。

食舉三飯。此下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略之也。特性禮佐，食舉幹之上，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蓋敍於舉獸幹魚之一下也。

有司徹。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如尸禮亦當橫一燔於俎上以進，又橫執俎以降也。

次賓羞匕清尸如禮。如尸禮亦當縮執匕俎以升，縮匕於俎上以降。

司空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一節。主婦獻爵，猶初獻之主人獻爵也。設兩銅糗，猶初獻之薦豆籩也。此外如羞匕，清羞肉，清羞燔，皆與初獻相同。其不同者，不授几，不載俎，設俎耳。

受爵酌獻侑，一節。於獻爵羞糗修之外，有羞豕香，羞豕燔二節。較之主婦之獻尸則已爲少殺，蓋無羞匕清侑兩銅也。然較

之主人之獻侑，則尙爲少降。蓋彼於正俎之外，僅羞羊燔，無匕清，並無肉清也。

次賓羞羊臠，如主人之禮。尸酢主婦較之酢主人時，少羞匕清羞肉清二節。

宰夫洗觶以升一節。此節六爵字皆宰夫新洗之觶，非上文之酢爵也。

皆若是以辯。謂衆兄弟皆由洗東升階上，拜受爵，坐祭立飲也。

尸作三獻之爵，一節。上文賓三獻之禮未畢，卽暫停，而別行主人酬尸，乃均神惠之禮，至是乃補三獻之禮。又上文初獻載尸正俎時，已歷說十一俎，未遽載也。至尸酢主婦時，八俎載畢，尙有三魚俎未載，至此載之。

司士羞一清魚。侑及主人之清魚有一字，尸無一字，上文已著九魚也。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尸酬主人入在東楹東。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酬賓衆賓，衆賓酬兄弟，兄弟酬私人，皆在西楹西。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爲爵，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觶。延景漢諸帝年號無此稱，釋文改作延景，張爾岐從之。盛世佐以爲當作烹平。

亦遂之於下。遂之於下者，當亦遂及主人，侑賓兄弟私人。注：不著主人侑，似與經如初二字不合。

佐食受牢舉如饋：少牢十一飯之末，上佐食，受尸牢肺正

脊加於胙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糗粢，在稷南，糗在糗南，婦贊者，執

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糗東。饋尸者，薦豆則韭

菹醢醢，昌本，鵝加籩則饗，白黑此較殺。故注云：下饋尸。

于尸祝，主人主婦：饋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饋，則羞

於尸祝，主人主婦。

禮記

檀弓：予疇昔之夜。鄭注：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史記：「疇

人子弟分散。」樂彥注云：「疇，昔知星人也。」國藩謹按：二者解

皆疇昔誤也。書：「疇咨若時登庸。」注：「疇，誰也。」謂于衆人之

中，不知當屬何人，乃疇字引申之義也。史記：「於疇若予工。」作

誰能馴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謂衆人之中何人能若予工，何人能馴草木鳥獸也。疇昔，猶

云誰昔，謂不知曩者何時也。詩：「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

訓：「誰昔昔也。」皆不記何時之義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湘鄉曾國藩箸

湘潭王啓原編輯

經下

左傳

隱五年，宋人使來告命。九年，宋不告命，告命猶今言告急也。奔命，南亦有危急而奔救也。成七年一歲七奔命。

叔父有憾于寡人。舊事有不能釋然者，謂之憾，非怨也。李廣傳：「將軍自念有憾者乎？」亦非悔也。

隱六年，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從，猶將也，行也。

隱十一年，傅於許。謂兵薄於城下也。宣十二年，遂傅於蕭。襄六年傅於堞。襄九年聞帥將傅，襄二十五年傅諸其軍，義皆同。又凡物附著者謂之傅，如毛將安傅，及傅藥於脂，傅毒於矢，之類。

桓三年，公子則下卿送之。公所生女，亦稱公子。昭三年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其公子即公女也。謂以己女更公女嫁晉，乃以公子別嫁於人。昭二十七年，子重之子曰重，重亦魯公子慈之女也。

桓十二年，覆諸山下。覆，謂設伏兵。隱十年為三覆以待之，鄭之戰，師七覆於敖前。成三年，使東鄙覆諸鄭。莊八年，公問不至。杜注：問命也。問，即音問也。三國志有定問，外問王基傳有凶問。

莊三十二年，見孟任從之，闕注闕不從公也。今律曰調姦不從，又按史記西南夷傳謂道不通曰闕。

僖七從，若總其罪人以臨之。注：總，領也。此總字猶今用率字，持字。

僖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應入租稅，改換與衆。此爰字有換字之義。三國志陸瑁傳：「少爰居會稽。」鍾離牧傳：「同郡徐原爰居永興。」

僖十九年，欲以屬東夷。此屬字，有聯屬懷來之意。下文以屬諸侯。哀十三年，屬徒五千。哀十四年，屬徒攻闕與大門。哀二十七年，屬孤子三日朝，皆同。

僖二十二年，鼓儵可也。此儵字有孱弱不整之意。

文二年，廢六闕。家語作置六闕。按：肅子廢一於堂，廢一

於庭，亦以廢爲置。

文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後文諸侯

朝正於王，注朝而受政教也。又書無逸，惟正之共，正亦與政通。

文六年，陳之藝極，注藝，準也。傳曰貢之無藝，藝謂貢事

皆有定則也。昭十三年藝貢事，昭十六年，而共無藝，義同。

宣二年，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注：前進而及於屋溜也。溜，

卽中霤。

宣四年，沃轡及鼓跗，注：沃，過也；車轡轅，所以架鼓。沃

轡猶貫革之貫，穿過也。周禮有足鼓，足亦跗也。

宣十二年，略基趾。注：略，度也。昭二十五年，楚子爲舟師

以略吳疆。

成二年，賈，盟也。猶云力竭而請盟也。

成九年，使稅之，注：稅，解也。稅駕之稅，亦解也。

成十三年，略其武夫。注：略，取也。按今刑律有略賚，亦強

取之也。襄四年，李孫曰略。注：不以直取爲略。

成十六年，使行人執楹，承飲造於子重。注：承，貯也。今通

用盛字。襄二十五年，承飲而進獻。昭十三年，子產爭承注承，貢賦

之次。

成十八年，今將崇諸侯之好，而披其地。注：披，分也。昭五

年，又披其邑。注：披，析也。史記披其枝者，傷其心。

襄九年，使華閱討右官。注：討，治也。誅責曰討，修治亦曰

討。

襄十三年，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此農字，猶厚也。呂刑：農

殖嘉穀，亦厚也。

襄十四年，今官之帥旅。此帥旅，猶曰徒衆，非軍旅也。襄

二十五年，百官之政長帥旅。

襄十七年，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殺吳，乃華臣所使，

幽妻索璧，則六賊所自爲也，故曰遂。

襄二十二年，寡君悉其土實。二十八年，則以其內實遷

於蒲，蒲，嬖氏三十一年，則君之府實也。義皆同。二十五年，豈爲其

口實，注：口，窩祿養也。

襄二十三年，貳廣上之登，御邢公。注：貳廣，公副車也。宣

十二年，楚子爲乘廣，廣隊不能進。襄二十四年，使御廣車而行。注

皆云兵車也。廣爲兵車，故貳廣爲副車。

襄二十五年，井衍沃。釋文下平曰衍，有流曰沃。國藩按

取其田而井之也。

襄二十五年，朱也當御。當御，猶今言值班。

天下誰畜之。注：畜，容也。史記太后兒子畜之，弟畜灌夫。

襄二十七年，崔成崔疆殺吏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

春秋時，大夫有私朝。襄二十八年，慶氏國遷朝焉。三十年，伯有氏

朝至宋已。

僕質於野。僕質，猶今俗言傭趁也。

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底，滯也。猶沈滯拘泥也。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昭元年，弗去懼選。注：選，數也。數，責也。詩：「不可選也。」

邑姜方震，太叔。注：懷胎為震。生民詩：「載震載風。」昭三十二年始震而卜，爾雅釋詁：「娠，動也。」注：「娠，猶震也。」

昭三年，辱收寡人。按：收，恤也。存也。撫而有之也。史記多用收字。

昭七年，若屬有疆場之言。按：屬，謂值其時也。昭十六年，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史記屈賈傳：「屬草稿未定。」

昭十二年，惟蔡於感。按：此感字與憾字同，謂惟於蔡不能釋然也。

朝有著位，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昭十二年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也。十六年，已有著位。

昭十八年，弗良及也。猶今諺云：「不得好好看見。」

昭二十五年，生宋元夫人。注：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外姊猶今俗云表姊也。成十一年，有外弟，外妹，謂同母異父者也。漢高祖有外婦，謂私通者也。

昭伯問家故焉，盡對。注：故事也。按：文王世子有國故，儒林傳有掌故。

昭二十六年，將亢子。下文曰：「毋及亢諸。」又曰：「何敢亢之。」此亢字與禦字同，與抗字相近。

昭二十九年，官宿其業。注：宿，猶安也。昨，猶乍也。

定八年，桓子。昨謂林楚曰：注：昨，暫也。昨，猶乍也。

定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為無勇。注：素，空也。厲，猛也。謂無實而空猛也。猶無功而爵曰素封，無能而祿曰素餐。此素字與乾字、白字同意。

哀元年，如子西之素。此素字猶云計畫素定也。宣十一年不愆於素。

哀九年，吳子使來傲帥。此傲字，猶禮經戒賓之戒。

哀十七年，太子又使極之。此極字，猶今京師諺語軌也。

諧訴也。詩：「天天是極。」昏極靡共，亦有傾軋之意。

國語：魯語上：越哉，臧孫之為政也。韋注：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也。按：越，過也。言臧孫祀爰居，過乎禮法之外也。

吳語：天王豈辱哉之章。注：豈能辱意裁制之。按：豈字斷意猶云儻也。漢書丙吉傳：「豈宜尊顯。」亦猶儻也。

穀梁傳：又十八年，姪姊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綏帶。疏云：「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綏帶優游之意也。」按：國君取女九人，欲以廣嗣也。故夫人之於姪姊媵妾，皆誼屬一體。

一人有子三人，綏帶云者，言衆人皆歡暢，而優游不獨生子者一人私喜也。宣公但知奉其所生之母敬，而不知奉夫人姜氏，使

姜氏大歸則與三人緩帶之義相悖。故春秋譏之。緩帶二字，猶云開襟歡暢云爾。陶淵明雜詩云：「緩帶盡歡娛。」正得其解。三國志諸葛亮傳云：「遂解帶寫誠深相結納。」示開襟歡暢之意。推此以觀，凡言襟抱歡暢，皆可稱曰緩帶。而方望溪氏文集有曰：「夫人急緩帶之思。」若以緩帶專為夫人望妾滕生子之稱，如隱語然，亦為誣也。方氏於修詞號為潔淨，而此等猶為未諦，斯亦好藻飾者之過也。

爾雅

釋詁 擊，固也。

下又云：「擊，厚也。」國藩按擊者，堅持安

重之意。堅持，即固也。安重，即厚也。莊子徐無鬼：「擊好惡。」謂堅持其好惡，使不妄發也。說文引詩曰：「赤舄擊擊。」謂安重也。

屈聚也。

注引詩云：「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聚衆。」國藩按法言漢細羣才，羣才細羣力。細字亦

與此屈字同義，謂收聚人之才力而為我用也。

痛病也。

邵晉涵曰：「漢書注引韓詩云：「薰膏以痛。」痛病也，通作鋪。」大雅江漢云：「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國藩謂淮夷來鋪之鋪，謂病。毛傳本不甚諦。此引以為痛，通作鋪，亦未當也。

穢，病也。邵晉涵云：「穢以恥辱為病。鄭注：「秋官掌穢。」云：「穢猶辱也。」左傳文十年傳云：「國君不可穢也。」國藩按：莊子：「山木栗林，虞人以吾為穢，吾所以不庭也。」穢亦辱也。

釋宮 扶謂之國。匡謬正俗曰：「問曰：「俗謂門限為門。」

與！

恙，憂也。邵晉涵云：「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國藩按：公孫宏傳亦云：「何恙不已。」

稅，舍也。左傳成九年：「鋪餽南冠而繫，晉侯使稅之。」杜注：「稅解也，即舍也之意。」郭引：「召伯所稅。」國藩疑其與舍字微有不合。

歷，傳也。注傳近。按此歷字，當讀如離騷也之歷。凡人所經

歷之迹，猶附麗也。猶傳著也。凡物附蓋者，謂之傳。如傳藥於膚，傳

毒於矢之類。左傳：「毛將安傳。」謂毛常附著於皮也。兵薄於城

下曰傳，亦謂軍士附著於城身也。左傳隱十一年：「傳於許。」僖

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宣十二年：「遂傳於蕭。」襄六年：「傳

於堞。」皆是也。郭氏訓近得之。邵氏微有不合。襄九年：「開帥將

傳。」開帥將近城也。

在，存也。邵晉涵引左氏僖九年傳云：「其在亂乎？」杜注：「在，存也。」國藩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杜

注：「存，存問也。」

釋言 怒，飢也。怒，以思為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

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靡亂者

與！

釋宮 扶謂之國。匡謬正俗曰：「問曰：「俗謂門限為門。」

與！

釋言 怒，飢也。怒，以思為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

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靡亂者

與！

書外感傳「切皆銅沓」冒注「切門限也」切當是秩之假借字。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樞以為固也。按

門持樞之木，持上樞者即梁，持下樞者即闕也。若達於北樞，則極長矣。今上樞之梁長或如此。

堦謂之堦，在堂隅。按堦有二，明堂位「崇堦廉康」論語「有反堦」此堦皆築土為小方臺，以皮物也。若堂角之堦，則初無上臺，但有其名耳。

鋤謂之朽，說方鋤，鐵朽也。或作楊。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楊。孟子「毀瓦畫墁」王肅注論語「朽墁也」。國藩按鋤本塗牆之器，而涂之亦曰鋤。有用鐵者，有用木者，故或從金，或從木，或從土，異同字也。

樞在牆者謂之揮。內則疏云：「植曰揮，橫曰施。」國藩按植非立於地也，但著於牆壁耳。吾鄉俗曰釘子，可以挂衣。

植謂之傳。注：戶持鑲植也。按鍵門持鑲之木有橫鍵者，有直鍵者，此曰植，蓋直木也。

梁謂之梁。韓文「大木為梁」本此。國藩按梁施於南北兩楹之上，當之東西凡兩梁四楹。

開謂之橫，注：柱上橫也。按侏儒短柱之上，或施方木如版，或施直木如笄，上以承棟，如花房之有蒂，所以斟酌厚薄之間也。植謂之槩，注：即欄也。說文「欄柱，上附也」。國藩按說文

以欄為柱上之附，則與樞等字相同。郭氏謂植即欄也，則是短柱而非柱上之附。釋名云：「欄在柱端。」顏注漢書亦云：「薄欄柱上附也。」是欄以指柱上之附為正解。

棟謂之桴。注：屋樑。按凡承棟之橫木，京師曰樑子。《集韻》棟音凜，屋上橫木。吾鄉俗曰房條，其屋脊居中者曰棟，曰樑曰危。《說文》繫傳云：「極屋脊之棟亦謂之危。」其餘曰桴。《說文》棟名邵，晉涵云：「棟一名桴，是桴者中棟也。樑之橫梁為樑，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為桴耳。」曰桴。《說文》桴復屋棟也。國藩按凡桴皆可名桴。其在複屋者曰樑，曰望。《說文》桴也，釋名云：「樑隱也，所以隱桴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是樑即棟也。或謂之阿，士昏禮，鄭注阿，棟也。」西京賦「列桴棟以布翼」指樑之小者言之。荷棟桴而高，「指樑之大者言之。至士昏禮訓阿為棟，則指其地言之耳，非累名為阿也。劉熙偶有未察耳。

棟謂之棟，棟直而遂謂之閣，不受檐謂之交。穀梁釋文云：「方曰棟，圓曰椽。」國藩按北五省，椽有方者，有圓者，吾鄉則以薄版為之，名曰椽皮。椽長者從棟，直達於檐，曰閣椽。短者不能直達於檐，須換他椽續之，曰交。若吾鄉之椽皮，則有三續四續者矣。

檐謂之檐，注：屋椽。邵晉涵曰：「椽又謂之宇。士喪禮「置於宇西」注：「宇，椽也。」國藩按衆椽之頭，參差不齊，故施橫木以齊之。吾鄉於椽皮之當，掩以橫版，名曰落檐，亦其意也。其名曰檐，曰檣，曰椽，曰椽。《釋名》「椽，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椽，椽綿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二

綿連橫頭，使齊平也。一國藩按：樓有二物，一為塗檣之器，一為橫頭之木。曰檣（說文：檣，秦名屋檣也。齊謂之檣，楚謂之楛。釋名：檣，周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曰檣（說文：屋檣，聯也。楚辭：九歌：蕙櫛兮既張。）曰檣（說文：檣，檣也。檣，楛也。徐錯曰：一連檣木在檣之端者。）曰爵頭（釋名：連檣頭之木，上入曰爵頭，形如爵頭也。）實一物也。凡檣之上皆曰字，鄭氏訓字為楛，指其地言之耳。非謂檣端之木果名曰字也。邵氏失之。

檣謂之闔。闔者，門中所豎短木，臬者，植一直木，以為之表也。與檣之在地者無別，但檣或有欹斜，臬則正直耳。

釋山：小山宮，大山岌。此宮字與莊子「德充符而王」之先王之王字，字法相同。

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高高為中嶽。邵氏曰：「冀之霍山與秦衡華恆唐虞之五嶽也。華嶽秦衡恆周之五嶽也。秦衡華恆嵩高，漢初之五嶽也。秦華霍恆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國藩按：邵氏以此數語為定論，頗為武斷。

釋畜：駮，駮肝善毘，駮注駮，駮如肝，而健上山。秦時有駮。國藩按：若以駮為獸名，則駮下當更重一駮字。駮肝與下枝駮肝為一例，郭注有兩駮字是也。若以駮為獸名，則讀駮為句，駮肝為句。李巡頤帥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遽駮小顏未見其審。

其審。國藩按：若以駮為獸名，則讀駮為句，駮肝為句。李巡頤帥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遽駮小顏未見其審。

其審。國藩按：若以駮為獸名，則讀駮為句，駮肝為句。李巡頤帥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遽駮小顏未見其審。

其審。國藩按：若以駮為獸名，則讀駮為句，駮肝為句。李巡頤帥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遽駮小顏未見其審。

經典形容之字，約有三端：一曰雙字；一曰駢字；即雙聲疊韻字。一曰單字。依依杲杲泄泄（亦作詘詘，見詩述聞）

沓沓（亦作沓沓）泯泯（亂也，見詩述聞）芬芬（逸周書作芬芬）駮駮，折折，鼎鼎，縱縱，此形容之用雙字者也。窈窕，阿難，倭遲，踟躕，此駢字，判渙，彌禦，倉兄，殿屎，此形容之用駢字者也。擔如，翼如，勃如，躍如，退然（檀弓）隤然，確然（易）賁然（詩白駒），儼然，倏然，頽乎，頽乎（均禮記）慄爾，隤爾（均考工記）變彼倬彼，瑟彼，倪彼，愷彼，狄彼，於論於樂，於皇於赫，於昭於粲，於緝熙（均見詩）有餽其香，有椒其馨，有依其土，有略其耜，有噴其餽，有餽其角，有饒其殮，有律棘也，有冽洳泉，有覺其楹，有墳其首，有萃其尾，有頰者，弁有截其所有，實其猗，有鶯其羽，有厭其傑，有倬其道，有假其域，有嘒其星，有實其積，有卷者阿，有秩斯祜，有扁斯石，有淵濟盈，有鸞雉鳴，有虔秉鉞，有空大谷，大風有隧，庸鼓有數，會同有繹，萬舞有奕，執其有恪，海外有截，旗旒有闕，松栢有挺，松栢有息，閔宮有恤，條革有鶴，下民有嚴，籩豆有目，旅楹有閑，與夫伊嘏文王，假哉皇考之類，皆形容之用單字者也。

駢字異字同義者。逡遁，一日逡循，曰躡循，曰逡循，曰逡遁，曰逡遁，曰逡遁（會賓谷之父辨之中詳）攬據（十二諸侯年表）一日攬據（藝文志）曰攬據（刑法志）曰攬據（唐書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柳玟傳）阿那（洞簫賦）一日阿那（燕詩論書）曰阿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猗儻（詩臨有長楚詳

述開王注楚辭即旖旎也。披離：(哀郢) 一日被離，曰仇離。

(詩) 曰被麗，(甘泉賦) 曰配黎(同上) 灼約(遠游)

曰覆鏢，曰綽約，曰灼爍。婉蠶(魯靈光殿賦) 一日婉僇，

(上林賦) 曰宛延，(甘泉賦) 曰婉姬。擊散(平原君傳)

一日擊珊(史記相如傳) 曰擊珊(漢書相如傳) 曰蹻蹻

猗昵(上林賦) 一日逶靡，曰猗昵，曰逶靡，曰施囉(均甘泉賦)

曰旖泥，曰麗逶。倭遲一日委蛇，曰委移，曰威遲，曰逶

遲，曰斐遲(容齋隨筆記之) 襄羊一日懷羊(西京賦) 曰

方曠(思元賦) 曰潢洋(九辨) 曰相羊(離騷) 曰常羊

(漢禮樂志) 曰徜徉。芋眠一日芋綿，曰阡眠，曰翻綿，曰聯綿

鬱伊一日鬱邑，曰於邑，曰於悒，曰於悒(九辨) 容裔，曰淫

裔，曰容與。崔嵬一日畏佳，曰崔嵬，曰崔嵬(魯靈光殿賦) 曰

崑隗，曰崔隗(均甘泉賦) 曰崑鬼。聳息一日聳息，曰愆愆，曰

竦踊，曰從容。浩瀚一日漭漭(魯靈光殿賦) 曰漭汗(上林

賦) 曰皓汗(瓠子歌) 矇矓一日矇矓，曰蒙籠。盤桓(易

屯) 一日盤還(均壺) 曰盤旋。講張(無逸) 一日轉張，

(劉琨答盧護詩) 曰侏張(揚雄國三老箴) 彷彿，曰髣

髴(幽通賦) 曰仿佛(甘泉賦) 便娟(南都賦) 一日嬋

娟(西京賦) 曰嬋娟(甘泉賦) 落魄一日落魄，曰落拓

要眇一日幼妙，曰幽眇。迢遞一日迢遞，曰落拓。流離一日流

璃，曰留翠。參差一日參差，曰參差。匍匐，一日扶服，曰復服。

(原涉傳) 繫結(後漢書南蠻傳) 一日盤結，曰蟠結。孟

浪(詳述聞道說) 一日莫絡，曰慕略。擗揄，一日邪揄，曰歐獻

(後漢書王霸傳) 憑噫(長門賦) 並見經義述聞我庚維億

下) 一日服億(扁鵲傳) 曰懼億(氣滿也) 陳湯傳，方言注)

叱嗟(史魯仲連傳) 一日叱咤(史韓信傳) 曰猝嗟(漢

韓信傳) 曰咄嗟。漉落(莊子) 一日蝮略(大人賦) 甘泉

賦) 曰嗷嗷(魏公子傳) 劉流(思元賦) 一日周流(上

林賦注非) 曰膠流(甘泉賦) 卷曲(莊首篇) 一日曲局

(詩予髮曲局注局卷也) 曰蜷局(騷經) 猶豫一日猶與

曰容與，曰夷與(均見述聞通說) 鏗鞳(上林賦注) 一日

闐鞳。撥刺(張弓兒) 一日拔刺。布護(上林賦注) 一日

布護(後漢西南夷傳) 喬皇一日適皇(思元賦) 躑躅

一日躑躅。殺核(詩賓之初筵) 一日肴藪(班固答賓戲)

厚顏，曰巉岩。首鼠，曰首旆(後西漢羌傳) 疆禦，一

曰疆圍(離騷) 詳見詩述聞) 要紹(西京賦) 一日便紹

蠟珍(大人賦) 一日蚪蚪(魯靈光殿賦) 崔錯(上林

賦) 一日瑾錯(魯靈光殿賦) 蕭森，曰箭簦(上林賦)

俊茂(騷) 一日蓀棼(上林賦) 灑灑，一日握鞞。萃蔡

(子虛賦) 一日絳岑(籍田賦) 徙倚，曰徙逸(洞蕭

賦) 無間，一日巫閭。跌宕，曰迭邊(思元賦) 勿慮，一

曰無慮。扶疏，一曰扶蘇。旁薄，一曰旁魄。驩虞，一曰歡娛。
（江淹詩集。）雍障，一曰雍障。（九辨。）雞斯，一曰筭纒。
淵涉（甘泉賦）一曰汀滢。（韓詩）股麟，一曰隱麟。麟珮，
一曰璘玢。膠葛，一曰膠輻。僂僂（甘泉賦）一曰差池。愴
况（九辨）一曰倉兌。（詩）

一字略轉而異義者：素居之素，訓散；素綱，則義別矣。離
麗之麗，訓附；別離則義別矣。招攜之攜，訓離；攜手，則義別矣。亂臣
之亂，訓治亂世，則義別矣。菲厥豐草之菲，訓治道弗不除，則義別
矣。我車既攻之攻，訓善環而攻之，則義別矣。彌禦之禦，訓守，孰能
禦之，則義別矣。擾龍之擾，訓馴；擾亂，則義別矣。我且柔之矣之柔，
訓服；柔弱，則義別矣。天明畏之畏，訓威聲畏天下，則義別矣。又如
來即往，詩「適追來孝」太史自序「自今以來」亦略轉而異
義者也。

經典顛倒字，惟詩最多，如家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
下上，羊牛，樂豈，息偃，孫子，家邦，蕭鼎，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
田之類皆是。書無逸之四三年祭義，孟子之祿爵，亦間有之。見於
史者，惟後漢王丹傳之墮纘，羊續傳之病利，餘不多見。

古今雅俗異同字：顧即雇（暹錯傳）斂民財以顧其攻。
躡即舛，躡即但（羽獵賦注）躡即惰（同上）赫即嚇（莊子
注）釋即釋（上蔡世家張儀傳）雍即雍，衡即橫，薄即毫，塞即
賽（河渠書）橫即營（鮑昱傳）隔堰即埵（皇甫嵩傳）夾

即俠，（後漢東夷傳）釐即縻，（後漢西夷傳）柳即葦，（棺牆
之飾，檀弓周禮）隊即墜，（段注說文）溜即雷，（左傳宣一
年）晉即蔭，（左傳鹿死不擇音）徧即辨，（左傳定九年，子貢
徧舍爵於季氏之廟）匡即恆，（禮器）噓即騰，瀉即鎬，功即攻，
致即織，（月令）填池即奠撤，（檀弓）

但俗字有所本：斗絕見後漢寶融傳。什物見後漢宣秉傳。
什器見鮑昱傳。上司見楊震傳。司官見陳寔傳。底裏見寶融傳。細
弱見杜林傳。又書見鮑昱傳。人事見章和八王及黃琬傳。人事
猶今言照酬也。小便見張湛傳及絕交書。折見東夷傳。折猶
今言折算也。公館見禮曾子問。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
凡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如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
子致仕篇「節奏欲陵」注「陵峻也」峻即高也。禮設壇弓
「喪事雖遽不陵節」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
重巘」注「陵升也」皆升高之義也。詩「傳京」高邱也，又曰
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也。西京賦「燎京新」
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為京觀」謂積尸極高也。漢曰
「京兆」後世曰「京師」兆衆也，師亦衆也，京則大也。釋名
「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黜讖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
「火烈其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穀既阜」以阜比穀之多

也。古歌「可以阜吾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大者謂之墳。詩「牂羊墳首」，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烜氏共墳燭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天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子，冢適皆謂長子大子也。冢婦，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大字也。友邦冢君，言大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邱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顛臨拂經於邱，願征凶」，謂於高處求願養也，以邱爲高也。孟子「得乎邱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邱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墳，阜冢，邱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天厚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並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而於墳冢邱壘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說文「格木長兒」，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萬物相際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

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詩也。「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謂「相捍拒也」。後漢書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貴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卍字格，卽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書傅燮傳注「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周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迄案定論，愚以爲心當麗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說文「枝，木別生幹也」。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持，有撐持之義焉。杈杆森布，猝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義。易

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心枝則無知。」此歧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廓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枝策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深巉峴而枝柱。」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紀云「諸將擊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注言「意相節却不順從也。」歧雜者枝字之本義。撐持與拒禦者枝字引申之義。後人不知引申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調久不明矣。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槁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莊子篇中柴字皆取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按柴即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闕以東或謂之梗。」按凡木之粗枝無碎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

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槩粗言也。」東言賦注「梗槩不織帶也。」此粗直之義也。周禮「女祝祭以時招梗禴禘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廣雅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諸字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廢者棄也去也。不用也。而經典亦多用爲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注云「廢置也不去也。」莊子「存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廢置也。」廣雅小爾雅皆云「廢置也。」古人屬文措字多有旋相爲用之妙。如亂字本訓變調反而亦多訓治。如皋陶謨曰「亂而敬。」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也。非字本訓草穢塞路而亦訓治。如生民篇「菲厥豐草。」是也。除字本訓除去除也。蕪除皆以去之爲義而亦訓爲除授。如詩曰「何福不除。」是也。凡茲之屬可以類推則屬文措字熟於古訓正爾變動不居矣。

漢書賈誼傳「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國藩嘗就屬字旁稽故訓說文云「屬連也。」廣雅

云：「屬，續也。」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屬，猶綴也。』」莊子：「駢拇篇：『音義云：『屬，謂屬者也。』合散者觀之，則連屬之通義耳。凡本爲一物，則無所謂屬，雖別爲二，而仍聯爲一，則謂之相屬。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謂子於父母，形骸雖隔，而氣則相屬。屬文者，謂以文字相連綴成章也。史記：『屈賈傳云：『屈平屬草奏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我行也。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奏』云者，謂平於此際草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奏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於禾之稿秆，未甚整理云爾。今人不察，或稱屬草，交朋中用屬草字者，往往而有，失之遠矣。又禮記：『經解篇：『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屬猶合也。』謂此事與彼事相提而論，此辭與彼辭相合而觀，或事同而辭異，或辭同而事異，而等差出焉，褒貶見焉。故曰春秋之教辭者，謂已成章句。聖人之書法屬辭者，此章與彼章合併而觀，文者一字之稱，屬者此字與彼字連續而成句。今人或以屬字與屬文等視，無復區別，亦爲悞也。

顧亭林先生爲音學五書，據唐人以正宋代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判爲十部，折衷一是，可謂有條不紊矣。然其間有不可強齊者。如詩之興與音林爲韻，戎與務父爲韻，易之禽與

窮終爲韻，實與巽順爲韻之類，顧氏亦宛轉其詞，而不敢強通。難解之結，蓋多開闕，善學之君子宜如是也。厥後江慎修永載東原震段茂堂玉裁諸人遞相祖述，其說日密，其窒礙亦日多。至晉友河間苗仙路變爲說文聲讀表，於凡文字皆決以一定之音讀，其不可齊者，亦強之使齊。於是以臆爲斷，頗傷專輒，於古無徵，動成瑕疵。偶記一則，將以詒之。

不也，否也，音也。此三字者不則指事之字也，否音則會意而兼形聲之字也。先有不，次有否，又次有音。此文字孳乳相生之次第也。說文：『不，口，不亦聲。音，从丷，从否，否亦聲。然則否音皆从不得聲矣。顧亭林曰：不字見于經者，有平跌二音。』詳唐韻正不字下。然則否音之从不得聲者，亦應有平跌二音。平在支齊部，跌在魚虞部。否偏旁之在支齊部者，如五旨之痞，語是从不有平音之類及者也。否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十虞之采，是从不有跌音之類及者也。偏音旁之在支齊者，如十五灰之培，培音陪，陪音陪，是不有不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九麤之鬢，割音結，十姥之部，而不有跌音之類及者也。凡从不，从否，从音之字，或入魚虞部，或入支齊部，是亦可稽之經訓，而不悖，合之廣韻而不紊矣。苗君則欲以不入魚虞部，否入支齊部，音入魚虞部，加於不字一畫之上，而曰从，得聲，擅改叔重不至二篆不一象天，至一象地之義，是一失也。謂音無跌音，遂於廣韻十虞之韻，十一模之音，十九侯之培，錯音音，鬢音九虞之鬢，割音十姥之

部，四十五厚之暗。精質結部，姑勢將盡改音為否。數十百字悉指為譌誤，是一失也。據漢碑之孤證，謂不上可以施，而於詩箋常棣之鄂，不改附集韻十處之附，重不皆推之以不信，是又一失也。凡此皆欲強齊而一之過也。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本義也。沒者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沒入為奴為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沒入人財物。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謂無故而取高爵厚祿，當知足是也。韓愈：「乾愁萬斛漫自解。」謂無故而自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白，素也。」又陳顯遺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猶空名也。」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爾朱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國藩按：白望，謂無故而獲譽望也。今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饒，謂空饒。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

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謂無故而自致強大也。蕪城賦：「驚沙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古稱人皆有所指，如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人、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人、晉人、楚人、宋人、衛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賢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德充符）美人（詩簡兮）佳人（通鑑：曹子丹佳人）名之惡者，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人、檢人、奸人、敝人、邪人、亂人（見莊子、徐無鬼）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韓愈、王適墓志）曰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歷書曰：疇人子弟，此承上文言明於歷算之人也。」通鑑：魏紀：「典韋謂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入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入懼。」此承上文言應募陷陣之人也。漢書：「馮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宋紀曰：「內人皆紀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曰：「內人尚能無人，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姑為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於歷算者言之，亦為失考。阮芸台相國作疇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

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皆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光武紀：「劉縯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之家也。』漢書：『董賢欲求蕭威女爲婦，威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竊亦謂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謂不能齊家，失其義矣。白衣，猶言布衣，卽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爲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爲帥。」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薨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辭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

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亭長掌故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歐陽公送田畫序曰：「及衣白衣。」顧甯人曰：「知錄引：『李泌衣白。』及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爲宮館之次第者，如曰甲館（漢書外戚傳）曰甲第（漢書張放傳）曰甲觀（庾信哀江南賦）曰丙舍（王羲之有丙舍墓田）曰丙殿（漢書元后傳）是也。有以爲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漢書東方朔傳）是也。有以爲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科，而其實唯有乙科明經，以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是也。有以爲藏書之次第者，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爲卷帙之次第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爲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爲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帝紀）是也。有以爲算法者，如句爲甲股，爲乙弦，爲丙高，爲丁高，對衝爲乙地，平爲丙北，極出地爲丁南，極入地爲戊是也。有以爲

官名者，如漢之戊校尉，已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庫大使是也。有以爲姓氏之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朝崔盧皆稱甲族是也。有以爲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韓安國傳）齊宦者徐甲（漢書高五王傳）罪生甲，禍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瑣神滅論）等是也。有以記夜時之晚早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漢書天文志）自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一籌（晉書趙王倫傳）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凡人等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區之。溫庭鈞詩：「往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啓原編輯

史上

史記：

今上本紀。

孝武本紀自初即位，尤敬事鬼神，以下，至末，皆封禪書之文，決非褚先生所補也。孝武紀篇中於是字凡二十二見，又有用而字者，又有用其後者，文氣亦與於是字相承接。太史公行文，間有氣不能騫舉處，韓公故當勝之。

三代世表。

豈不偉哉！偉與詭同，僂亦同，猶云異也。

律書。

西至于注，注即柳下文西至于弧，狐狼即井鬼，西至于濁，濁即畢，北至于留，留即昴。

歷書。

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章昭曰：

「疇，類也。」孟康曰：「同類之人，明歷者也。」樂彥曰：「疇，昔，知星者也。」按韋孟說，是也。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本以田疇為

正訓，而各載籍用疇字，多與儔通。北海相景君碑：「英彥失疇。」

議郎元賓碑：「朋疇宗親。」此疇與儔通之證也。儔，類也。書洪範：

「不界洪範九疇。」國策：「夫物各有疇比。」比，訓類也。可知疇人為同類相聚。以明歷算之人矣。文選：「東漸補亡。」詩注云：「哲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則凡同術相聚者，皆得稱為疇人。又不僅推明歷算者也。

平準書：平準，即管子輕重之法也。唐劉晏亦用之。

亭宏羊：天乃雨，是時，宏羊固未死也。借卜式，燕晉之言，作結，若宏羊業已亨殺者，此太史公之漏衷耳。

齊世家：殺之郭隗。田氏之殺子我，與孫綝殺諸葛恪略相似。

陳涉世家：懷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憤，屈原之私憤，而太史公亦自引為己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子長時時不忘此二語，故於陳涉之張楚，項羽之楚，皆所嚮慕。即於襄彊之楚，屈臣之楚，景駒之楚，鯨布之楚，懷王孫心之楚，亦縷敘而不敢忽。

外戚世家：通篇注重命字。首段呂后末，指明天命。後薄后

竇后，王后，衛后，亦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

楚元王世家：前兼敘蒯頡侯及代王後，兼敘趙王、河間王。

不僮楚元王也。

荆燕世家贊。豈不為偉乎？王念孫說：「偉，異也。藥布傳；

「西京賦豈不詭哉。」詭，亦異也。劉濼以疏屬封王，故數其異。」

蕭和國世家。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餘

却皆從沒要緊處著筆，實事當有數十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

高潔也。後人為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

曹參世家。鼓戰功極多，而不傷繁冗，中有邁往之氣，足以

舉之也。

留侯世家。觀從容言天下事甚衆數語，則子長於子房事

不書者多矣。敘留侯計畫亦不出戰國策士氣象，未知子房尚有

進於此者否？

陳丞相世家。陰謀奇計，是陳平世家著重處，末段及贊中

點出。

絳侯周勃世家。太史公於不平事，多借以發抒，以自鳴其

鬱抑。此於絳侯父子下獄事，卻不代鳴冤苦，而以足已不學守節

不遜二語責條侯。故知子長自聞大道，或以謗書譏之，非也。

梁孝王世家。自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以下一氣噴薄而

出，見梁王所以怨望，欲為不善者，皆太后景帝有以啓之。

五宗世家。方望溪謂：「歸熙甫文，於人微而言無忌者，蓋

多近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於敘述賢哲功

臣之抑，抑所云瓦注賢於黃金也。

伯夷傳。首段至文辭不少概見。止言古來高節之士，惟吳

太伯、伯夷，可信，許由、務光之倫，未經孔子論定者，不可信。第二段

至怨邪非邪止，言伯夷叔齊實事，惟孔子之言可信，傳及軼詩可

信。第三段至是邪非邪止，言天道福善之說，不足深信。第四段至

宋甯人貴後世之名，不貴當時之榮，固慨已不得附孔子以傳。

管晏列傳。子長傷世無知己，故感慕於鮑叔晏子之事，特

深。

老莊韓非列傳。以申韓為原於道德之意，此等識解，後儒

固不能到。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太史傳莊子曰：「大

抵率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

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為師，非自著書，則將

無所託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已不得鮑叔者為之知己，又不

得如晏子者為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以自鳴

其鬱耳，非以此為古來偉人計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

司馬穰苴列傳。末敘高國之滅，田齊之興，文氣邁遠，獨子

長有此。

孫子吳起列傳。傳言世傳孫臏兵法，而贊言世俗稱十三

篇及吳起兵法，則知臏兵法當時已無人稱道矣。

伍子胥列傳。子胥以報怨成而為烈丈夫，漁父之義，專諸

之俠，申包胥之乞師，白公之報仇，后乞之甘烹，皆為烈字襯託出

光芒。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好奇，凡戰國策士詭謀雄辯，多著之篇。此載子貢之事特詳，亦近戰國策士之風。

齊君列傳贊。贊最明允而深厚。
蘇秦列傳贊。「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觀「次其時序」一語，則知當日有並非蘇秦時五而附之於秦者，班固次東方朔傳，指意亦頗類此。

張儀列傳。子長最惡暴秦，故謂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實則兩人之傾險亦相等耳。特秦挾最勝之勢，故張儀尤為得計。

樛里子甘茂傳贊。「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讀此等贊，知子長胸中自具遠識。

穰侯列傳。首言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之權侈，末言范雎奪四貴之勢，皆簡潔無枝辭。

少割而有質。少割者，謂少割梁地也。有質者，謂取秦之質子也。

白起王翦列傳贊。未為精當，言王翦之短，尤非事實。

孟子荀卿列傳。自秦焚書以後，漢之儒者，惟子長與董仲舒見得大意。

魏公子列傳。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自喜。

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為趙將最久，戰功最多，故以廉頗為主。敘藺相如趙奢父子，皆以廉頗經緯其間。即敘李牧亦插入廉頗，已入魏句。此子長裁篇之本意也。惟功績雖以廉頗為最，而子長所佩仰者，則以相如為最。故贊中專美相如，且以廉頗目其篇。

田單列傳贊。魏武帝好以勁兵鎮騎留於後，故注孫子以後出者為奇兵。實則孫子所謂正奇者，非果以先出後出分也。處女脫兔四語，子長玩味極深，敘趙奢李牧戰功亦暗含此四句在，不獨贊歎田單為然。

魯仲連鄒陽列傳。仲連高節，似非鄒陽可擬。上梁王書亦拉雜無精義，子長特以書中所稱有與己身相感觸者，遂錄存之。屈原賈生列傳。余嘗謂子長引屈原為同調，故敘屈原事散見於各篇中。懷王入秦不返，戰國天下之公憤，而子長若引為一人之私憤，既數著之矣，此篇尤大聲疾呼，低徊欲絕。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聞之，聞屈平作離騷。呂不韋列傳贊。孔子之所謂聞者，實與呂子不侔。子長談論語，別自有說。

刺客列傳。聶政傳之後數行，荊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疏散吞吐處，正自不可幾及。

李斯列傳。李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敘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敘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

敘出與伍被說淮南，刷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蒙恬列傳贊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至固，輕百姓力矣。」

始皇紀曰：二十七年治馳道六國，表曰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原

通甘泉，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馳道，止治直道，築長城

二事，子長責其輕民，力可謂定論。

張耳陳餘列傳

子長尚黃老進游俠，而孟堅譏之，蓋實錄

也。好游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柳田、橫侯、贏田、光及

此篇之流貫高，皆是。尚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如

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其指

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履天下

魏豹彭越列傳贊

「獨忠無身耳」五字，古來英雄所

爭在此。子長烈士也，故道得刊。

黔布列傳贊

以坑殺人為首虐，遂以身為大慘。此亦後世

因果之說，如韓彭英布之智力，自有不能與高祖並立之理。即蒙

端發自愛姬，亦不足論。此等贊，子長似不甚留意。

淮陰侯列傳

彭城敗散而後，信收兵至滎陽，破楚、索之

間。下魏破代而後，漢輒收信精兵，滎陽距楚成皋，圍急而後，漢王

至趙，馳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賴信得全，子長於此等處頗

為用意。

韓王信盧縮列傳贊

「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王信盧縮陳稀皆計事不孰，此句蓋兼三人者言之。

田儵列傳

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韓信凡九人。敘次分明，一

絲不紊，筆力極窈舉也。

樊噲灌列傳

樊噲、夏侯嬰皆沛人。灌嬰雖非沛人，而睚

陽去沛不遠，且終身為騎將，與夏侯嬰終身為太僕，略相類。三人

同傳，宜也。鄼商不入食其傳，又不入傅靳等傳，而列之此傳，頗不

可解。夏侯嬰傳，太僕字凡十三見，奉車字凡五見，以兵車趣攻

戰疾字凡四見。灌嬰傳將騎兵凡九見。

張丞相列傳

夾敘周昌趙主任教事，與蒙恬傳夾敘趙高

事，機杼略相類。

酈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此

一節，別行寫。正傳中既載酈生誡騎士以進沛公，躡牀洗足見

之矣。此又載酈生按劍以叱使者，當時傳聞不一，聊記於傳後，以

廣異聞。又有傳酈生書者，謂漢王定三秦，至鞏洛，酈生乃始來見

則贊中辨其非是。

傅靳蒯成列傳

子長於當世豔稱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

滿意。常以不可知者歸之天命，如於蕭何則曰：「碌碌未有奇節，依

日月之末光。」於曹參則曰：「以與淮陰侯俱於樊，酈蒯灌則曰：「豈自

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於傅寬靳歙則曰：「此亦天授於衛青，亦曰

天幸，皆以成功委之於命，雖安歸有良然者，然亦由子長偏衷，不

且不答南宮。羿羿禹稷之間，茲其所以爲大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智豈可專邪？」此詳是子長識

力過人處。

季布欒布列傳：狀季布季心欒布諸人，俱有瑰瑋絕特之

氣，贊中仍自寓不輕於一死之意。子長跌宕自喜之概，時歲一發露也。

袁盎鼂錯列傳：宦者趙同嘗害盎，盎子種說，盎曰：「君

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使其毀不用者，謂廷辱之後，趙談雖進毀言，文帝將不聽用也。

贊：鼂錯陷直刻深，袁盎天姿亦頗近之。故兩人相忌嫉，特

深，子長以好譽譏賢譏盎，亦五文見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贊：「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

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季布欒布袁盎鼂錯皆

激烈，隋直，非和平之器，張馮爲得其平，故引書。洪範贊之。

萬石張叔列傳：子長生，平風旨不與萬石建陵諸人相近，

而此傳曲盡情態，亦自具有大度。後世卿相老成醇謹者，託義於此，則何所摹擬而爲之？爲文者亦純事摹擬矣。

田叔列傳：不別爲贊，高立傳，而別爲田叔立傳。子長與任

安用仁善也。

扁鵲倉公列傳：太史公好奇，如扁鵲倉公日者，編策貨殖

等事無所不載，和無一定之例也。後世或援太史公以爲例，或反

引班范以後之例，而譏繩太史公皆失之矣。

吳王濞列傳：先敘太子爭博，鼂錯削地，詳致反之由。次敘

吳謀膠西，膠西約五國，詳約從之狀。次敘下令國中，遺書諸侯，詳

聲勢之大。次敘鼂錯給誅，袁盎出使，詳息兵之策。次敘條侯出師，

鄧都尉獻謀，詳破吳之計。次敘田祿伯奇道，桓將軍疾西，詳專智

之失。六者皆詳矣，獨於吳軍之敗不詳敘。但於周丘戰勝之時，聞

吳王敗走而已。此亦可悟爲文詳略之法。

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之勢力盛時，雖以魏其之貴戚元

功，而無如之何。灌夫之強力盛氣，而無如之何。廷臣內史等心非

之，而無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無如之何。子長深惡勢利之足以

移易是非，故敘之沈痛如此。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陰事，後言夫

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遺金財事，此亦如畫

龍者將畢，乃點睛之法。

韓長孺列傳：宦遂用仁，皆與子長深交，故敘梁趙諸臣多

親切。

李將軍列傳：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

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

青出擊匈奴，徙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塞

事敘於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於後，則無此沈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

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褻忌諱之辭也。」
敍武帝時事不實不盡，故贊首數語云爾。

衛將軍驃騎列傳。衛青霍去病傳右衛而左，霍猶魏其武

安傳右實而左田也。衛之封侯，意已含風刺矣；霍則風刺更甚，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須得個驚不平之氣，乃是佳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平津亦賢相，而太史公屢非刺之。蓋子

長備衷，於汲黯董仲舒既所心折，即郭解主父偃亦所深許，遂不能不惡平津耳。

南越尉陀列傳。自尉陀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五世九十三歲，越國必有善政。趙光趙定居翁之屬，漢必有事實。茲皆不書，略人之所詳也。太后之淫亂，置酒之坐次，詳人所略也。故知記事之文，宜講剪裁之法。

東越列傳。莊助發郡國之兵，不從田蚡計。楊僕韓說等之

三道並進，居股多軍之封侯，俱足發明武帝之英俊俊采，特不於贊中揭出耳。

朝鮮列傳。事緒繁多，敍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之潔也。

西南夷列傳。通二方，置七郡，敍次先後，最爲明晰。

司馬相如列傳贊。漢書「春秋」二字上有「司馬遷

稱」四字。蓋自春秋推見至隱下，至風諫，何異司馬遷之言也。自靡麗之賦下，至不已虧乎止，揚雄之言也。後人將漢書論贊歸入史記內，太史公而引揚雄之言，遂不可讀矣。

淮南衡山列傳：伍被既造謀徙民朔方，以怨其民，興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以怨其諸侯，則所以爲淮南反計者亦甚深。至前此所爲雅辭，引漢之美者，當不可盡信也。太史公素惡丞相弘，廷尉湯，故欲曲貸伍被，或不無增飾於其間耳。

循吏列傳。循吏者，法立令行，識大體而已。後世之稱循吏者，尙尙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與太史公此傳之本意不倫。

汲鄭列傳。汲黯傳，處處以公孫宏張湯相提並論。此太史公平生好惡之所在，景武間人才，以此傳爲線索。

儒林列傳。子長最不滿於公孫宏風刺之屢矣。此篇錄公孫宏奏疏之著於功令者，則曰「余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歎」於轅固生則曰「公孫宏側目視固」於董仲舒則曰「公孫宏

希世用事」於胡毋生則曰「公孫宏亦頗受焉」蓋當時以經術致卿相者，獨宏子長既薄其學，又醜其行，故徧衷時時一發露也。

酷吏列傳。通首以「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爲主，序中天下之網嘗密數行，指秦言之，即以諷武帝時也。

大宛列傳。前敍諸國從張騫口中述出，最爲朗暢。後敍兩次伐宛，亦極雄偉。中間敍烏孫和親，及西北外國之俗，筆力尙未

盡舉。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事，茲附錄於前。

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事，茲附錄於前。

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事，茲附錄於前。

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事，茲附錄於前。

出此初郡。初郡者，初置之郡。

游俠列傳。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

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

俠，一也；有士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

意北，驟雖覓其鍼線之蹟。

佞幸列傳。以本朝臣子，而歷敘諸帝幸臣，此王允所謂諂

書也。

滑稽列傳序。『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紛。』言不特六藝有益於治世，即滑稽之談言微中，亦有裨於治

道也。

日者列傳。周秦諸子策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

此篇與東方朔諸文略相類。

龜策列傳。褚先生在長安，求之不得，故後世皆知此傳爲

僞。

貨殖列傳。自桑孔輩出，當時之弊，天子與民爭利，平準書

譏上之政，貨殖傳譏下之俗，上下交征利，孟子列傳序所爲廢書

而歎也。中惟家貧親老數行，是子長自傷之辭，餘則姚惜抱之論

得之。

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指，即太史公遷之學術也。託諸其

父談之詞耳。姚惜抱以爲其父之辭，蓋失之。

上大夫妻遂曰。設爲壺遂問答，即解嘲賓戲進學解之意。

漢書。

景帝紀。『元年，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

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

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

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故官屬及所將所監所治

而獨無所行者，故時巡行之處，其官屬未必更送財物也。僅奪爵

爲士伍，而不以坐臧爲盜論者，前任之官其罰稍輕於現任也。

所將，謂所攜以自隨之人也。若將雛將子，將軍之將。

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自

此以前，雖皆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皆稱冬十月，冬十一月，冬十

二月，春正月，未嘗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蓋漢初稱建亥月爲正，而

班氏追改之。故師古曰：『史追正其月名。』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

死獄中。』竅掠辜而死，一端也；飢寒而瘦死，一端也。師古分作三

端，蓋失之。下文掠筭若瘦死者，亦只二端。

天文志。『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

動。』維者，謂周圍如圓，若彙星、天津、天錢、天壘城、天苑之類。句

者，謂其未如鉤，若天鉤、卷舌、天譏、大陵、積尸之類。維者，欲圓不欲

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貌之不恭，傳曰：「下有說曰：此言不從句上，亦應有說曰：二字。」

「視之不明，是謂不慈，慈知也。」視之不明句，上當有說曰：「二字，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至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以上六事，皆禽鳥視之不明，當有蠱蟲之孽。此羽蟲六事，不知何以列入。

「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思心之不睿上，應有說曰：「二字。」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皇之不極句上，亦應有說曰：「二字。」

地理志。「京兆尹南陵。」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視讀曰示。」視讀曰示，師古不應自為作音，疑有誤也。

溝洫志。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國藩按：洛水，此今之北洛水也，中隔渭水，不知何以能至商顏。

陳勝傳。「行收兵。」行收兵云者，且行且收兵也。田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

僭立為齊王之時，未嘗請命於陳勝故云。項籍傳。「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國藩按：適，主也。本毛傳之訓，然經典中如「誰適為容」

「奚其適歸？」莫適為主！「我安適歸矣？」吾誰適從？等語皆詞氣相類，若皆訓為主，則莫適為主，當訓為莫主為主矣。若各處望文立訓，參差互異，則古書之例，又不爾也。適，蓋願安之詞。孟子云：「寡人願安承教。」謂心願而意安之也。莊子「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亦願而安之也。如上所引五語，及此無適用者，可以願安之意通之。

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國藩按：師古訓市字極精，當矣。然以市於齊四字，乃兼趙言之，本求齊出兵俱西者楚也，若楚自殺，又令趙殺角，間是實此三人，以買齊兵也。今皆不殺，是不以此三人市齊之兵，也不得專指角間。

「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期山東為三處云者，本由山上四面分馳而下，既下則皆聚會於山之東面也。分為三處者，為疑陳使漢兵不知羽所在，猝不敢前也。皆會於東者，東面瀕大江甚近，將渡江也。

「贊曰：賈生之過秦曰。」史記錄賈生過秦三篇於秦本紀後。賈生本為秦而作也。班氏錄過秦一篇於此，則似專為贊陳勝而錄之同一錄賈生文而意各有當也。

張耳陳餘傳。「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日張大楚于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已」讀曰「已」。「張大楚」謂「張而大之也。」不宜以大楚連讀。

「餘日」吾顧目無益。顧，猶特也。本傳：顧其勢初定，吾顧目無益，顧爲王實不反，皆宜作特字解。漢書中此等顧字甚多。王念孫皆作特字解，師古訓爲思念，皆失之。

韓信傳：「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國士，謂其才智足伏一國也。又等而上之，則曰天下士。管仲天下才，是也。莊子：「此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義與國士天下士同。師古注失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其實不能云者，雖名爲數萬，實尙不滿數萬也。

彭越傳：「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還歸，還彭城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擅者，謂雖爲魏相國而兵事不由魏豹調遣，越得專主之也。

燕王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奸澤。」莊子天運篇：「以奸者七十二君。」奸求也。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弗與矣者，怨望之詞。言既得金去，遂不復顧我矣。猶饑則求人，飽則颺去也。厥後田生以計爲澤求得封王，以明身雖不在澤所，而無日不爲澤畫策，報恩之深也。

荆王渫傳：「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自行而踐更者，定例也。出錢而過更者，寬政也。過更者，既選寬政矣，而踐更者，又予之以備直。是富者出錢，而自行賈。

者雖自行，而得備資。此吳王之欲得民心也。服說，是管說，非也。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言楚趙王削地之罪，不至於膠西王竇爵之罪之甚。楚趙尙削地，則膠西恐不止於削地而已，言其當滅國也。此以危言怖膠西王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注：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日訖使報南越也。」國落抄，師古說非也。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地方數千里，此非幼弱之長沙王子所能定也。南越是時最強盛，故吳王以此屬南越王。長沙與南越相直，王子可爲內應，故曰：「因王子也。」告越者，言已將此指告南越矣。

「削奪之地。」之疑作封。楚元王傳：「德厚寬，好施生。」易曰：「天施地生。」此旋生字之所本也。

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萌與毗同，力田之民曰毗。「用紵絮斷，陳漆其間。」陳，施也。以石爲槲，又以紵絮斷斬糜爛，而施漆於其間，猶今世之以鬻灰和漆封棺口也。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其高可隱，謂人隔墳而立，可隱肘，也不能遮蔽全身，不甚高耳。「石槲爲游館。」游館以石爲離宮別館於地下。「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向遂上封事諫曰。『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
 誼後推匡衡。賈誼以才勝。匡衡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
 劉子政忠愛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
 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為所
 而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本忠愛二字。彌綸
 周浹而出。吾輩欲帥其文章。先帥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行汗而寄治。』汗亂也。寄亦託也。行本汗亂。而託為澄
 治。

「根垂地中」 垂當作雨。雨與插同。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指明梓柱之微。果為

王氏篡漢之兆。向之忠直出於至誠。故其道可以前知。讀至「王
 劉不並立」等語。至今如親其涕泣之狀。如聞其嗚咽之聲。

劉歆傳 「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 曰萌芽。曰
 頗出。言不差。不備也。

「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詩或以相合而成。書或以
 後得而集。亦言其不完不備也。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內者
 祕府之藏也。外者。伯公賈公庸生之學也。兩者皆同。故曰相應。

季布傳 「布之官辯士。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 劉歆
 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
 猶念也。』愚按。招權歸已。劉說是也。其訓顧曰念。非也。本書最錯

傳注。『顧。讎也。』後漢桓帝紀注。『顧。酬也。』曰讎。曰酬。云者。皆
 謂此有所往。彼有所反。無德不報之謂也。曹邱生既招權歸已矣。
 因其權轉而假人人。乃以金錢報之。我以權往。人以金錢反。故
 曰顧也。後世有曰招權市利者。義正與此相同。謂既招得貴人之
 權歸已。因變而以權假人人。即以利報我。故曰市利也。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顧。反也。帥古訓
 念。非也。

齊悼惠王傳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帥古曰。『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劉歆曰。『兒子畜之。不以
 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 國藩曰。劉說是也。古人謂孫及
 兄弟之子。兄弟之孫。及他年輩幼小者。皆可稱兒子。本傳下文云
 「齊王自以兒子年少」可證。

「劫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丈人尊
 長之稱。謂先告家長。而後往救火。猶先讀詔命。而後靖諸呂之難
 也。史記作大人。亦謂家長也。

贊 「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 愚按。附益。亦解在諸侯
 王表帥古於表解云。背正法而厚於私家。於傳解云。欲增益諸侯
 王自相矛盾。

蕭何傳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 劉歆曰。『此
 句先題目下事言。』 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辦
 之。愚按。劉說是也。凡監郡皆然。不獨泗水郡為然。何給泗水卒

之。愚按。劉說是也。凡監郡皆然。不獨泗水郡為然。何給泗水卒

史，卽泗水郡之從事也。

曹參傳：「度之欲有言復飲酒。」度之，師古讀爲大各反，則是以爲籌度之度也。度人復欲有言，則又從而飲之酒。是度之之字，爲羨文矣。國藩按度之，史記作間之，義相同也。猶曰頃之，曰少間，曰少頃耳。

「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甯胡洽乎？』」胡洽云者，謂在家幹治何事，諷其答子也。不便而責以無罪，答子之答，乃詰以在家幹治何事云耳。

王陵傳：史記王陵周勃等事皆列入陳平世家中。始平曰：「以下我多陰謀。」云云。接上文何坐略人妻，棄市，皆陳平事也。漢書別分爲王陵傳，以周勃陳平問獄訟錢穀事，闌入陵傳，已失其義矣。而何坐略人妻棄市之下，始平曰之上，又闌入王陵審食其後嗣一段，遂使審平與陳平之名混淆。

周勃傳：「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盧縮起事至微薄，未嘗置丞相之官，而其尊貴略如漢之丞相。故曰抵丞相也。

「酒顧糜左右執戟皆仆兵罷。」仆者，棄兵衛於地也。罷者，散去也。左右皆執兵衛，少常者故陳公，令其仆兵而各散去，師古訓頗未妥。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陳公以少帝非劉氏不當立，不以少帝爲君，故稱之曰足下。謁者不知少帝已廢，代王已立，不以代王爲君，故亦稱曰足下。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三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注：設敵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憾之也。師古注：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上有『豈不』二字。」按孟注：恨讀爲恨，違也。說文：恨，不聽從也。一曰：斃也。漢書：「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文。」「夏侯常連恨勝。」兩恨字皆當讀爲違戾之恨。此孟注云：嫌恨之也。者言明示以不足滿於君所之意，嫌有意與亞夫相違戾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愚按：中酒之中，當讀如字。文選上林賦：「於是酒中樂酣。」郭注：「中，半也。」此中酒之中，亦當訓爲半也。師古音竹仲反，解爲不醉不醒，失之矣。凡竹仲反之中，有兩義，皆從射中之中引伸而得。射有用之於禮射者，則以中爲合度，有用之於克敵者，則以中爲殺傷。從合度之義而引伸之，則中訓爲得也，應也，合也，當也。如封禪書：「與王不相中。」是中訓爲得。禮記：「律中太簇。」是中訓爲應。穆天子傳：「味中糜胃而滑。」是中訓爲合。司馬遷傳：「其聲中其實者。」是中訓爲當。凡此皆從射以中爲合度而引伸之者也。從殺傷之義而引伸之，則如趙王彭祖傳云：「持說辨以中人。」何武傳：「欲以吏事中商」之類。皆從射者以矢傷人而引伸之者也。中酒之中，亦從矢傷人之義而引伸之，謂酒力足以傷人之生，伐人之性，如受中傷於矢耳。師古訓中酒爲不醒不醉，抑又非也。

夏侯嬰傳：「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愚按：重，難也。

坐傷人則罹刑罰，故高祖難之。

「高祖初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嬰自高祖初爲沛公時，卽爲太僕常奉車，及至事孝惠，呂后孝文終身皆爲太僕奉車也。故史記歷歷數之，或曰以太僕擊某，或曰復常奉車，或曰因復奉車，或曰以太僕從擊某，或曰以太僕擊某。終高祖之世凡十一見，而於末總之曰嬰曰上初起，常爲太僕，竟高祖崩，其後又四見，合之凡十五見。雖史公磊落自喜，不厭其複，然究嫌煩贅也。漢書刪去八處，僅七見，可謂得體。然獨於從攻定南陽之上，著因奉車三字，殊爲不類。又於號昭平侯之下，著復爲太僕四字，亦爲自亂其例。嬰自始至終，固無日不爲太僕，所有攻戰之功，固無一不因奉車以從也。

傳寬傳：「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韓信破齊之時，曹參以左丞相屬焉。寬之破歷下，擊田解，固隸屬信之麾下。其殘博時，雖專屬參，猶不出信之麾下也。蓋參是時若次將，尙屬信耳。

周昌傳：「趙人方與公。」秦漢間尊稱人多曰公，有以

官名稱公者，如曹參傳中之秦監公是也。有以士人稱公者，如高祖爲沛公，膠西有蓋公是也。自以縣令稱公者，如曹參爲威令曰威公。夏侯嬰爲滕令曰滕公。王武爲柘公是也。此方與公，亦以縣令而尊稱之耳。孟說非也。

任敖傳：「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史記周昌任

敖中屠嘉皆附入張蒼列傳中，通首以蒼爲主，而以昌敖等事緯之。漢書旣各爲標目，昌與敖各爲立傳矣，而乃以蒼事入敖傳中，斯爲不倫。

申屠嘉傳：「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爲錯所賣。』」師古訓：先斬而後奏，是以迺請之，屬上爲一句讀。今按當斷爲二句，言悔不先斬，而乃先請，出於下策，致爲所賣也。史記作乃先請之，是分爲二句矣。

贊：「張蒼文好律歷。」師古訓爲名好律歷，殊爲不詞。今按好者學字之誤，史記本文作文學律歷。漢書偶有譌字，師古不及糾正之耳。

廳食其傳：「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當云爲里監門吏，班固書誤倒寫然字於吏字上，史記不誤。

「項王遷殺義帝，沛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愚按：或本是也。此涉下殺義帝之負句而誤耳。史記「負」字

陸賈傳：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

而更所死，家有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史記云：「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溷公爲也。」國藩按他客謂親族僚友也，數見不鮮二語，賈與他客約之辭。上文六語，賈與其五子約之辭。與五子約稱曰女與他客約，稱曰公區以別矣。孟堅改爲

數擊鮮母，久渴女二語，並此亦似與五子約之辭。此孟堅未深究子長之文義而改之也。又過他客不過，再三過者，賈常傳食於其子，故無暇過他客也。孟堅改爲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似賈在他客處往來之時多，而其諸子處反僅再過矣。此又與子長之文意相戾也。

淮南厲王傳。「而殺列侯以自爲名。」自爲名者，自以爲報母仇以孝爲名也。

「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屬國云者，以國屬之人，而不復欲自有之也。

衡山王傳。「王日夜求壯士於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東者，壯士等之所稱引也。衡山王非敢以下而有之，以上皆壯士等私相計畫之辭。淮南已西云者，言淮南王起兵西入長安，則衡山王發兵定江淮間據淮南王之地而有之。淮南朝發則衡山夕起，庶不爲淮南王所并也。所望不過如是而已。

伍被傳。「須士卒休，乃穿井得水，適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適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軍罷二字若屬上句，讀則無義可尋，若屬下句讀，則踰河之處不必適在軍罷時也。此處當有二飲字，文云穿井得水飲，軍罷乃敢飲，轉寫脫一飲字，又誤置軍罷二字於上耳。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凡男子之死於一言者，約有數等。與人爭，很一言之忿，不顧而死者，是死於忿也。氣誼相許，一言之約，借軀以相酬報者，是死於要約也。要事同計，異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觸，遂以激發欲死者，是死於激切也。厲王遷死淮南，賓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發欲死耳。師古二義解一言甚當。而於王安未合也。

「天下勞苦有間矣。」有間謂有隙可乘也。如說是師古失之。孟子曰：「連得間矣。」文氣略同。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史記作「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至如伍被之說如此其難耳。漢書少一爲字，義與史記同。師古之解非也。

周仁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潔，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在旁終無所言。」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潔矣。」此常袴溺濕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愚按劉說常袴不洗濯是也，其說人惡遠之非也。仁之衣弊，衣溺袴，言其不好修飾，不事容悅也。溺者，甚之之詞，猶曰不澀云耳。以其慎密質樸，是以得幸。雖後宮祕戲，亦得在旁，取其謹愿之至，不漏洩禁中藝語，非取其垢汙而爲人所惡遠，遂與宦者同視也。劉說蓋爲張說所誤，亦陋甚也。

賈誼傳。「弔屈原賦：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鄙。」

也。自鳳縹緲其高逝兮，至篇末皆責屈原不能引身遠遁，自取尤辱，其切責之，乃所以深痛之也。師古之說非是。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奏疏以漢人為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為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者，殆尚非賈子全文。賈生為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澈。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耳。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即人人所能解也。即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其稱淮陰侯黥布、彭越、韓信、張敖、盧縮、陳繇、六七公，猶今日稱洪秀全、李秀成、石達開、張洛刑、苗沛霖、齧匪、回匪也。其稱樊鄴、絳灌，猶今日稱江塔羅、李也。其稱郡國，猶今日稱府廳也。其稱傅相、丞尉，猶今日稱司道、守令也。又以用字而論，其用曆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庫字，猶今日用乎字也。其用慮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執字，猶今日用勢字也。其用亡字，猶今日用無字也。其用亶字，猶今日用但字也。其用幾幸，猶今日用冀倖也。其用踰字，猶今日用踰字也。其用縣字，猶今日用懸字也。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斷無不共諳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

「首尾衡決。」衡決，猶橫決也。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為去聲。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後廟號應稱太宗，是見當時風俗近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樹，獨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宗室，多國勢必相疑。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興居，皆謀反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淮南謂上文親弟謀為東帝也。濟北謂上文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也。

「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仄室之勢，猶曰寸土半階之勢，席，猶曰憑藉也。

「動一親戚。」古人稱父子兄弟曰「親戚」。

「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在，讀如繼，猶曰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之。」諸侯之地，前頗有削而入漢者，猶今云入官也。仍當移徙界址，歸入侯國境內，待封其子孫時，全數還之。

「一二指搖身慮亡聊。」搖，集韻類，並云「牽制也」。

「一二指搖者，謂偶然有所指，或有所牽制也。慮，猶云大氏也。謂既與指大憂，平居不可屈伸，偶然牽動，則周身大氏皆痛甚亡聊。」

矣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斥，遠也；候，候伺也。斥候，猶今之放哨者也。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漢之匈奴，南北二千里，東西五千里，而曰不過抵漢一大縣，此實生閼歷之淺也。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典屬國之官，專主外國事，後蘇武嘗爲之。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卽牙條，今之闌干，縷子之屬近之。

「縷以偏諸。」偏諸，卽縷子，縷謂縫於衣之領緣也。

「其慈子香利。」慈子香利，猶云溺愛食利。

「逐利不耳。」利不耳卽利否耳。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以刑法與禮教層層比較，勸漢帝宜學周不宜學秦。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是時丞相絳侯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故賈生以此譏之。」

「夫將爲我危。」夫猶彼也。左傳：「則夫致死焉。」亦謂

彼致死也。

「故可託以不御之權。」不御之權，謂全授以權柄，不復制御之也。

「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卒破七國，言誼策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其言果應也。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言誼策淮南四子爲父報仇，其言果應也。

袁盎傳：「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曰：『君衆辱之。』」

古稱尊長多曰君，自稱多曰臣。此君衆辱之，是稱其叔父曰君也。王章傳：「我君素剛。」是稱其父曰君也。秦漢間談說之際，自稱曰臣者不可枚舉。

盛錯傳：「以便爲之。」猶云，以暇時爲之也。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云云。又曰：「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按清光卽才智也。莫能望，謂遠不能及也。五帝才知過於其臣，則自親政事；三王才知與臣相等，則共謀政事。五伯才知不及其臣，則以政事委任臣下。愚錯之意以當時盜賊不衰，邊竟未安，文帝之才知既不足以濟事，而諸臣之才知反不能望文帝之清光，是臣下亦不足以備任使也。則政事必有闕遺而不舉者矣。錯自度其才知過於文帝，又遠過於在廷諸臣，隱然以五伯之佐自命，欲帝之舉國而任已也。故以對詔策中「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二語。

「神明不遺，賢聖不廢，謂神明之所照者，無遺棄之事。賢聖之所道者，無廢闕之端。」師古說非也，賢謂過人之智，聖謂通明之才，不必皆成德，而後稱曰賢，曰聖也。

「錯父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固也云者，言乃父所責固當，師古謂非也。

汲黯傳：「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鹵獲，得匈奴之財也。因與之，亦賜從軍死者之家也。

寶嬰傳：「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

凡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酈更傳：周陽山以宗室任為郎，謂其父趙兼為淮南王之舅，與國為戚屬也。本傳後文廷辨時，史記曰：「俱外家宗室，故廷辨之。」亦謂外家為宗室也。

「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財猶曰少也。王念孫解財察，財幸，財留念等語，其說甚詳。

灌夫傳：「夫亦持螯陸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與語言者，即蚡為太尉時迎淮南王於霸上相對之語言也。

「蚡為壽，坐皆避席伏，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避席者，一身去位，離席而起立也。膝席者，半身已起立，其半尚膝倚於席也。

韓安國傳：「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姦風，去如收

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鮮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蔽不相權也。」胡射獵逐徙，以用兵為常。漢久廢耕織，以用兵為變，以變而支常，故輕重不鈞。

江都王傳：「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下神，猶云降神迎之而使來臨也。

廣川惠王傳：「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畫望卿舍，謂作畫於望卿之室也。

「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前云會諸姬，謂去與昭信擊二王，令諸姬皆會而觀之也。此云從諸姬，謂去與昭信擊望卿，令諸姬皆從而觀之也。

常山憲王傳：「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自言訟訴也。下皆獄辭。」

李廣傳：「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將兵屯田，胡來則出擊，二者皆邊太守之事也。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罷歸」二字當為句。廣從弟李蔡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集韻：率，計數之名。凡言大率者，猶云大數也。中率，猶云中程，中程，謂有一定之程課，一定之科則也。

上文云：「中首虜率。」此云：「中率封侯。」皆謂其功合於漢家科程也。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詣急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書中所載，仍令廣從食其出東道。書若今之札飭。

李陵傳：「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愚按：徒，徒步也。棄車而徒，斬其車輻，持以爲兵也。

「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天命不遂，下當更有二語云：姑隱忍不死，少留匈奴中，下乃云後求道徑還歸。詞意乃備。漢書多簡字，簡語往往然也。

「期至遮虜，郭者相待。」意以入塞之際，當相聚少。蘇計數得脫歸，生入者果幾人也。

「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攝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見令，陵見沒也。」陵之見沒，由於兵少無救兵之少，由於使路博德別出西河，遮他道而使陵以孤軍出塞，故敗沒也。武帝至是深自悔，以爲向使待陵發出塞之時，乃令博德迎其軍而隨往，則博德必同出塞，無所施其姦計矣。事機之所以失，由於當陵未發出塞之先，預詔博德迎陵軍，致令博德上書稽行，反疑陵不欲出，故迫陵以孤軍出塞也。陵之以無救而敗，

由於博德姦詐。上書致武帝疑陵，而逼令分軍各出，博德之所以能行其姦詐，由於武帝預詔先示，以疑陵之際。此武帝所以悔也。孟說失之。

董仲舒傳：仲舒爲博士時，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久者爲之師，其次久者從而受業。次久者爲師，新來者又從而受業。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武帝之問，以爲「作樂即可致治，何以後世樂器雖在，而治不可復？」仲舒之意，以爲「欲作樂，必先興教化，欲興教化，必先彊勉行道，能行道，則治可復，教化可興，而樂可作，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之所能主也。」武帝之問，以爲「何修何飭，而後可致諸祥？」仲舒之對，以爲「修飭德教，則姦邪自止，而諸祥可致。若修飭刑法，則姦邪愈生，而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數語，是「修飭之本」；末言「仁義禮智信，是修飭之目」。致諸祥，必由於止姦邪，任刑罰則姦邪不止，任教化則姦邪止。於問中「何修何飭，而致諸祥？」最相鍼對。武帝之問，本以「力本」「任賢」對舉，以親耕籍田，爲己能力本矣；勸孝弟，崇有德，爲己能任賢矣。而以功效不獲爲疑。仲舒之對，則略力本而專重任賢一邊，以爲賢才不出，由於素不養士。下以興太學爲養士之要，大臣歲貢二人爲選賢之要。

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觸穹石」至「衍溢陂池」一節。

子虛賦言水始終不外有力自然兩義。如穹石四句，言水之盛怒有力，澤非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言其有力，臨坻二句，言其自然，沈沈二句，言其有力，瀟瀟二句，言其自然，馳波十句，皆言其自然，脈絡極分明也。泝澗瀨浦墜，瀟瀟為韻，懷歸回池，為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自為韻，如瀟折洌，私自為韻，整澗私自為韻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此敘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收獵之地，而下文敘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備也。

「裝積囊絳，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紛紛排排，揚旄戍削，蜚磻垂馨。」裝積至谿谷三句，紛紛至垂馨三句，皆下二句用韻。

「舞干戚。」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揚輕舉而遠游。」前六句總以「輕舉遠游」四字為一賦之指。

「登闕風而遙集兮，充鳥騰而一止。」以上游行至是始止息也。豈止云者，如鳥之飛歎然而止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可考於今謂奇絕之功迹，至今猶可考見者，言自古莫盛於成周，然周亦未有奇絕功迹，猶且封禪也。豈有漢之功迹奇絕如此，尚吝於封禪哉？

「於是大司馬進曰。」大司馬之位號武帝特置以寵衛祖者。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濟，猶度也，越也。並時而榮，猶當時則榮，越世則屈，絕無稱也。

「以浸黎民。」浸，言澤潤也。

「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猶兼若猶復之謂也。既舉其事，猶復著之藝文以垂後世也。

「不已戲乎。」猶云不太輕視相如乎。

張騫傳。「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以下皆言漢使至西域往來不絕事，皆史記大宛列傳內之文。此錄入張騫傳不可解。又末段亦大宛傳之文，明所以伐宛之由。茲入騫傳失之末，又忽入騫孫猛云云，亦未當也。

「李廣利傳。」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史記作以空其城，徐廣曰：「言空者，令城內渴乏。」此言「遺水工備至宛時徙水道之用。」下文「決其水源移之。」乃其事也。

司馬遷傳。「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蘇林曰：「而猶如也。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

燕刺王且傳。「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老虜曹，謂上官桀輩也。且怨桀等謀事不賊，自取族滅也。

廣陵厲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下我云

者，神降而見於我前也。

「歌曰：『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二卿謂廷尉大鴻臚也。亭驛，謂駐於驛館也。此以千里馬喻二卿也。國藩按此語極狀其急言命在須臾，不能少待之意，不必指二卿也。」

昌邑哀王傳：「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且至，將至也。是闕，遂遙望東闕而指稱之辭。下文曰到者，至闕也。」

嚴助傳：「大為發興，遣兩將兵誅闔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淮南王安收養文士，策淮南子亦猶呂不韋好客養士，饗呂覽一書也。此篇蓋亦八公輩所為，陳義甚高，摘辭居要，無淮南子冗蔓之弊。班史載入助傳中，與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諸篇并列，以見務廣窮兵之害，均為有國者所當深鑒。後世如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亦可與此數篇方軌并駕。』

「天下攝然。」攝者，收斂之意，攝然猶安然也。

「輿輻而踰嶺。」嶺，即嶺字。自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東皆共此嶺古嶺內，為中國嶺外為百越。今之嶺內為湖南江西浙西三省，嶺外則黔廣閩浙五省。

「暴露中原，蓄積山谷。」暴露，謂骨露積積謂血。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今湖南之郴州河，江西之贛州河，皆領水也。此領水當指建昌河，廣信河言之。故下文言至餘干

界中，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不能即不耐也，猶今言不服水土。

「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來，同徠；內，同納。謂招徠收納之也。

「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山東之難，謂秦二世時，陳涉等作難，皆在太行山以東也。

「如使越人蒙死徵倖。」蒙死，猶買死也；徵倖，越人自知不能勝中國，而徵求幸勝也。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聞之，屬上句讀言既聞之矣。

「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言王所居既遠，而漢廷之事又薄遽，不及與王往反熟計，以抵和同也。

「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後農時，謂以兵事稽之而失農時也。急罷屯，則不稽矣。

「賈捐之傳。」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捐之對曰：『賈君房在當世有文名，故楊興曰：『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溫甫好『語言妙天下』五字，尤

好讀龍珠對大抵西漢之文氣味深厚，音調鏗鏘，迥非後世可及。固由其措辭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雖如此篇及路溫舒尚德、綏刑書，非獨文詞超前絕後，即說理亦與六經同風已。

「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本一年供役一次，因天下民多，故三年僅供一役也，事即役也。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

古文中五字句極少，此連用四句，聲調悲壯，可歌可泣，亭鄣，邊塞屯宿之所，猶今城上之更柵也。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珠厓隔海，即今之瓊州也。

故曰「擠之大海之中。」

「興曰：縣官嘗言與瘞薛大夫，我易助也。」我易助云者，

謂天子既許我，愈辭大夫，是天子已器我矣。若更得旁人一言之薦，則天子必從，故易助也。

楊敞傳：「真人所謂，鼠不容穴，衡竇數者也。」言鼠已

不見於穴矣，而又衡竇數，則愈以自妨，終不為世所容耳。

「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

謂富平既不肯為我廢前語，則當直言證實，我必得族罪矣。但此

次我戒飭富平之語，毋得再泄，令太僕聞之，更與前事參伍相亂，

彌增罪狀也。毋泄憚語云者，謂此次戒飭富平勿證實之語，非謂

前番奔車抵殿門昭帝崩之語也。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車千秋傳：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興焉。傳未明鹽鐵之議云何，故於贊申明之。

「成同類長同行。」同類者則順成之，同行者則比長之。長，猶長君之惡之長。

楊王孫傳：「且夫死者，終生之化。」終生猶曰畢生，曰一生，曰終身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四

湘鄉曾國藩著

史下

漢書：

霍光傳。「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泰壹宗廟樂人，祀泰壹神之樂人，及祭宗廟之樂人也。召樂人而內之，由輦道而同遊牟首之地，以鼓吹歌舞悉奏衆樂也。牟首，孟康說是也。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於冢上開莫府，典治葬事也。金安上傳。「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綠車，皇孫之車也。待幸，常設以待臨幸，不俟倉卒再駕也。待幸之車非一，有天子之乘輿，有太子之車，有皇孫之祿車，此以待幸之綠車，載送金涉，欲其速至且示榮寵也。

「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自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中令並聽云者，莽自於太后，令公卿朝臣並聽鳳說也。

趙充國傳。「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

湘潭王啓原編輯

不能獨造此計。（執同勢。）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王曰：恐怒，宜作怨怒，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國藩按：恐怒者，且恐且怒也。信者，投誠之謂，嚮者，向慕歸義之謂。諸降羌本欲歸順於漢，今涉使不分善惡一切皆斬之，降羌且恐且怒，靡所適從，故曰亡所信嚮也。安國此次使視諸羌，本重在分別善惡，無令其混合爲一。乃安國不分善惡不分降者與逆者，一概斬之，此所以激諸羌背畔也。充國之心，總不欲其混合爲一。惟在擇罕开誅先零，堅持此議，始終不改。故深以安國此行不分善惡，多殺激變爲咎。下文充國歎曰：「丞相復白遣安國，竟沮敗羌。」即歸咎於此役也。又太开小开曰：「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亦即指此役之不分別善惡也。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并及劫略者。」平一種也；并一種也。劫略者，他小羌種之爲先零所劫略而俱畔者也。

「此殆空言非至計也。」非至計，與東方朔傳非至數也之至同。

「有通谷水草。」通谷，謂窮山深谷中，往往有徑路，與匈奴相通也。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欲以歲數而勝云者，謂決勝之期，欲以歲計，不特以月計也。故下充國復奏曰：

「恐國家之憂，繇十年數。」謂且以十年計，尙不止於歲數而已。

「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快，太守之名也。

「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雖不相及者，謂武賢快等軍從北而南，充國兵從東而西，兩路兵雖不能同時相會，聚但使虜聞聲，震懼亦自佳也。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以下數句，解說難明。蓋前安國復使視諸羌時，天子曾有賜書告，許以不誅。故充國使離庫還，告亦許以不誅。是推廣天子告之之意也。故曰：「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應書報從充國計焉。」戊申至甲寅，凡七日。長安至金城，往返三千餘里。

「會得進兵，懸書中郎將，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

意以兵出，而果有破軍殺將，傾國家之禍，則將軍固宜守不出兵之議。所爭者，大所全者多，猶之可也。今則爲利爲病，所差無幾，又何足爭？

「竟沮敗羌。」諸羌本有意投誠，因安國不分善惡而汎殺之，諸羌遂以亡，所信嚮而背畔，故曰沮敗。

「倅馬什二就草。」就草，猶今之出青。今官馬以四月出察哈爾，擇水草而牧，謂之出青。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王曰：「今大司農，今當作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令。」

國藩按：屯田自有穀，不必更令大司農轉穀矣。今字未誤也。蓋謂目今已經轉至之穀，不復煩大司農轉矣。謹上田處及器用簿，謂所田之地，及應製之器用，分爲二簿呈上也。

「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劉本世曰：「本始年未

伐先零。」此卽元康五年未改神爵以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嚮卽是。」國藩按：元康五年改元神爵，羌人

深悉，故至今尙以五年呼之也。安國不分別善惡，召誅先零而汎殺罕开，故大有此言。

「畔讎者不絕。」謂并莫須各種，背畔先零而來歸於漢者，往往不絕也。

「變火幸通執（同勢）及并力。」并力，疑當爲力并。言

營壘相次，燧火相通，則聲執（同勢）聯絡矣。故曰「執及執（兩執皆同勢）」。既聯絡則衆力合併也。

「不足以故出兵。」王曰：故上宜有「疑」字。漢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國藩按此言大小并雖有得亡效五年之疑詞，然有臨衆往宣明諭，終當亡他心，不必因此小故而出兵也。不著疑字亦可。

陳湯傳：「而康居副王拘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漢軍從北道入赤谷，即西行，不由赤谷之東路，故經過時不與康居副王之兵相遇。迨漢兵既西去，而康居副王之兵亦還恰尾漢兵之後，故得相及也。

「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騎兵即百餘騎往來馳城下者也。步兵，即夾門魚鱗陳者也。騎步兵皆入則城外無支兵矣。故漢兵遂薄城下。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更士喜，大呼乘之。」中人到支兵也。乘城而呼者，欲助軍威，亦以見其譁然不整也。康居兵與之相應和者，所以戲之。明其助漢也。夜過半木城穿，與上文夜數百騎欲出，同爲一夜也。平明火起，即上文云：發薪燒木城者也。

段會宗傳：「總領百蠻，懷柔殊俗，予之所長，愚以無喻。」

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國藩按：谷永之意，以爲邊事雖子之所長，而朋友相戒，則以毋求奇功爲善。

「終更即還。」謂三年之期，得代即速歸也。

「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言豫告昆彌，若漏洩，使番邱得以逃匿，則昆彌有負漢之罪。若昆彌飲食漢兵，助誅番邱，則昆彌又傷骨肉之恩，是使昆彌進退爲難也，故不先告。

子定國傳：「後貢成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承相議可。」議可者，天子可其議也。丞相與御史大駁夫議不合，天子可丞相議，而不從御史大夫也。

「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王曰：連宋

祁說作「遠」，是國藩按作遠，而下無方字，亦爲不詞。

韋賢傳：「諫詩云：致冰匪霜，致隊靡曠。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謂致冰豈不由於霜，致隊豈不由於曠。我王在昔，應亦閱歷既多，知之熟矣。

「黃髮不近。」言黃髮之人，今豈不近在目前乎？蓋孟轲以自謂也。

「懼穢此征。」恐玷汙王朝，將於此而遂行也。

在鄒詩：「嗟我小子，豈不懷土。」云云，所以輕去鄉里，而絕祖考者，將以寤楚王而反朝也。至於夢中與王違戾，於是決王之終

不悟，既不能諫正君王，又忍於輕絕祖禰。二者並傷，所以涕泣也。
韋玄成傳：「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感風憲，王欲其仍安宗藩之分，不得覬覦儲貳也，故以禮讓之臣輔之。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

京師七帝，並太上皇悼皇考凡九廟，合郡國之百六十七所，故為百七十六也。

魏相傳：「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獨恨者，相私自揣懼，非必對人為此語也。」

丙吉傳：「豈宜寮顯先使入侍？」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錢大昕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王念孫曰：「豈，猶其也。言有美材，如此其宜寮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國藩按說文：「豈，一曰欲也，登也。」段氏以為「當作欲登也，欲登者欲引而上也。凡言豈者皆庶幾之詞，言幾至於此也，故曰欲登。」愚竊以為豈字古義，段氏之說近之。今京師俚語謂事之相去甚近者，則曰「豈得上，其相去遠者則曰「豈不上。豈字詞意，蓋在「豈得上」之間，未定之詞也，亦重難之詞也。明知其近於此矣，然審重而未敢深信，則曰「豈」周漢人文字曰「豈者往往然也。曾子問：『周公曰：『豈不可豈不可。』云者，明

知其不可而姑為審重之詞也。此丙吉曰：『豈宜寮顯先使入侍。』豈宜寮顯云者，明知其宜寮顯而姑為審重之詞，使大將軍裁決之也。如大將軍果以為可，則先使入侍，尚不遽即尊位。此外古人文字稱豈，皆有重難未定之意，後人文字稱豈，則有相反之意。若今俚語之難道是，於古人詞氣不盡合矣。

「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奔命，奔走之極急也。發奔命，若今言發急足警備，言邊塞有警，告戒嚴也。事猶狀也。此馭吏，習知其狀也。奔命，與亡命字詞意略同。亡命謂逃亡極急，今俚語謂奔走之極急者，或曰「不要命，亦其類也。不必作命令解矣。左傳：『一歲七奔命。』亦奔走救應之義。」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公車，因公事而馳至京師者，謂之公車。其所戾止之地，亦謂之公車。漢制，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此邊告警備，亦上事之屬也。

京房傳：「唯陛下毋難諫臣，而易逆天意。」毋以還臣為難，而以逆天意為易，難謂遲疑不決，易謂不足畏也。

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猶尉藉也。尉者，以火尉綸，從上按下也。薦草之深厚者，可以為席，從下藉上也。皆體貼人心，曲意安撫之詞。如淳說近之，師古以薦為薦達，非也。韓延壽傳云：「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胡建傳云：「尉薦士卒，得其歡心。」皆無薦達之義。

卒，得其歡心。皆無薦達之義。

「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質蘇回也，兩卿劫回之二人也。

「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立庭中，賊在堂內，承叩堂，戶曉賊故賊即開戶下堂，就庭中向廣漢叩頭也。

「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乏軍興，謂以乏軍興之律罪之也。訟罪，訟理其子之罪，告廣漢告禹之勅賢乃廣漢風使之也。

「又坐殺賊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賊殺不辜，謂殺榮畜也。斥除騎士，謂劾蘇賢也。廣漢於推辱魏相之外，又坐此數罪。

韓延壽傳：「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百姓遵延壽之教，市中夙賣偶車馬等物者，至是無人購買，故棄之也。

「人救不殊。」殊，死也。不必身首絕而後爲殊。

張敞傳：「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寺者，法地也。宮禁之內，謂之省寺。百姓治事之署，謂之官寺。自浮屠入中國，凡藏置佛經之地，亦謂之寺。蓋竊取法地之意而名之。

「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有足大者，與有足多者，有足稱者，詞意相類。

「敞使主簿掾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立春以後，則不復

行刑。舜意既以敞爲五日京兆，不足復案事。又以冬月備餘數日，終不能復置已於死。舜懷此二端，故了不復畏敞也。敞竟置之死，臨刑之際，故爲二語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意以汝料我五日京兆，不復能案事，今竟能案事否？汝料我冬月將盡不復能行刑，今竟能延命否？蓋作詰問之詞，以鑄諍之也。師古之解未當。

王尊傳：「少孤歸諸父。」歸，猶投也。若歸誠，歸命，歸義，歸罪之歸。

「問詔書行事。」行事，猶故事。謂已往之事，若今言成案也。詳見王氏念孫解陳湯傳。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宋元人詩詞，往往用斷送字。今世俚語，有葬送字。此云適足以葬，謂彼之多錢，適足以斷送其身命乎。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慢嫚上，威信日廢。」暴虐不改，謂當春而繫者千人也。外爲大言，謂尊自奏

「強不陵弱」四語，是大言誇謾也。倨嫚嫚上，謂對抗之詞也。威信日廢，謂許仲家殺人，吏不敢捕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是時王氏用事，尊爲王鳳所薦，罪曾過重，則鳳之坐罪亦不得輕。冀朝廷投鼠忌器，所以深救尊也。

孫寶傳：「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稗季，當且闔閣，勿有

所問。即度釋季而謫他事，衆口讜譁，終身自墮。」度，越也。若一無所問，吏民亦不敢謗毀，若有所問，則當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必自釋季始也。儻越釋季而問他事，則吏民謗毀，衆口讜譁，終身剛直之聲，以此一事而墮壞矣。

何並傳：「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建鼓，謂

高懸之鼓也。莊子：「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是也。

蕭望之傳：「令天下共給其費。」共讀曰供。上文既有天下字，則此共字，不應又訓作同共也。

馮野王傳：「收捕並不首吏。」首之云者，猶誠心投向之謂。曰首塗，謂誠心投向將趨前塗也。曰首公，謂誠心投向治公家之事也。曰首罪，謂誠心投向自歸於司敗也。此曰首吏，謂誠心投向從吏收治也。

東平思王傳：「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劉攽

曰：立石屬上句。國落按謂象瓠山之立石也。并祠云者，謂瓠山所有之石，與宮中所治之石二者并祠祀也。

匡衡傳：「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其則。」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濶篤厚，直與六經同風，所情欲之感，無間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爲有本矣。

王商傳：「商部屬按問。」部屬，謂行部所屬。宜以爲後。猶云且徐觀後效也。

「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朝者，卽近臣。匡願對近臣面陳，故令近臣受其所陳對之辭也。

史丹傳：「臣竊戒屬毋涕泣。」屬者，謂進見之頃也。

薛宣傳：「戒曰：翁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中丞相史，謂堪爲丞相史也。禮曰：「用器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中義皆同，此中猶合也。

「責義不量力。」謂責人以義，而不量其力之不逮。

「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簡，策記也。猶今考功稽勳兩司，記歷官功過也。

「不相敕承化。」敕，戒也。承，輔翊也。謂宣父子不能相戒，輔翊聖化。

「廷尉直以爲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爲城且。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疚者，與疢人之罪鈞。』惡不直也。鬪則曲直均，賊則曲專在傷人者，故同一傷人也。鬪則爲城且，賊則加罪一等，無以詆欺成罪，謂罪不至此，而以詆欺強入人罪，疢亦疚也。見疚與疢人之罪，同論起事之曲直也。先引律，次引詔書，次引傳，後斷本案，應此三者。

朱博傳：「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自言，謂自訟理，若令赴訴呈狀也。外戚傳有王翁須自言。

「按拭用禁，能自效不？」按拭猶湔祓，謂棄瑕錄用也。今人亦多用照拂字。

「擢方進傳」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

察吏有不法，應科條者，輒即舉發，無所依違徇隱也。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

「勅自道行事，猶今自行檢舉也。以贖論，謂已所自劾之事，其罪合贖，猶今之公罪准抵銷也。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謂即在甘泉宮定決也。尚書猶今之內閣票擬也。」

「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謂此等小事，疾遲無定多，有忘去滯留月餘不決遣也。今此自劾之事，尚書雖當即日持來決遣。然尚書或偶忘之，今日不決亦未可知。言此以見已所犯過失，甚微薄也。

「豫自設不坐之比。」謂慶自言以贖論也。

「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謂慶言忽忘之留月餘，意謂小事遲疾無定也。

「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虧損聖德之聰明者，謂贖不當斷於聖心，不應豫自擬於不坐也。奉詔不謹云者，謂應奏之事，而忘之月餘也。此二條皆不敬。

「後丞相宜以一不道賊。」不道賊，謂浩商也。

「欲必勝立威。」必勝者，謂慶劾方進方進亦劾慶以求勝。勅勅宜方進勅勅以求勝。

「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二者皆死罪。義以深文誅立，不必實有其事也。

「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埋，猶死也。謂死於國事，埋於功名也。

「谷永傳。」二而同月。」謂黑龍與日食同，九月星隕與日食同，二月也。

「何武傳。」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謂服罪者，則減除其罪狀，僅令免官；不服者，則盡法處治之也。

「有所舉以屬郡。」謂囚徒中審擬不當，有所舉發，仍令太守更自平反也。

「王嘉傳。」敵收殺之，其家自寬。」自寬，謂自以爲冤抑而更訟理之，猶朱博傳中之自言也。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民吏，猶言民牧；良民吏，謂民吏之良者。

「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暴平其事者，謂暴露其事，而使在廷諸臣共平決之也。廷臣既多，故必有言當封者。嘉意不重爲天下分咎，重在宜暴露其事。蓋賢本無章奏可暴露也。

「揚雄傳。」反離騷辭曰：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淑，善也。雄自謂襲先人之善慶，故云周楚豐烈離虜也。謂已遨遊於崑江之邊，周歷此大波，因投文於下游，而弔屈原也。

「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鸞鷟之能捷？騁驕驪以曲驚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睹水中邱，蓬階謂枉階之生蓬茅者。鳳皇宜翔於千仞名山，今不幸而翔於蓬階，則會不得與鸞鷟爭捷。驕驪宜騁於天衢，今不幸而騁於曲階，則且與驢騾齊足矣。解鳳皇二句，應晉說並誤。

「固不如襲而幽之離房。」 襲，大徐以為襲積如辨，蓋有分勞之義，謂不如分散衆香而幽之使不揚也。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本欲留日，反縱日使速逝。雖鸞皇亦追之不及，而飛廉雲師無論已不屬，謂追不及也。

甘泉賦「迺搜逮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 徒冠倫魁云者，謂同為皋伊之徒，而更選其冠同為皋伊之倫，而更選其魁也。儒林傳「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 謂太常所擇之弟子若干人，與郡國所察，令其計偕之受業者若干人，皆每歲輒課也。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俟不次遷擢，又不僅以為郎中也。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罷之。謂罷黜不復得為博士弟子也。詔書本命予博士弟子，故宏奏自諸能稱者以上，皆遵詔書置弟子及如弟子者兩等入之事。自臣議案詔書以下則，又因詔書所

言而推廣之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為大鴻臚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者，此兩項人之通一藝者，其遷擢同也。」 右內史，後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後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後更名右扶風。師古誤也。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吏，皆各二人。」 比百石以下亦宜有通一藝以上句，文簡省也。皆各二人，謂內史之卒史，大行之卒史，郡太守之卒史，皆各二人也。

循吏傳「簿書正以廉稱。」 簿書，正當是馮翊之屬官。其職主簿書者也。漢制廷尉之屬官，有正南北軍之屬官，有正則三輔之屬官，或亦有承有正也。霸所補卒史無專掌，故以署簿書正之職也。

「米鹽靡密。」 靡密，謂纖靡而周密也。史記天官書云：「米鹽凌雜，謂雜亂無鈇次也。此用其語，而謂其有條理。」

「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 言既不得去，而陽狂又恐為人知，徒然身死為世戮辱也。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糶，五十本煮，一畦韭。」 家二母蔬，五雞。榆籬蔥韭，足供一口。糶雞，足供一家。醋吏傳「匈奴素聞鄴都節舉邊，為引兵去。」 舉邊，猶

云舉家，舉室，盡邊之人皆爲引去也。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
「加緩，猶孟子加少加多之謂。言早歲酷急，晚節寬緩，遂得其平名。爲平者，當世號爲公平也。」

「王溫舒等後起治峻厲。」謂其治較禹更嚴峻也。

「少溫籍，縣無逋事。」溫籍，讀曰醞藉。逋事，謂廢失不治之事。

「重足一迹。」謂前足所履之迹，後足復踐之，蹶蹠恐懼之至也。

「縱至掩定囊獄中重罪二百餘人。」掩，謂出其不意，而突入掩之也。

「至冬，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受告緝云者，民有告人不出緝者，楊可受其辭也。部吏部勅胥吏，捕爲楊可所使之役也。」

「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名曹，謂諸曹掾史之名，手自疏記寶物，謂諸官物由曹史經理者。若鹽鐵之類，寶物，史記作寶物。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謂今此三千萬，即使縣官出此錢給與之，亦何不可之有？

「通往就獄。」光欲延年歸誠投己，卻爲道地。惡延年之飾詞拒己，故使之就獄也。

「於是覆劾延年，關內罪人。」關內，謂失關而內入之也。

王嘉傳云：「坐戶殿門失關免。」

「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怨望，謂微爲左馮嫺不果而憾，一也；坐察吏不實，貶秩而笑，二也；非謗，謂謂黃霸一也；謗壽昌二也。義所上十事，不出此等矣。

「賞親閱見十置一。」十置一，謂十人之中，才一人脫免置不問也。

「賞所置皆其魁宿。」所置，即上文所謂十置一者也。魁宿，謂渠魁宿，姦也。魁宿貴之，善家子之失足，務從者，亦貴之。故曰皆貴。「甘香姦惡。」甘香云者，猶云欲得而甘心也。

游俠傳：「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楊子雲作文，無一不摹仿前哲，傳稱其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而作玄，仿凡將急就而作訓，摹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賦，仿東方朔而作解嘲，姚惜抱氏又謂其諫不受單于朝，仿韓長楊賦，仿離蜀父老是皆然矣。余獨好其酒箴，無所依傍，蘇子瞻亦好之，當取爲子雲諸文之冠。

侯幸傳董賢：「質性巧佞，竊姦以獲封侯。」孫寵、息夫躬、鄒東平本爲作姦，而賢扶翼之，三人同封侯，故云竊姦獲封也。

匈奴傳：「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故塞在河南，蒙恬前收河南地，以河爲塞，凡河套以內，皆

奏適戍所居之地也。至是適戍復去故，匈奴得南度入河套內，仍以故塞為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左右，單于之隨侍者也。疏記，說教之分條記事也。計簿也。人衆畜牧，以計簿識其數目也。

「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以溫厚之衣齎送行者，以肥美之品飲食行者。詰漢俗未嘗不貴壯而賤老也。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巫者往往託神言以惑人，故託為先單于之言，欲殺貳師以祠社。

「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謂誅虎牙將軍田順、祁連將軍田廣明也。

「固已鞞其庭。」鞞，讀曰勢，剗也，剗也。鞞庭，猶云剗刃匈奴之庭也。

「三垂比之懸矣。」三垂，謂東西南三邊，比之北狄相去懸絕。

「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將至者，挾以俱至也。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微。」謂以蜀之故，微為關閉而塞之，不復通五尺之道也。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多絕，謂往往隔絕，

如湘灘之間，當時無李渤之斗門，即隔絕也。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漢強則夜郎畏威，巴蜀饒，則夜郎貪利。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不下，謂八校尉擊且蘭而不能下也。適有郭門衛廣之兵內並擊且蘭。

「滇王始首善。」首善，猶云嚮善。言滇至是始內嚮也。帥古失之。

南粵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不反，謂漢留之而不遣也。

「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衛陽侯建德為王。」明王長男者，言嬰齊之嫡子也。粵妻子者，言其母家在本國，異於中國，穆氏女也。衛陽侯其封邑，建德其名。

「故其校司馬無弘得建德。」故字疑衍文。

閩粵傳：「因立餘善為東粵王。」東粵已舉國徙江淮之間，其地空虛，故復立餘善為東粵王。

「及故粵建侯敖與繇王居股謀。」繇王居股當是繇王丑之後，傳中漏未敘明。居股後封為萬戶侯，則是粵閩亦比於內諸侯。兩粵皆墟矣，傳中亦漏未敘明。

朝鮮傳：「朝鮮王燕人。」滿姓衛朝鮮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準始稱王。衛滿擊破準而自主也。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不能與，猶易與耳。

之與。

西域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南山中

隔大沙漠，度漢又數千里，始抵漢南山，疑不屬也。

「從都魯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山即

今云哈即歸山尼莽依山。

「自車師前王廷，騎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

山今云騰格里山即天山也。

「都護治烏壘城。」烏壘城在今哈喇沙爾之西，地名策

特爾。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今喀喇沙爾之正南，不過四五

百里，即大戈壁矣。漢精絕國在烏壘之正南二千七百餘里，意漢

時固無戈壁，抑度戈壁而南在今青海之西北與。

「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

人。」解憂同母弟之子名相夫者，姪從姑也。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雖栗蹇健。」健，強盛也。

亦猶上文云：大昆彌弱，古注曰：弱，幼小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和翁歸靡時為句，則甚不詞

和當為如字之誤也。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和於討賊云者，謂合於春秋

討賊之義。翎侯能為其君報仇，故褒之大祿，等不能護衛其君，故

貶之。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言破車師

城，因敵之糧，其食本至多。然苦於道遠，士卒自載者無多，歸塗未

竟而糧已竭。

「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

者。」縛馬書即軍候弘所上之書也。

「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

馬裘，常使巫視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引牛羊詛軍，馬裘巫視

二事，以縛馬亦不過以詛軍而已。上文或云匈奴，或云不祥，或

云見彊，皆非也。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

忿。」募人送使以還匈奴，若所募之人不辱命，則歸來宜受封

侯之賞。漢與匈奴本積忿怨，是以封侯之賞報忿也。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補邊

狀者，繕修邊備之狀也。有能進畜馬之方略，及補邊之狀者，郡國

上其名於京師。

外戚傳：「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

為所為者，謂彼殺吾母，吾亦殺彼也。

「環幄坐而步。」環讀若旋。

「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貞長兒妻名，師遂

從者二人名也。

「其母將行卜相。」謂將其女同行而出卜相也。

「上宿供張白虎殿。」宿供張者，先期供張也。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猶云安得令太后聞之也。後吾

邱遜語意亦同。

「許氏竟當復立邪。」成帝前后本姓許，後被廢。今許美

人生子，恐又立為后，故曰許氏復立。

「是家輕族人。」是家，私語指斥官家之詞。輕族人者，言

動輒族滅人家。武有子恐被族滅，故不敢斥言也。

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皇帝之後，其自

本曰。」自本，當是莽別有一篇書，自敘其本系也。如司馬遷傳，

揚雄傳，馮奉世傳，傳首皆有系，亦皆諸人自為敘述之詞。

「土山漸臺西白虎。」西白虎云者，天子之白虎殿在東。

今曲陽侯之土山漸臺，其制儼與白虎殿等，是西又有一白虎也。

王莽傳：「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

起也。振前說是修整車騎，自往勞遺，以明敬禮其師也。

「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一劾董宏，一徹

坐，故曰重怨恚。

「上應古制，下準行事。」行事謂已行之事，言故事也。古

制謂周公行事謂霍光也。陳湯傳：薛宣傳皆有行事字，解說創於

劉敞，而王金孫暢之。

「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謂謁對之時，問其舊日

會歷何官，有何政績，今新履何職，宜以何為治雜問，以知其稱否

也。

「克身自約，糶食速給。」糶食者，家無儲粟買之於外，亦

叩市之一端也。

「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比，近也。謂近時成哀平

之世皆為三公也。成哀大喪皆預其事，故曰送大行。

「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在，讀若才。謂公孫戎之位

始得充郎選耳。

「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

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太

后聖詔中有「德意莽代為傳宣，不能盡達其德意，僅能得其什

一。羣賢籌畫，中有忠悃，莽代為上聞，不能盡寫其忠悃，僅能得其

什五也。」師古失之。無益之辜，言無益於國，當蒙其罪。

「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凡

出入安漢公之府第者，皆著於籍，不在籍者，不得擅出入。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南山，東自商顏，西

至嶧冢，橫互千餘里，杜陵在山的北，子方也；漢中在山的南，午方也。於

山腰通一徑，故曰直絕。

「今攝皇帝背依踐阼。」背依，即負宸也。

「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前漢時

諸劉皆復世世無有所與，今王氏受命諸劉仍復其身，勿解者，不

解除其復籍也。但終其身而已，其子則不復。

「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炭以熾火鼓鑄，故禁不得挾。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四關之職，主皆各在策命中，故此立言。司命中城二將軍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繞雷，疑亦地名也。四將軍之所守皆在關中，如曰：繞雷曰羊頭，曰香灑，曰汧隴，皆去長安甚近。其所當者則甚遠，如曰荆楚，曰燕趙，曰鄭衛，曰戎狄，皆使之扼險以禦外。

「劉氏當復趣空宮。」趣空宮云者，令王莽急走出空其所居之宮，已得人居也。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比近也。箸戒者，王莽以漢高之事箸於戒令也。罷吏卒爲賓食，六字卽戒令之辭。誠欲二句，建推闡戒令意。其宗廟三句，又建以已意奏請者也。帥古以爲高祖頻戒，失之。

「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成帝莽姑元后之子，故曰異姓兄弟。

「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正猶云正，令字亦作政。

「今猥被以大罪。」猥，猶云乃也。帥古訓多，未是。誅貉之部先縱焉。誅貉之部猶云誅貉之帥，縱謂縱帥也。

「太官齎糝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內者官名也，如宦者謁者之屬，與太官爲對文。

「莽卽眞尤備大臣。」備大臣謂設禁防而備之。

「敕曰：『非但保國將關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非但保二句，莽之敕詞。知公皆輕賤句，班史之詞。言莽屈抑大臣，輕賤諸公，而哀章尤其所賤也。

「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購焉。」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國藩按：率者，計數之名。趙充國傳有「中率字，今算學家亦以定數爲率以十計數，十害一則減購一分，十害二則減購二分，率上可不必增計字也。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王念孫曰：「當爲十郡。」國藩按：當云「中部，左部，泊前十郡。」

「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謂太官膳備，則官吏之祿亦備；膳損，則官吏之祿亦損也。

「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國藩按：帥古或五或十之下，當云或三或兩或三十。

「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劉歆曰：「以給當屬上句。」國藩按：此疑有錯簡。當云

「倉無見穀以給傳，取辦於民，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且去木，就舍妃妾在東永巷。」臨或見葬於王路堂，則設帷帳於西廂及更衣室，臨或來待皇后之疾，則舍於西廂及更衣室，臨之妃妾則在東永巷。

「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劉攽曰：「神章與宮名同，疑當是字誤。」國藩按：建章承光包陽臺儲元五宮名也，平樂當路陽祿三館名也。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對猶對簿對狀之對，詰對猶詰責也。上官歸咎於郡縣，而詰責之。郡縣竭力以事上官，思所以應答而塞責也。

「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迫，急也。措，謂料理收拾之也。

「班彪幽通賦云：『恐罔轉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訓引莊子云：「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按：吾有待而然者，景爲形所使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形爲氣所使也；皆有所因，賦引此言人之禍福皆有所由來也。

「贏取威於百儀兮。」王念孫曰：「威，德也。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贏氏以興。」國藩按：王說非也。「取威定猛」出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言秦所以伯，由於益有儀百物之功。

「既仁得其信然兮，印天路而同軌。」求仁得仁，既可以人力信其不差矣，而天道亦巧與相助，若合符節，故曰同軌。

「嬀巢妻於孺窠兮。」詩：「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言姜

有國而爲嬴所奪，故曰巢。然報應之理，究不忘也。『三鑿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忘。』鑿之咎雖移於盈，

「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輜德而無累。」孔約謂孔氏之誠約也。上文有欲不居有惡不避，即孔門之訓。師古訓孔爲甚，失之。

「侯草木之區別兮，至季虎發而后開。」有其實，必有其榮；有其感，必有其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其事而無功者，未嘗親也。孔之契韶漢之覆孔，養李之精誠通誠，皆一貫之義。

「德薄位尊，非昨惟殃。」按：昨，福祚字。段氏王裁以爲古無祚字，即用昨字耳。言數人之處尊位，非所以福之適，所以殃之也。

「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言國家無以匡正之，將禮法之謂何？

後漢書 邳彤傳：「謀夫景同。」景同，猶云景從，景附。

賈丹傳：「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等，從擊破五校於薊陽，降其衆五萬人。」以遷固文法推之，大司馬吳漢五字均應有，不得但云吳漢也。

劉隆傳：「趣吏不肯服。」趣下，當有對字。

「吏乃實首服。」實字當在首服二字下。寶融傳：「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注：

「守猶求也。」守，無訓求者。日往守，謂常至萌處也。辭讓銀鹿，屢次辭之，圖出河西，亦屢次圖之也。

「謂留子何？」留子，謂伯春漢留漢也。

「帝將自西征之。」將自當作自將。

竇固傳。「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固在

極西一路，去天山僅千餘里，故有功。

趙憲傳。「更始笑曰：『藟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下

文更始大悅，謂憲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按藟栗犢，名家駒，

俱不似更始口中語，爲其失之過文也。司馬遷之文，古人稱其能

質正，謂此等不妥著浮詞耳。

桓譚傳。「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隻偶，猶奇偶也，猶隻

雙也。

鄧暉傳。「暉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

之所不能爲賊。』引「賈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

也。注引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云云，又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云云，失之。

孔奮傳。「徒益苦辛耳。」劉攽以爲益當在徒字上，按

益字在下爲叶，劉說非也。

鄭宏傳。「四遷建初爲尙書令。」建初下，當更有一初

字。

法雄傳。「燒宮寺。」宮寺，疑當作官寺。

劉綬傳。「因值王莽篡位。」值字上不合更有因字。

趙咨傳。「徵拜議郎，抗疾京師。」抗疾者，累起召而固

以疾辭也。

班固傳。「詔以讚賁競。」詔以當作詔書。

第五倫傳。「亦宜所以安之。」宜字下疑脫去一思字。

「乃召羽具告之，謂曰。」告之下，不當更有謂字。

姜延傳。「臣聞天子尊無爲上。」爲當作二。

章帝八王傳。「中常侍鄭風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

數與佻交通。」按剽輕，剽悍疾躁之人，颯與之通也。

種嵩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殿本

致證曰：監本無相字。臣會滂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

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

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從宋本。國藩按：稱職相，謂

種嵩也，以其推進名臣，故曰稱職。非謂玄規爲相也。

臧洪傳。「辭行被拘。」觀此語，則洪於請兵之後，復有

隻身赴難之請，爲袁紹所拘留也。上文敘紹竟不聽之，下少有疏

脫。

左周黃傳論。「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前書：公孫宏

卜式傳贊，備言武宣兩朝得人之盛，故此言武宣之軌。

段熲傳。「思爲永寧之算。」按前言揚雄疏云：「不暫

疲者不永甯。」類前疏引其語，故曰「永甯之算。」

袁紹傳。『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斃應作蔽。三國志。

后妃傳文昭甄皇后。『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子惡為之後，承甄氏姓封甄為平原侯，襲公主爵。』淑以幼夭亡，而追封以邑，黃以幼子夭亡，因嫁殤之故而追封以爵，惡以郭氏因后疾之故而襲甄氏封爵，重紕地繆於斯極矣。

董卓傳。終敍李催郭汜張濟胡才張樂韓遂馬騰馬超後事文勢邁遠有似史記。

夏侯淵傳。自首至汧氏反，淵引軍還，所敍十三事，而字數極少，有似史記曹參世家。

曹仁傳。將騎兵數點出，倣史記灌嬰傳。

諸夏侯曹傳。『援至良才。』謂薦引賢才以輔爽也。

樂進傳。自首至別攻雍奴破之，敍戰功十五事，極簡明。

王粲傳。因粲而兼敍徐陳阮應劉事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

『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例當作列。此疑當作

六人，合曹植乃為七人，謂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荀緯

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

諸葛誕傳注。『喪王粲之功。』喪疑當作表。

鄧艾傳。『使居民表。』猶云在民之外也。

諸葛亮傳。『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古

人絕大事業，恆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言其艱難，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為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為直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前漢宮禁衛參用士人，後漢宮中如中常侍，小黃門之屬，則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與府中有內外之分，大亂朝政，諸葛公鑒於桓靈之失，痛憾閹官，故力陳宮中府中宜為一體。

蓋恐宦官日親賢臣日疏，內外隔閡也。公以丞相而兼元帥，凡宮中府中以及營中之事，無不兼綜。舉郭費董三人治宮中之事，舉向寵治營中之事，殆皆指留守成都者言之。其府中之事，則公所自治，百司庶政，皆公在軍中親為裁決焉。

張疑傳。『又令離姊逆逢妻。』離姊二字疑衍。冬逢之妻，為狼路之姑，即狼離之姊也。下文並見其姊，即見逢妻也。上文當作令離逆逢妻明矣。

費禕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上伯字疑當在父字之上，下伯字疑衍也。

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云云。國策之長者拒之，少者報之高祖之封雍齒而斬丁公，當與此節旨趣相同。

周勳傳。譎挑曹休七賤，此等可不必全錄於傳。

胡綜傳。代吳質作降文三條，此等亦可不錄入傳中。

滕胤傳。作未了之勢，猶有史記意度。

孫峻傳。『以後事付孫峻。峻雖已死，文亦作未了之勢。』

孫綽傳。『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

此處應將據自殺敍出，或曰語在據傳，或敍於殺滕胤之後亦可。

通鑑

漢紀五十七。『權謂瑜曰：『卿能辦之者，誠決。』選遁不如

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決疑當作快，瑜能辦此誠爲

快事，如不能辦，則權自往決戰。上決因下文決字而諱耳。

魏紀二。『濟更鑿地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十豚。』國

藩按豚，滕屯一也，亦可作墩。當有水之地而築之，則謂之隄，謂之

捻。當無水之地豫築之，則謂之豚，謂之滕，亦可謂之墩，謂之梗。

魏紀七。『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不通，謂不

上之帝所也。

『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

遂廢不復治。』愚按東興堤成，湖內之船不得出，湖外之船亦

不得入。吳寇淮南，自毀其堤，納船以入湖內，敗也。內，讀如出，納

之納。胡注失之。

晉紀八。『皇興東返，俊彥盈朝。』吳中是時尙未知惠

帝已崩，故第言皇興東返。

『榮乃出與周尹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

之。』大江北流，故謂金陵爲江東，歷陽爲江東。

晉紀九。『王浚怒遣燕相胡，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

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六眷，務勿塵之子也。

疾六眷，卽疾陸眷，朝語，音同，字異者，皆同也。

晉紀二十六。『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

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盱眙在淮南玄等口，追及於淮北，非

盱眙之君山也。胡注失之。

晉紀三十七。『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

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巨蔑水，今曰巨瀾河。

『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計，伐樹柵石頭淮口

修治越城，築沓浦樂園，廷尉三壘。』國藩按，添築小城一段，謂

之越城，謂越出大城之外也。今運河正閘之外，往往加一越閘。

宋紀四。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何苦，猶云

何害，何傷也。

梁紀三。『魏主聞邢釁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

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釁共攻之。』魏命英趣義陽

英，自至懸瓠，助攻，故曰輒輒專也。

梁紀八。『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撥擻，常調之絹，不

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

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

既失冀定常調之絹，又失鹽稅，故同再失。

故無路可歸也。

陳紀六 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且至

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外交兵，

乃是常事，何急奏聞？」上文云：齊主自晉陽趨晉州，是聞急奏

時正在途次也，或別有一天池歟。

陳紀八 「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連謀，以為進

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胡注：漢河之地，在中南太

華諸山之南，中南當作終南。國藩按：自古言山南皆專指終南山

而言不及太華也。

陳紀九 「帝深嘆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

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

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元暉之出，所謂通使玷厥，使攝圖

備西也。長孫晟之出，所謂遣連奚霫使攝圖備東也。

陳紀十 「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

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六合，橫度也。襄漢，漢水之上

游也。永安，江水之上游也。廣所出之途，與晉伐吳王渾之任略同。

俊所出之途，與賈充略同。素所出之途，與王渾略同。

隋紀五 「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

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

上文云：至薩水，軍半濟。今又云：衛文昇一軍獨全。觀此則三十

萬人中，得脫免者，決不止二千七百人也。雖沿途多有逃亡，而史

請降，絳蜀漸平。二句則為誇言，以拒爾朱榮耳。

梁紀九 「顥先以慶之為行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

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

主上，梁主也。朝寄，梁朝所委寄也。胡注失之。

梁紀十四 「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秦帥輕騎追至景河

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邨山，與秦合戰。秦馬中流矢驚逸，遂失

所之。秦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秦

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

捨之而過。穆以馬授秦，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

云云。此處當書西魏之敗。下文如獨孤信、李遠、趙貴等之棄卒

先歸，宇文泰之燒營而歸，王思政之重創閔絕，蔡祐之發矢枕股，

關中之聞敗作亂，王翬之固守河東，高歡之攻破金墪，皆因西魏

大敗後事也。至於高敖曹之死，宋顯之見殺，万俟洛之勅兵，則西

魏兵復振，東魏小挫時事也。通鑑不先書西魏之敗，故前後節次

不清。

陳紀四 「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

圍郭州，峻軍于白螺。今岳州下四十里有白螺磯，又下五十里

有螺山。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

引，欲趣巴陵。」衛公直在魯山，亦在西岸。惟元定一軍在東岸，

文亦不可盡信。

隋紀八。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

招慰山東。此山東謂終南山之東，商雒等處耳。

唐紀五。先是汪華據黔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至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云云。

前云甲子遣使來降，拜歙州總管。此云窘迫請降，事在十一月，當

有一誤，宜刪併一處。

唐紀十三。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

義撫我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國藩按：宥荷也。無力謂恩重難

荷也。庾信謝表所謂齧戴三山，深知其重，亦有難於負荷之義。

唐紀十五。既而反講遺直，遺直自言。白言，訟訴也。

見漢書朱博東方朔外戚等傳。

唐紀十七。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

岸，惟聞枷鎖堆禁，奪賜破勳。破勳者，有勳可紀，因坐他事而

削除之，猶破國破產之破。

唐紀三十三。屯武牢以拒賊。武牢即虎牢，唐諱虎

改為武牢，在今汜水縣西。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帥於真卿曰：「公

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按德

州平原治也。真卿在德州，去清河二百餘里。故胡注引九域志以

釋之。

「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當云知泰兵大敗。茲云魏兵大敗，不合通鑑之例。

唐紀四十一。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

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蹇寶臣境

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田承嗣之玩侮李

正已，李寶臣與石勒之玩侮王浚劉崐略同。

唐紀四十二。出則囚服就繫，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

潮。即守漢書多用之，此文出於韓退之曹成王碑與漢書諸

用即字者同。胡注訓就也，非是。

「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

上為之杖，昔遠流之。」昔本流人也。因告崇義而更加罪流之

遠州。故曰遠流之。胡注，非是。

唐紀四十三。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候

諸軍畢發，則止鼓角，距其旁。俟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

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

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令賊知我軍已出趨魏州也。以其旁

不使賊踰橋時得見之也。焚其橋，使賊敗無路可歸也。乘風縱火，

賊燒附近民居以助勢。與上文百騎持火不相涉。

文獻通考。序。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

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

中爲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爲之，並不預宮中之事。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本秦以爲三公，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尙書令，在漢爲司贖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官，校尉在漢以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尙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臣當拜，以太宗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游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從。

「則星辰之遲留伏逆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其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田賦一。趙過能爲代田，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注：「代易也。」按今年之畦在彼，明年之畦在此，播種不

在原處也。

田賦二。「民賦曰調，晉平吳制戶調。唐賦入之制，曰租曰庸，曰調者，令民輸絹布也。」按征入曰調，斂散出曰調發，曰調遣。征入曰貢賦，散出曰賦政，於外曰賦工，曰賦鹽，皆分頒於外也。即詩賦之賦，亦救陳於外也。趙充國傳，賦人二十畝，賦田於人也。

田賦三。「唐代宗時，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按白著，猶今俗言白當差也。」

「唐大歷中國用急，苗方青則征之，號「青苗錢。」按宋王安石以苗方青時貸錢與民，至秋收息，亦謂之青苗錢。」

「後唐有稗場院，今天下納稗草，每束約一文。」按說文稗，束稈也，卽今之稻草也。

田賦四。「五季暴政，食鹽則輸鹽米。」按每正供米一石，另輸鹽米四斗，官給以鹽一斤。

錢之名。

「五季時供軍需則有鞋錢。」按今征調官兵亦有草鞋

「五季時，民輸米入倉，則有麩錢。」按：麩籩條也，所以藉

米。今漕米上倉，亦有蘆席錢之名，宋時雜賦亦納蘆麩

「五代周顯德中有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

按：射，猶曰占也，猶曰認耕也。

「宋開寶中輔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匹收十文，曰「頭子

錢。按耗錢耗米名目歷代不同。頭子錢亦一名也。近世賭博者百錢取五文入公名曰頭子錢。宋末葉水心疏言每貫取頭子錢五十六文。

「李椿年言經界不正之弊，七日倚閣不實。」按倚閣猶今俗停閣就閣也。

「李椿年措置經界，言已打量者四十縣，未打量者展期一月。」按打量猶曰估計也，今世俗有此語。

賦五。一人烟田產在此處，而稅在彼處，謂之「窩佃」。按吾鄉有居宅在此，而耕作在彼者，謂之「窩作田」。

「建炎四年詔物帛非紕疏濫惡不許抑退。」按紕繪欲壞也，繪疏也。

「官收物而給印信文憑曰「鈔」。即今鈔關。宋紹興中凡賦稅必具四鈔曰戶鈔，則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住鈔，則府庫藏之。」按今收錢漕者曰串票，征關卡者曰三聯票皆鈔之類也。

朱子正經界疏「實佃者或中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按依分散也，無田者或被他人以其稅分寄名下。

田賦六。「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漑諸郡。」按作壩以穿二江猶云斷爲二渠也，壩猶水中之澗也。

「江東水鄉隄河之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

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故以隄禦水。隄中通斗門，以水入港以溉田。」按今皖南如寧國太平皖北如廬州潁州六安州滁州和州皆有圍田，民多築圩以居。

田賦七。「當屯之內有輿有硬。」按當猶該也。今世曰該府，該州縣，六朝唐宋曰當道，當郡，當州，當縣，當屯。今京師諺亦曰當衙當院。

「順時覲土。」按覲字，或書作覲，俗作覲。音莫狄切。又音脈。覲土，察土之脈也。

「漢昭帝元軍，上畷於鈎盾弄田。」注：「帝年九歲，在鈎盾近畷試耕爲戲，故曰弄田。」按鄧通爲弄臣，與此弄田皆當時偶爾立名。

「稿。」按吾鄉呼稻草曰管，草之去皮者曰管心，草之編爲席曰稿薦。

「取民間田契根磨。」按唐宋公牘中考究事實，或曰根括，或曰磨磨，或曰根磨，今日根究曰磨對曰勘驗。

錢幣一。「周禮泉府賈者各從其抵先。」鄭注：抵，故賈也。後鄭注：抵，本也。國藩按：抵，如今之借錢有保人也。今販官鹽者亦須取具的保，乃許領引運鹽。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爲錢引。」按引，亦鈔券之類也。

宋世有茶引，有鹽鈔，近世亦有茶引鹽引。

戶口一。「宣王料民於太原。」按：謂料數之也。

漢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按今世謂之著役。

戶口二。北周破江陵，盡俘士民為奴，曰官口。按靖

康之役，金人虜宋之貴族士庶，盡沒為奴婢，即官口之類也。諸葛武侯拔西縣千餘家還蜀，國初收山東直隸降人為漢軍，亦官口之類也。其私家奴婢，如卓王孫家僮八百，程鄭數百，又如晉代王公貴人有佃客，有典計，有衣食客。國朝王公府各有包衣旗之類，則私屬也。

職役一。公人百姓決配。按俗稱在官人，亦曰公人。

職役二。部送綱運。按宋時以輔送官物為綱，有茶

綱，有鹽綱，修良岳有花石綱，南宋市舶有綱，首見市糶。一今黃河渡船有綱頭。又按國用亦有米綱，銀綱，錢綱，絹綿綱。蘇轍論復差役之弊，救錢太重。按救錢，猶今云派錢也。

征權一。自晉至陳，石頭津置津主，十分稅一。按津

主，即今水卡卡員抽釐者也。石頭津在今龍江關矣。

後魏稅市入者人一錢，北齊額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

後周除市門稅。按此，即今之門釐矣。

唐崔融議曰：「江津河口置鋪，此津纜過，彼津復止。」按此鋪，猶今之設局設卡之。今俗曰鋪，則市店之通稱。

征權四。椿。按宋世日月椿庫，曰防椿庫，曰封椿錢。

如今之銀錢曰存項，曰某項；又有曰椿錢，曰椿管，則為活用之字。

征權六。宋時勘合錢，每貫收十文。按即今之稅契

司尾也。宋時亦名曰鈔旁定帖錢，鈔即契也。旁帖，即粘尾也。

市糶二。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注：謂謹守穀

價，不使流散。按粟有所漂之漂，與此流字為類。

契之財賦。玉篇：蠻夷以財贖罪曰賧。按今賓布，賧布，概稱蠻

國用一。並不給幹。按南齊仕宦皆給以僮幹，亦祿

賜之類，即僕役也。

刑二。景四年，帥侏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注：頌讀曰

容，容寬不桎梏。按頌繫，即今刑部之保外不收繫也。

楚王英之獄，每上彭考。注：彭，即榜也。按今刑具，俗

稱為上彭字。

鈗鑽之屬，慘苦無極。說文：鈗，鈗也。玉篇：鈗，髮也。類

篇：鈗，笄也，與鐸同。按：鈗與鐸同，則鈗者亦有兩股夾取物，如今

之夾翦矣。

刑五。枷研楔繫。唐書：素元禮傳，以鐵籠繫囚首，加

以楔。玉篇：繫急束。按：鍊籠如鍊枷，然囚首既人，則以繫束之，以

契轄之也。兵九。候將來，袞同再試。按：袞，亦或作滾。袞同，今雅

語或作同彙俗語作連同。

兵十一。『豪右辛權。』

注：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

賣而自取其利。

按：障，塞他人之買賣而已。獨專之。豪右辜權，猶

今奸商把持。

職官五。

『六部監門條仍今，六都踏逐奏差序位。』按：

踏逐，猶云日逐，蓋隨時奏請更換也。

職官十。

『大理卿篇，左右各五案如左：廳曰詳刑案，詳讞

案，右廳曰左推案，右推案之類。』

按：宋時諸司治事分案，如中

書省五案，吏部尚書十五案，侍郎十五案，戶部左曹三案，右曹六

案，禮部五案，兵部十案，工部六案，刑部不分案，大理寺分十案，卽

刑部之職事矣。此外又有分寔者，分房者，與案異名而同實。今六

部諸司不分案，而分股。而其稿猶曰某司案呈，循古稱也。

職官十九。

『自一品以下，至落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

三十人。』按：力者，若今挑水夫之類。淳化閣帖有『耒力』字。

求闕齋讀書錄卷五

湘鄉曾國藩箴

管子

管子

牧民第一。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璋者，璋之假借字。悟，疑誤，以與神不韻也。

形勢第二。「有感斯有應，有往斯有來，有實斯有名，有形斯有勢，故為政者，當盡其在我者，務其遠者，大者。」

「飛蓬之問。」聲聞之無根者也。

「主功有素，實幣奚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實幣非享神之具，羿非射，造父非御，奚仲非斲削，別有尸之者也。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召之不在於使，親之不在於言，亦別有尸之者也。

「營食者不肥體。」營食者，計營而食，猶云數米而炊。立政第四。「右五事。」此管子經國之大略，即後世保甲之法所自昉。

湘潭王啓原編輯

宙合第十一。「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大臣者之生。」按此即揚雄傳「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之義。

「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為小缺為傷。」莊子謂「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亦此意。

法禁第十四。「故曰絕而定。」絕而定，猶董子皆絕勿進之絕。

重令第十五。此篇言令不違，即商鞅之所本。「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不赦。」按五不赦，商鞅之所本也。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按法禁篇首三句曰：「法則曰刑殺，曰爵祿，三者并重，亦即此三器也。」

法法第十六。「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按倨傲，即私議自貴也。易令，即怪嚴也。錯儀，即雜俗也。畫制，即異禮也。作議，即私議也。

兵法第十七。「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

按：始乎無端者，陰陽之循環，隨所遇皆可為端之故曰道。卒乎無窮者，人心之變化既極，而又以苦思得通也，故曰德。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按：因便而教，准利而行者，兵無常形，因勢合變。

大匡第十八。「士處靖。」按：處靖，謂居止有定也。下「出入無常」是反面。

小匡第二十。「夫鮑叔之忍，不儻賢人。」左傳正義云：「夫鮑叔之不忍，儻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應從正義為是，不忍上應更增一仁字，與智字相對。

霸言第二十三。「兼正之國之謂王。」按：兼正之國，疑當作兼正四國。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伐不謂貪，王云：伐字當為我字之譌。國蒞按：伐字當為世字之譌。唐諱世，凡世字皆改作代，代又譌為伐耳。

問第二十四。「事先大功，政自小始。」按：以上總提，以下分條考問。

「徒負勿入。」謂不收其稅入也。

君臣上第三十。此篇言為君者，尊重求人，不侵臣下之職。

君臣下第三十一。「故曰德侵則君危。」按：侵，過也，猶

淫也。溢也，侈也。故下文云：「禁禁淫侵，上溢分，則下亦越分，上禁

淫侵，適如其分，故下無翼幸。」也。

小稱第三十一。此篇多精深語，大約畏民以自修，反己以自責。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注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廷譽，故彊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也。按：操名者，民操之也。操名以從我，則我彊；操名以去我，則我弱。注失之。

「聖人得利而託焉。」按：聖人行善宜之於氣，達之於目，是心中之善，託於氣與目以出也。故曰：得利而託。聖人有善則託可好，我有過則託可惡。

四稱第三十三。此篇言有道君，無道君，有道臣，無道臣，四者。

修靡第三十五。此篇多不可曉。

心術上第三十六。「故曰上離其道。」按：此故已二字，涉下文解中而衍。

莊子。養生主。莊子自以為遊方之外，不嬰世罔。余讀養生主，人

間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其曰：「虛舟不忤，雖有忤心，不怨飄瓦。」與齊借入，與汨俱出，反復言之，豈誠忘機哉？使誠忘機，則不復言機矣。越世家載其不救陶朱公之子，亦機心之為

之也。姚惜抱氏責之，非過也。

庚桑楚。「吞舟之魚，礪而失水，則蠓能苦之。」按：湯水

中石水澗而見沙，石不得津潤，失所憑依之象。通鑑：「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以蕩爲義，失其義矣。王介甫和王微之高齋三首：『蕭條中原易無主，輻強又此憑江淮。』俗本誤作蕩，亦爲失之。

淮南子

儼真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數句襲莊子大宗師篇。

天文訓

「右背德。」按背，卽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以背與前爲對。

覽冥訓

「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君形，主宰乎形骸者也。

本經訓

「句爪居牙。」庾信賦作「鈎爪鏹牙。」

凡人之性節

此段雜襲儒家者言，與本篇大旨不合。主術訓：「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者，小與大反，方與圓反，多與鮮反。」

繆稱訓

要略云：「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故此篇嘉言雨集，妙義雲來，皆短章零節，無長言繁稱者也。」

道應訓

此節稱徵事實，而諍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驗之事，皆與昔之言道者相應也。故題曰道應。每節之末，皆引老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

「太清問於無窮曰」節

此段襲莊子知北遊篇。

「齧缺問道於披衣」節。此段本莊子知北遊篇：「泰乎若新生之犢，莊作曠焉。曠焉者，目灼灼不瞬之兒，此作泰乎，亦近之。」

「四累之上也。」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按累者，層累也。刺不入，擊不中，一層也。弗敢刺，弗敢擊，二層也。無其意，三層也。歡然愛利，四層也。故曰四累之上。高注失之。

「太王亶父居邠」節。太王事，本莊子讓王篇。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節。公子牟事，本莊子讓王篇。

「桓公讀書於堂」節。輪扁事，本莊子天道篇。

「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節。捶鈎事，本莊子知北遊篇。

「跖之徒問跖曰」節。盜亦有道乎？本莊子莊篋篇。

「光耀問於無有曰」節。光耀事，本莊子知北遊篇。

「柴箕子之門」節。按後漢書楊震傳：「柴門謝客。」三國志：「以萬兵柴道。」與此柴字義同，卽塞也。

「無成無虧」之義。詮言訓：此篇大指不以功名自章，不以賢智先人。卽莊子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四句，本莊子達生篇。

「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莫字疑誤。

「方船濟乎江。」虛舟事，本莊子山木篇。

兵略訓。『而勝亡焉』按：勝亡焉，猶云勝不係乎此也。

全不係乎此也。

『將者必有三隱四義五行十守節』三隱四義五行十守，三隱八善皆不足貴，惟獨見獨知，審量虛實為足貴。

登山訓。『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二

句本荀子勸學篇。

其常。『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常』

數句本莊子田子方篇。

人閒訓。『單豹倍世離俗』節，本莊子達生篇。

脩務訓。『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雖未有

利福，將在後至』言美成在久，後世當有知者。猶揚雄言『後

世有子雲則知之矣』

秦族訓。按：聚也；羣道衆妙之所聚萃也。秦族者，聚而又

聚者也。始之又始曰秦，始之一之又一日秦。一伯之前有伯曰秦伯。

極之上有極曰秦極。以及泰山秦廟秦壇秦折皆尊之之辭。

原本此卷僅七頁為曾公著作中最少之一

卷。民國二四年二月十二日編校者記。

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啓原編輯

集一

楚辭：

惜誦：

子仁義之士貴際。」

涉江：

一節。

惜往日。

自吳才老疑古文尙書爲贗作，朱子語類亦數數

疑之。明宣城梅氏崑山歸氏復申其說。我朝自閻百詩後辨偽

古文者，無慮數十百家。姚姬傳氏獨以神氣辨之曰：「不類柳子

厚辨鴟冠子之偽。」亦曰：「不類余讀屈原九章惜往日亦疑其

贗作，何以辨之，曰不類。」

懷沙。史記屈原傳：「於予何畏懼兮」之下多四句。

陳思王集：

憂也。

此篇言盛時難恃，樂不可極。其末歸於知命而無

不類。

豫章行。

則窮，則福。

蒲生行浮萍篇。

裴甄后所作，敷以讒語見棄，此篇之意亦同。

門有萬里客，門有車馬客，其客多敝市朝遷變，朋舊凋落

之事。此門有萬里客，其客自敝行役之苦。

怨歌行。子建蓋於周公自喻。

美女篇。美女如此容華而安於義命，不輕於求遇合，以喻

士不求苟達也。

白馬篇。此亦求自試表中之意。

盤石篇。詩意大抵言生於帝王之家，處以風波之地，常有

性命之憂。

盤石山巖石。上石字有誤，當用連綿字，與飄緲字對。

驅車篇。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於其夫也。

乘婦篇。

子建見疏於文帝，屢遷國邑，有才而不見用。自嗟屏逐之臣，故以乘婦自喻。

公讌詩。

此在鄴宮與見不讌飲時，武帝在，故稱不為公子。贈徐幹。和氏植自喻，謂已有獻寶之責，而已遭刑也。知己

植自指，謂徐幹侯已，而已之冠亦被敝棄也。

贈丁儀。

首四句賦景物，朝雲四句，喻用才，則民被其澤；棄才則國無所獲。在貴四句，譏時之貴臣不以薦賢下士為意。末四句，自矢不棄良友。

贈王粲。

鴛鴦喻粲。我願二句，喻已思引粲而無良會，重陰句，喻太祖。王粲最為太祖所重，故末四句云爾。

贈丁儀。

從軍，謂建安三十年曹公西征張魯。皇佐指魏太祖，權家謂兵法之權謀家也。君子，謂丁王也。丁時為太子掾，位卑，故曰怨在朝。王時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歡怨皆有所不平，故勸之以中和。

贈丁廙。

「君改義休，儻小人德無儲。」侍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休，儻謂美而有餘也。

贈白馬王彪第五首。

同生，指任城王彰。桑榆，以日之將落喻人之將老。影響雖捷，尚不如將逝之年光其去更速也。

第七首。言有司逼迫太甚，時處不測之禍，變生斯須，聞事耳，誰能保百年哉？

遊仙詩。

此亦升天行五遊篇遠遊篇仙人篇等作之旨。雜詩第一首。之子遠人，當有所專指之人，若徐幹之類。易

小過飛鳥遺之音，謂欲託之寄音信於故鄉也。轉瞬而雁之形影已不見矣。

第二首。

轉蓬游子，似皆子建以自喻者，本根指京師也。良人我君，皆喻思君之意。

第三首。

此首自惜有才而不得及時見用也。

第四首。

此即求自試表願身分蜀境首懸吳闕之意。

第五首。

此亦來自試表之意。

第六首。

此亦與乘婦篇相近。閨情。此亦與乘婦篇相近。七哀詩。按樂府詩集所載，又有一首。晉樂所奏凡二十八句，較本辭多十二句。

情詩。

此代述久役不歸之情。游魚二句，言得所也；眇眇二句，言不如魚鳥也。

阮步兵集。

詠懷第六首。此首阮公以邵平自比。膏火二句，亦譏趨附權勢者。

第九首。

首四句，阮公以伯夷自況。鵲鳩，似亦刺趨時附勢之小人。

第七首。魏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司馬昭立常道鄉公。在月之三日。陳流謂此詩即指此事。「三句將欲移」云者，謂過三句即移秋節也。「願視卒歡好」云者，恐其覆爲齊王芳高貴鄉公之續也。

等八首。陳流以「罄折忘歸」爲譏黨附司馬氏者，未知然否？至謂末四句爲阮公自命之詞，鑒黃鶴之失路，甯燕雀以卑棲，則深得本指矣。

第十首。陳流謂此章譏黨附司馬氏者。愚謂前六句，似譏鄧騭何晏之徙；後四句，則自況之語。言雖不能避世高舉，猶可全生遠害耳。

第十三首。求仁得仁，猶云求禍得禍。蘇李之誅死，自取之耳。

第十五首。此首自述其抗志自修，避世無悶。千秋二句，言榮名不足稱，美門二句，言長生不足慕，但求有自修之實耳。

等十八首。首四句言魏祚將傾，朝爲二句，指前此被魏之恩澤者。豈知六句，言夏侯之屬云亡，殉國之人未見。景山松，似有所指之人，可信其勁節不改者。

第二十首。陳流以此首與「二妃遊江濱」，「昔日繁華子」二章同類并觀，皆以妾婦譏司馬氏也。國藩按岐路染絲，言變遷不定，翻覆無常，不特燕婉之情如此，即國之存亡亦不過一反覆間耳。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六

第二十一首。阮公自況之詩。

第二十八首。首四句，謂日月來，月往日來，互有屈伸，不相驕怨。人生有達，卽有窮，有得卽有失，又何怨哉？豈效二句，言不學世上小兒，營營干求。朱鼈，阮公以之自況，亦遠遊遺世之意。

第三十二首。此亦汲汲自修之意。

第三十四首。揚雄傳云：「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卽屈也。此詩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第三十五首。願攬二句，有魯陽揮戈駐景之意。「白日不移光」云者，欲使魏祚不遽移於晉也。天階二句，言手無斧柯，無路可以迴天也。

第三十六首。無形，言無生之始也。莊子「溯其始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生。」鬚華樹，日中時也，至冥則夕矣。

第三十七首。天之道，陰求陽，陽求陰，氣也；人之道，男求女，女求男，情也。古人以不遇爲不偶。詩騷之稱美人，皆求君求友也。此詩之望所思，亦求友之意，似有所指。言天時既嘉，道路無塵，而美人不來，能無感慨。

第三十八首。此首有屈原遠遊之志，尚舉出世之想。

第三十九首。此首似指王凌諸葛誕卞邱儉之徒。

第四十一首。首四句，謂晉氏網羅人才，庸庸者皆見錄用。「生命無期度」以下，阮公自喻其遊於世網之外。

第四十二首。首四句，言魏三祖時多良輔賢士。陰陽四句，指齊王芳以後之事。園綺八句，阮公以自喻也。上世士，即園綺伯陽之倫。

第四十三首。此首亦遠遊遺世之念。

第四十四首。焉敢二句，當有誤字。凌風樹，亦阮公以自況者，有託根霄漢終古不凋之意。

第四十五首。幽蘭四句，喻當世之賢士；葛藟二句，喻當世之在勢者。

第四十六首。此首藝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優。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擬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證也。今從藝文定正。國藩按：此首似以鸞鳩自比，以明不慕高位，不貪遠圖之意。

第四十八首。按上林賦注：『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此與鳴鳩並舉，殊覺不倫。末二句，與前四句尤為不倫，疑後人所附益也。

第四十九首。喬松，冀有國楨扶魏祚於將傾者。高鳥，自喻其遺世外也。末二句，謂有伯夷之心，而不學伯夷之迹也。

第五十首。明達似指一死生齊彭殤者言之。

第五十一首。首四句，言曹氏施厚澤於司馬，而遭其反噬。末二句，言司馬氏機智可怖。

第五十三首。『大要不易方』云者，謂貧富貴賤，死生禍

福，皆有自然之理，雖智巧萬端不能逃出範圍之外。末二句，言花有榮，必有落；人有盛，必有衰也。

第五十四首。前八句，為遠遊遺世之志，末二句，言已雖生於濁世，豈其玉石不分，隨衆人之混混，而昧於時代之變遷邪？

第五十五首。按：『日夕將見欺』，似用季平子日入惡作事。

第五十六首。鶴鳴且飛且鳴，詩小雅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以喻汲汲自修之士，此則似譏附勢之人。

第五十七首。首四句，有移勢異舉，目山河之感。翩翩二句，言時移勢殊，我亦遺世遠舉，不效世之豐贖，負戀祿位，茫然不知玉步之已改也。

第五十八首。此首亦有高舉遺世之意，末二句，似譏拘守禮法之士。

第五十九首。二者，似亦刺魏臣而二心於晉，旋盛旋敗者。

第六十一首。少年欲從軍立功，而晚節悔恨者，念仇敵不在吳蜀而在堂廡之間也。

第六十二首。此首或指孫登嵇康之流。

第六十三首。此首自述其精匿志，觀物自怡之素。

第六十四首。首二句，與第九首相似，而基字不如岑字之穩。末句思妖瀝語，尤不倫，疑非阮公詩後人附益之耳。

第六十五首。以王子晉比曹芳，以浮邱比司馬懿。

第六十七首。此首似譏司馬懿厚貌深情，善自厲飾。

第六十九首。明珠句，似用鄒陽明珠鬪投之意，干即投也。

并一餐，即并日而食也。將損彼之有餘，益我之不足，而愁毒已生，公道不可持也。

第七十二首。此首有冉冉將老，修名不立之感。

第七十二首。首四句，刺馳驚於名利之途者，勢路有所由，

謂趙孟能賤之也。更希句，即毀方瓦合儉德避難之意，末句疑有誤字。

第七十三首。前六句，似刺賈充鍾會之徒。

第七十四首。甯子二句，謂甯戚非全不知道者，而飯牛之

歌果爲何事而肯以身殉之也。薄甯戚而慕巢由，阮公之志事著矣。咄嗟無須臾也。言榮來辱去，辱來榮去，不過須臾閒事，吾但味

吾道真而已。

第七十六首。「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窮。」秋駕作稅

駕者，誤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註曰：「秋駕，法駕也。」國藩

按：秋駕二句，言有才終至蹉跌，東野稷馬力已竭，事見莊子。

第七十七首。此首謂死不足憂，但恐有平生親好迫之死

於非命。同始異支流，謂少年相好之人，中道異趣也。讎怨非他人，乃平生親昵朝夕間見之人。一旦異趣，談笑之際，睚眦之閒，

已成胡越，此有髮生之歎矣。末句疑有誤字。

第七十八首。終身履冰，下學上達，皆嗣宗吃緊爲人處。

第七十九首。願皇，阮公自況也。處非立三字，疑有誤。

第八十首。望佳人而不見，招松喬而不來，將抱孤芳而長逝耳。

第八十二首。此與四十四首，七十一首，語意重複，別無精

義，疑亦後人附益之也。

陶淵明集

神釋。日醉二句，辨形贈影之言；立善二句，辨影答形之言。

九日閒居。時運，傾指易代之事；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

之，謂事業則無所成，於道德豈無成邪？

游斜川詩序。淮南子：「崑崙山有層城九重。」陶公因目

中所見之層城，而遙想崑崙之層城，觀上文，臨長流望會城句，當

是斜川有山名會城，故愛其佳名與崑崙同耳。駱庭芝云：「會城

落星寺也。」然云獨秀中臬，則是指山，非指寺矣。

「中臬縱遙情。」中臬，猶大謝詩之中飲，即酒半也。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

「相去不尋常。」言不近也。

「祖謝響然臻。」薦禰表羣士響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古今樂錄載，怨詩始於下和

繼以班婕妤，蓋傷不見知之意。此篇之末，亦傷世無知已也。

答麗參軍詩序。「本既不豐，謂素癯瘠也。五月且作和戴主簿。」回復途無窮，去復來，來復去也。

晨色奏景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

移居。「相思則披衣。」言起往相訪也。此理二句，言此

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也。

於王撫軍座送客。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

西陽太守，時被徵還京，謝瞻為豫章太守，時將赴郡，王撫軍於滌

浦餞之，或邀陶公預宴。

「懸車斂餘暉。」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

與殷晉安別。良才句，指殷、江湖句，陶公自指。

贈羊長史。劉裕破秦以後，霸業已盛，玉步將更。故前者思

遊中都而九域未一。今者九域已一，而世代將改。但當從綺用游

耳，駟馬不貴，憂患貧賤，或多歡娛，亦公之素志也。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謂無心遇之也。觀一荀字，明其為

適然相值，非有意就此參軍也。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邊阻風于規林第二首。「巽坎難與

期。」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津二句，言荀不慕公

孫宏之丞相封侯，則栖遲山林，亦未為拙也。不由謂不由其道也。

賁子。舒儼宣侯，非份端佚通修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

名。

飲酒第二首。榮啓期事見列子。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

索。則自少壯至老，當年之飢寒，不可勝述矣。

第七首。此首文選錄入雜詩中。

第十一首。「顏生稱為仁，榮公歸有道。」歸，猶稱也。論

語：「天下歸仁焉。」稱其仁也。曹植詩：「衆工歸我妍。」稱其妍

也。此歸字與上句稱字對舉互見。

第十三首。晉宋閒以同居為同止。兩人同居，一醉一醒。淵

明以醒者規，規為愚而醉者做，兀差穎耳。

第十六首。「孟公不在茲。」孟公，陳遵也。

第十八首。末句用柳下惠事，蓋以揚雄、柳下自比。陶公與

親舊亦好縱言，但不言禪代事耳。

第十九首。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

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止酒。首六句，止字俱不貼酒說。末二句，止字亦不貼酒。

述酒。按湯文清公漢註述酒詩，定為庾詞隱語。蓋恭帝哀

詩。

「重離照南陸。」司馬氏出虜之後，以離為黎。故為錯

亂也。

「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修渚，指長江，即江左也。此

二句，言氣數衰謝已上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已分裂矣。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劉裕初封豫章王，重華謂恭帝禪宋也。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因恭帝之弑，故流淚長歎而達曙。

「神州獻佳粟，西靈爲我馴。」義熙十四年，鞏縣人獻嘉禾，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有「四靈效徵」之語。

「諸梁董帥旅，辛勝喪其身。」葉公殺白公勝，喻裕翦宗室之有才望者。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動。」諡法「不動成名曰靈」；二句以魏降漢獻爲山陽公，而卒弑之。喻裕廢帝爲零陵王，而卒弑之也。

「安樂不爲君。」安樂公蓋以劉禪比恭帝。

「平生去舊京。」卜生句，平生八句，不甚可解。湯公之說亦不可通。

「羲羲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西嶺當指恭帝所葬之地，謂偃息邱山，天容自固，豈與尋常之壽夭并論哉？

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田疇，字子

泰，事劉虞，虞爲公孫瓚所害，誓爲報讎，不遂。陶公蓋以疇自比。

第六首。「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稷下決疑，亦詹尹問卜之類，淵明不仕之志久定，姑託爲訪卜稷下之辭耳。

第七首。前六句，公自詠，後四句，歎趨時附勢之人。

第八首。首揚易水，伯牙、莊周、陶公之志事可見矣。

第九首。兩晉立國，本無苞桑之固，于實論之詳矣！末二句，仰追咎謀國者之不臧。

難詩第一首。「落地爲兄弟。」言隨處相逢，皆兄弟也。

第三首。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第四首。不知老句，貫下六句，謂自少至老，祇在一疇一壑之中，與親戚子孫相聚，正與四海句相反。末四句，謂死後縱有空名，而生前冰炭滿懷，已不勝其苦矣。

第七首。「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素髮在頭，若標識然。前途漸窄，猶云來日漸短也。

第八首。代耕祿也。既失其方，則寒餒乃其理也。

第九首。淵明末嘗有遊行之役，似因故國已亡，譬若遠行在外，無家可歸，託爲之辭。後二首，亦有行役之感，不甚可解。

詠貧士第一首。「雲見而隨滅，鳥出而復歸。」皆喻已之甘守故轍，早賦歸來也。

謝康樂集。述祖德詩。「弦高犒驪師。」贈舊作晉呂氏春秋載：

「秦三帥對弦高之言曰：『嚳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道。』高誘注曰：『嚳，國名也。』

「明哲垂經綸。」明哲，指祖玄也。

第二首。河外謂洛陽，西晉一失，不復反正也。江介謂金陵，東晉疆宇日蹙也。賢相謂祖玄也。舜分十二州，東晉時有其七，故曰七州。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時哲歸客，皆指孔令也。毛詩序曰：「匪鳴廢，則和樂缺矣。」此云「豎所缺」，謂尚有鹿鳴之意。孔以養素為樂，而已以戀位為辱，故云愧將別。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玉璽黃屋二事，皆因辨名教而立之等威也。若道則有超乎二事之外者矣。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始得傍歸路。靈運之永嘉，必塗經始甯。故宅及祖父邱墓皆在始甯，故曰傍歸路。

鄰里相送至方山。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止年歲之別，將有終焉之志。

富春洛。外物徒龍螻。徒龍螻云者，聽其或屈或伸，於己心了若無與也。

七里瀨。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物，外物也；期，襟期也。

晚出西射堂。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登池上樓。蚪以深潛而葆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以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

新陽改故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游赤石，進帆海。永甯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仲連句明海上之可悅。子牟句，言雖悅海上，仍不忘朝廷。

游嶺門山詩。威摧三山峭，瀟瀟兩江駛。威摧瀟瀟，皆疊韻連綿字。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樵隱俱在山，繇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樵者在山，隱者亦在山，老圃在園，吾之養痾亦在園，所以在園者亦不同，故曰不同非一事。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解作竟何感，升長皆半容。解作，升長，用二卦名。

還舊園作。顏范二中書。聖靈句，謂宋高祖。微尚句，謂歸隱之志未遽。宣陳也。事蹟句，言媿不似史魚兩如矢之直也。心慚句，言慕孫叔敖三夫相之賢也。兩如三避歇後語，究未穩。懷盛明二句，指宋武帝。殊方二句，謂已昔蒙召用。

酬從弟惠連。首章喜惠連之來會，次章喜其聚，而慮其難。三章敘別後得其來詩。

初發石首城。日月句，指宋太祖也。成貸句，貸施也。既貸其性命，又予以官職，故曰兼茲晨裝搏會颺。會颺，猶層颺也。搏字用莊子「搏扶搖羊角」字，再與句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曰。

再與朋知辭。越客靈運自謂楚人，指屈原存鄉句，亦指屈

道路憶山中。

原

「自己爲誰異。」已止也。寡，繼也。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己也。」言情已止矣，不解因何復寡也。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第二首王粲。「秣馬赴楚壤。」粲至荊州也。上宰指魏武帝，雲騎二句，謂平劉表也。

第三首陳琳。相公指魏武帝，明德指魏文也。

第四首徐幹。「中飲顧昔心。」說苑：「晉靈公欲殺曹

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國藩按：中飲，猶曰酒半也。鄭註：天官小宰中字別之三國志周瑜傳：「中江舉帆。」兩中字與中飲略同。

第五首劉楨。「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括揭鳴疑

當作城揭鳴。揭與桀音義同，城揭鳴，卽雞鳴，謂晨也。朝遊，則至於夕暮，坐則達於晨也。

鮑參軍集。

採桑。陌上桑，本秦羅敷拒絕挑者之辭。樂府解題謂：「採

桑亦出於陌上桑。」國藩按：陌上桑，謂夫不在而拒人，此則似與夫同處者。

代放歌行。放歌行，一曰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言孤兒爲

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鮑照此詩則言榮利之場，不宜輕入也。

此詩首四句，以蓼蟲之習苦，喻世之習於榮利，驅仕沈溺，而不反者，雞鳴八句，極言榮利之場，衆所共趨。夷世十句，蓋反言以

見意，向使君非愛才，嫌猜不斷，則不能不臨路遲遲矣。代陳思王洛陽篇第一首。「春吹回白日。」四句，言時移事異，盛極必衰。

代門有車馬客行。門有車馬客，皆言問訊其客，備敘市朝遷變，親友彫落之意也。鮑詩則并敘此客旋又別去，篤行李，猶云珍重道塗。

代東武吟。東武吟，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此專言苦戰

老將，傷時事之移易。始隨張校尉，張騫也。後逐李輕車，李蔡也。密塗二句，密，近也。近塗猶萬里，則遠者可知。甯歲猶七奔，則多事時可知。

代出自薊北門行。出自薊北門行，大致與從軍行同，而兼

言燕薊風物，此則并及忠節矣。代陳思王白馬篇。「埋身

沈命，皆堅志赴敵之意。

代昇天行。昇天行，本求仙之意，而此詩窮途二句，似亦譏

學仙者。松柏篇。「行女游歸途。」行女，已嫁之女。

代苦熱行。前言苦熱瘴毒，末言從軍死地，勞多而賞薄。

「茵露夜沾衣。」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卽潰爛。代結客少年場行。結客少年場行，本言輕生重義，慷慨以

立功名者。此則兼言晚節坎壈之狀。

答客。對客自陳素抱，而終問之。亦屈原下居之旨。

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首二句，襲王粲從軍行調。

詠史。「寒暑在一時。」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勢利

所在，變態須臾，故曰寒暑在一時。

擬古第一首。自傷不遇，不如魯客之宦成名遂。

第二首。前十句，以舌端筆鋒，跌宕自喜。晚節四句，僅以和

戎見長，悼本志之變化。末二句，言今之事已異於昔之志，則後之

遇當又異於今之事矣。

等三首。志在立功邊郡。

紹古辭第七首。「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詩：「女

子善懷，亦各行行。」似為明遠此句之所本。

學劉公幹體第三首。以朔雪自比其歲寒皎潔之性，以桃

李比側媚之子，希世取寵者。茲晨冬也，豔陽天春也。

白雲。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行藥至城東橋。此詩亦感春之屬。前十四句言衆人爭名

爭利，擾擾不休。末四句言容華銷歇，不勝感歎。

「開芳及稗節，含采吝驚春。」二句以草喻人也。吝，惜也。

草始而開芳，既而含采，草極茂，則有驚春之象。盛極則必衰，故可

惜也。

謝宣城集。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寮。「驅車鼎門外，

思見昭邱陽。」成王定鼎於郊，其南門名定鼎門，此借用，以

指建康之南門。昭邱指荊州。

郡內高齋開望，答呂法曹。「若遺金門步。」若字，有儻

能之意。

新亭渚別范零陵。「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

野，水還江漢流。」洞庭瀟湘皆范赴零陵經過之道，蒼梧則更

在零陵之南，故曰雲去。零陵之水，必須由江漢金陵以東入於海，

故曰水還。

廣平二句。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

將於彼而求見。

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下車遽暄席。」暄席，即暖

席也。後世所譏蚪戶銖溪，亦此類耳。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以

灞陵河陽比三山。以長安洛陽比石頭城。

始出尚書省。眺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領

記室，故出尚書省也。逢休明，謂齊武帝時也。宸景句，謂武帝崩也。

繼體句，指鬱林王昭業也。英袞二句，謂明帝廢鬱林王海陵王而

即位也。明帝即高宗也。輕生似眺，自稱之辭，猶自稱微生，小生也。

辭宮闕，出尚書省也。陪旌葆，為諮議領記室也。

和王筠作融八公山。「西距孟諸陸。」周禮曰：「正東

曰青州，其數曰孟諸。」亦在八公山之東，而云西者，避上文耳。

「素景淪伊穀，陸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
素景，晉也。伊穀，洛陽也。淪者，謂懷愍陷於賊庭。宗袞指謝安，明牧指謝玄。

「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春秀句，謂年華已逝；秋場句，謂終當歸田。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北拒句，謂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西龕句，謂陸遜破劉備於西陵。「卜揆崇離殿」卜揆用詩。「卜云其吉」卜揆之以日。「指吳相宅於武昌也。茂宰指伏臯容。幽容眺自謂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啓原編輯

集二

李太白集：

古風第二首。蟾蜍句，暗指楊妃。蠮螋句，指祿山陷京師。兩

耀，謂元宗在蜀，肅宗在靈武。

第六首。「蟻蝨生虎鬚」。按上林賦：「蒙鷖蘇，綉白虎。」

蓋畫鷖蘇以爲冠，畫白虎以爲袴也。此云蟻蝨生虎鬚，蓋蟻蝨生

於衣袴之上也。

第十一首。君平驪虞，鸞鷲皆太白以自比。

第二十首。此首亦志在學仙。

第二十一首。此首言曲高寡和。

第二十二首。此首有倦遊思歸，落葉蕪根之意。

第二十三首。此首悲年光之迅駛。

第二十六首。美女求偶，皆喻賢才求主。不獨此首爲然，亦

不獨公詩爲然。

第二十七首。此首亦傷時光之易逝。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第二十八首。此首亦欲高舉出世。

第二十九首。大儒二句，用莊子儒以詩禮發家事。

第三十首。此首亦感時節之早謝。

第三十一首。此首自况，即賦大鵬之意也。

第三十二首。此首似諷天寶末徵兵討閣羅鳳，即白太傅

「新豐折臂翁」之詩意。

第三十三首。此首刺當時文士之以雕飾奪天真者，即第

一首綺麗不足珍之意。

第三十四首。此首戒懷材者不宜自炫，宜以老子魯連爲

法也。

第三十五首。此首戒懷材者不宜自炫，宜以老子魯連爲

法也。第三十六首。前六句言積誠可以回天，後六句言衆口可

以鑠金，理有定而事無定，反覆感歎。

第三十七首。此首喻賢才處幽谷，須有波引之者。

第三十八首。此首言萬事反覆，波瀾千變。

第三十九首。此首亦自况之辭。

第四十首。此首即屈子遠遊之意。

四十二首。此即郭景純所譏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之意。

第四十三首。

此數華士不能久榮。

第四十四首。

此首志在高舉出世，亦自况之詩。

第四十五首。

此數承平時權門之盛，今已衰歇。

第四十六首。

末二句自况，即陶公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

枝之意。

第五十一首。

此首亦歲不我與之意。

第五十八首。

此首即翟公署門之意，老杜貧交行亦同此

慨。

古朗月行。

按蟾蜍蝕影，陰精淪惑等句，似亦諷譏詔蔽明

之意。

上之回。

渭川老，文王訪賢也。襄野童，黃帝問道也。瑤池宴

穆王佚遊也。末四句似有所諷。

門有車馬客行。北風二句，言兩京俱陷，借古題以傷時事。

東海有勇婦。魏舞舞五曲中，一日關中有賢女，太白作此

代之。

白馬篇。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鮑照沈

約之作，則言邊塞征戰之事。

秦女休行。左延年辭言秦女休為燕王婦，為宗報讎，殺人

都市，遇赦得免。傅元詞言，龐娥為報仇殺人，以烈義稱，太白此辭

擬左延年，但左傅俱用長短句，太白但用五言，為小異耳。

東武吟。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

短歌行。魏武帝短歌行，有身世多憂，汲汲求賢之意；各家

多及時行樂之意。

空城雀。按空城雀自鮑照以下，皆有含辛茹苦守分安命

之意。

紫驢馬。郭集以紫驢馬為從軍久戍懷歸而作。此詩末二

句反之，語愈沈痛。

豫章行。按豫章行，陸機謝靈運之作，言壽短景馳，容華不

久。傅元之作，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太白此作則似從軍之

辭。

對酒。按魏武帝賦對酒，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民和，

萬物咸遂，范雲以下則言但當及時行樂。

去婦辭。按自從二字疑衍，通首皆五言，不應著此一七字

句。按此願况棄婦辭也，後人竄入太白集中。

長歌行。按長歌行，言人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

贈徐安宜。浮人若雲歸，浮人猶流人也。遊子

贈任城盧主簿潛。海鳥知天風，海鳥，太白以自喻

也。

早秋贈裴十八坦。撫柔發長嗟，以上十句，太白自詠

也。

贈范金鄉二首。前一首，自述；次首，頌范觀枉。清昉相招

攜」等句，似范有書邀太白東遊也。桃李二句，謂縱無書信，人猶願攀附而來。那能二句，言况復有書相招也。

王眞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第二首。前路備陳苦雨

愁寂之狀，未八句自露英雄振奮之概。

贈韋祕書子春。首八句，論賢者宜濟世，不宜高隱。惟君八

句，言韋門第甚盛，不宜久於祕書。且復八句，敘韋暫歸山中。末八

句，敘兩人交誼。卻顧女几峯」句，女几山在河南府宜陽縣。韋

祕書此時當還歸山中，行將復出也。

贈何七判官浩。五字句中跌宕乃爾。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用崔州平

影入少府，鍼線痕跡，宛爾可尋。

贈崔侍御。楊齊賢本無末二句，似以無之爲是。如有此二

句，赤草使必有誤字。

贈新平少年。「搏擊申所能。」亦有李廣斬霸陵尉之

意。太白千古英豪，度量亦殊不廣。

書情贈蔡舍人雄。首八句，自敘夙有用世之志。遭逢十句，

敘被讒去國。皇穹十句，敘讒謗得雪，再被恩寵。夫子四句，頌蔡將

得志乘時。我縱句至末，自述邈然高蹈之志。

贈別從甥高五。三朝謂歲朝、月朝、日朝，卽正月元且也。見

漢書谷永傳。觀「貧家羞好客」六句，著高五至公家辭別，而公

愧款接不能豐腴耳。

贈裴司馬。通首皆用比體。「愁苦不覩鄰」於人無怨也。

「泣上流黃機」反身修德也。天寒四句，動心忍性也。「容華世

中稀」增益其所不能也。

贈從孫義興宰銘。元惡，謂安史之亂。疲人，卽疲民也。因避

諱而作人。應桑林，用莊子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事。謂李銘與

亞相投契，如響斯應也。

贈溧陽宋少府陟。首四句，以李宋二姓引入。嘗聞四句，喜

相見而披豁情素也。威蕪四句，指宋山京而至江南。早懷四句，自

敘遭讒失志。末四句，敘投分之意。

贈張相鎬第一首。「昔爲管將鮑」以下皆自述也。

第二首。首二句，自敘家世。本出李廣。想像六句，借晉事以

喻明皇幸蜀。

獄中上崔相渙。太白坐永王瑊事，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

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驗治，以爲罪薄宜寬。

繫尋陽上崔相渙。「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毛遂

曾參皆有兩人同名事。見西京雜記。太白引此以自比，其遭讒之

枉。

贈劉都使。此向劉都使借貸之詩，下語極有斟酌。

贈常侍御。「周秦保宗社。」周秦謂東京西京時尙未

收復也。

經離亂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章太守良宰。

自首至「白日落昆明」三十句，自敘少時以謫仙之才，講匡時之略，會承章太守餞別於長安。自「十月到幽州」至「榮枯異

炎涼」三十四句，自敘薄流燕齊，知祿山之必反，而未敢言。又與章相見於昌樂，親見章秩滿歸朝之事。自「炎涼幾度改」至「兩

京遂叩壘」敘安史之亂。自「帝子許專征」至「何由訴蒼昊」

二十六句敘永王璘東巡，已因迫脅賜金而獲罪。自「良牧稱神明」至「天然去雕飾」三十句，敘至江夏後章太守顧遇之厚，並贊其詩句之工。自「逸興橫素襟」至末三十四句，敘與章綱

繆日久，得開赦書，仍思見用於世，破賊立功。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首十二句，太白自敘高潔之性。昔攀十二句，自敘平生有滅胡之壯志。蹉跎十六句，自敘功名不遂，薄遊江南，流連宣城之狀。君從二十句，頌宇文太守之賢。光祿至末二十句，敘太白與宇文交誼兼及崔侍御。

贈宣城趙太守悅。首十二句，敘趙世胄之盛，憶在南陽十二句，敘昔相見之早，並頌太守之賢。遷入十六句，謝趙款接之厚，仍冀其汲引也。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

「黃鶴久不來，子在蒼茫。」子明子安俱於陵陽得仙，黃鶴棲於園，即子安之仙蹟也。

鶴棲於園，即子安之仙蹟也。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首六句，以蕭曹耿賈引起陽冰，不甚精切。浮雲三句，言色中艱難瘡苦。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此等詩似謝宣城。開丹邱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

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敘嵩陽一會旋別，向雁門洛陽一會旋別，向故園脈絡分明而行間，一稱跌宕飄逸之氣，獨邁羣賢。

淮陰書懷寄王宗成。前十二句，言昔在梁宛與王相會聚，後十二句，敘近至淮陰心懷。

禪房懷友人岑倫南遊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自首至「白日凋華髮」敘岑在嶺南。自「春

氣變楚關」至「出望黃雲蔽」敘已在尋陽。末八句，敘懷想之殷。

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觀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謂雖有新賞而隔絕不得與同，咫尺萬里如胡越也。

留別西河劉少府。「聞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阮籍與王戎飲酒，不與劉公榮，謂其相知甚深，無所疑忌也。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首十句敘李氏本老子貴胄，至唐而宗支蕃衍。自哲兄以下二十八句，敘徐王事。自兄弟八九人以下二十二句，敘延陵與已交契之厚。自鳴蟬至末十

弟八九人以下二十二句，敘延陵與已交契之厚。自鳴蟬至末十

弟八九人以下二十二句，敘延陵與已交契之厚。自鳴蟬至末十

四句，述留別之意，時方枯旱也。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疑烏江及宗字誤。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首十六句，敘魏萬邈然獨往，高

臥王屋。「入剡尋王許」句，王許謂王羲之許邁也。大江自三

峽以下直至濡須口皆楚境也，故稱曰楚江。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鷺峯舊居。首八句，自敘曾遊黃山，亦

聞六句，敘溫歸白鷺峯，風吹八句，送溫去而又約相訪也。

送楊少府赴選。首十句，言吏部選政之平，山苗二句，用左

思「鬱鬱淵底松，離離山上苗」之詩，而反其意。夫子四句，送其

赴選之正文也。衣工句以下，太白亦有入世之志，冀時有山公者

甄拔及之耳。

送族弟凝至晏瑒單父三十里。金鄉單縣等處，村莊多名

瑒者，如今日定陶之冉瑒，鉅野之龍瑒，皆巨鎮也。其字亦作留，通

鑑有薄旬固，涑水在單縣西南。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第一首。風吹句，謂賢人遭讒毀，日

沒句，謂小人鳴得意。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君王縱疏散，雲壑借巢夷」二句，

太白自謂供奉翰林，不合詔賜金還山也。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已過秋風吹」，言事過之後，略

無形迹，猶云如浮雲之過太虛，如東風之射馬耳也。

五松山送殷淑。「仲文了不還」，猶云仲文去已久也。

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綬陽尉濟充汎舟赴華陰。「靜者

伏草間」，公自謂也。空手二句，極言處貧約者不得自伸。

酬王補闕惠覓莊廟宋永泚贈別。荒溪波浩然，津皆太白

所命之名，猶莊子稱建德之國，無何有之鄉耳。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汎洞庭。石頭

驛在嘉州之上，白螺磯之下，去岳州百五十里。公時在江夏，裴以

月之初三四至石頭驛，約公速行，將以十五同汎洞庭。公答此詩

時當已過十五矣。原注稱石頭驛在金陵失之矣。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自

詠猛虎辭」。古來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變節，太白之猛虎行

則自傷不遇耳。

金陵鳳凰臺置酒。「天老坐三台」。天老，力牧，黃帝之

相。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首十句，敘元帝中興都金陵，西

秦八句，敘謝安破秦兵事，治城句以下，述登覽之懷。「胡馬風

漢草」。馬牛其風，謂奔逸也。胡馬奔至漢地，因曰風漢草。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灩澦東籬下，淵明不足

羣」。按杜公義四皓為局促，太白譏淵明為隱，自是詩人一

時豪語，非定論也。東坡極稱「局促商山芝」為杜公傑句，過矣！

若謂其辭雖譏之，其意實欽之，乃為窺見古人深處耳。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相如

廉頗程嬰杵臼平原毛穎三端，乃趙事之最大者。

效古第一首。此太白因晚節窮困，回憶昔年遇主寵榮之時。末二句反言之，凡寓言類多迷歸其辭。

第二首。此晒妬已謠諑者，都無才望，皆碌碌庸流耳。

擬古第一首。此託為思婦望征夫之辭。

第二首。此託為貞婦不二心之辭。陌上桑雜敷作以自明其心者。

第三首。此託為痛飲者及時行樂之意。

第四首。此香草以詔美人之意。

第五首。此卷舒自由坦懷行樂之意。

第六首。此首指安史之亂，「六龍頹西荒」，喻明皇幸蜀也。鴛鴦二句，太白自喻而在江南為永王所汙染也。惟昔二句，謂諸將不過鷹犬之材，忽躋侯王之尊也。

第七首。此首言仕途險巇，非已所可干，當立名於身後耳。

第八首。此首欲飲酒學仙，以遣愁思。

第九首。此與十九首中之「迴車駕言邁」、「去者日以疏」二首同意。

第十首。此亦採芳以詔美人之辭。

第十二首。此亦託為貞婦思夫之辭。

寄遠第一首。寫水落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為誰多。寫水，即瀉水也。本鮑明遠「瀉水置平地」寫水

四句，謂彼此兩地同一相思，未知情恨孰多耳。

第十二首。「朝共琅玕之綺食」，琅玕，玉也；謂玉食也。

蜀道難。按樂府題解曰：「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國絃頰同尚。」書談錄曰：「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後陸暢作蜀道易以頌韋皋。」而公所自注則曰：「諷韋仇兼璣」或故亂其辭邪。

梁甫吟。按李勉琴說言：「曾子思其父母，撰梁甫吟。」郭茂倩謂：「梁甫吟者，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諸葛武侯之梁甫吟，似弔賢士之冤死。太白此詩，則抱才而專俟際會之時。

烏夜啼。按郭集所引唐書樂志教坊記皆云：「宋彭城王義康聞烏夜啼被赦，而作此曲。」今郭集所錄諸詩，殊無及赦事者。

春日行。鮑照春日行，言春日泛舟飲酒。張籍春日行，言春日入園賞花。太白此詩言泛舟而不願學仙。

前有樽酒行。此題郭集錄者七家，大抵及時行樂之意。

北風行。鮑照太白皆言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

鞠歌行。按鞠歌行，言知己難逢之意。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平調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陸機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

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

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

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

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

已以託意焉。

中山孺子妾歌。郭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爾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藝文志又曰「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亦皆累辭也。」國藩按如郭之說，則靖王子噲也。孺子妾冰也。未央才人也。三者平列。陸厥及太白辭皆失之，然則古辭之巫書燕說者，亦多矣。

設辟邪仗，鼓吹稚子辭曲。鼓吹曲，皆軍中之樂。「耿介死不求」四句，亦烈士報國之志也。

白頭吟。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鼓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鑿金玷王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於白首，故以爲名。唐元稹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

臨江王節士歌。漢書藝文志云「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其臨江王也。愁思節士也。二者平列。陸厥及太白之辭皆失之。庾信賦云「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亦失之矣。

司馬將軍歌。按劉曜之將平，先破陳安於隴上。安部下爲隴上歌，太白作此擬之，而無悲傷壯士戰死之意，未詳何說。

結襪子。按漢書「王生使張釋之結襪而釋之，名愈重。」太白此辭，大抵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許也。

來日大難。郭集所錄諸家題皆曰善哉行。太白題曰「來日大難」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永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

猛虎行。按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改節。太白此詩則自傷不遇耳。旂旌以下八句，敘述安史之亂，頗似楚漢。以下十句，借張繡以自喻，有策不敢犯龍鱗，以下則自敘其落魄，不偶。宣城溧陽皆其所經之地也。

玉壺吟。鳳凰以下八句，皆自贊之辭。西施四句，傷不遇也。

笑歌行。此首與悲歌行二首，皆非太白詩也。郭茂倩樂府以悲歌行錄入雜曲歌辭，以笑歌行錄入新樂府辭，不知有何區別，殆亦強作解事，不辨其爲贗作耳。

扶風豪士歌。洛陽三月四句，言安祿山破東京，我亦東奔四句，自敘避亂來吳，因至扶風豪士之家。扶風豪士，當亦秦人，而

同時避亂於吳者。一扶風豪士天下奇，一以下十日專贊其豪俠奇偉。撫長劍以下九句，自述其高懷逸志。

梁園吟。玩詩，指蓋公泝黃河而西赴長安，過梁園時懷古而作也。不知定在何時，或祇山未亂以前耳。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鳴皋山在河南府陸渾縣。故曰伊陽。公此時與從翁俱在梁園，故從翁歸鳴皋應由嵩少經過也。

勞勞亭歌。既以康樂自比，又以袁宏自比。但恨無邂逅相知如謝尚者，致寂寂獨宿空簾耳。

東山吟。一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一浩浩洪流，帶我邦畿。一稽康詩也。太白之意謂不戀戀於王畿耳。

峨嵋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觀黃鶴樓前二句，太白時在江夏見僧晏也。滯吳越句，當指前事言之耳。

和盧侍御通塘曲。結句似與起句相應。言會日雖有邪溪，尚不如尋陽之通塘。稽之梁，尚不如尋陽之盧侍御也。

江夏贈韋南陵冰。一苦心不得申。一句以上，喜遷謫後相遇。繡衣當即指潘侍御，南平指從弟之遙也。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君留洛北以上，洛陽相會，旋即相別。我醉橫眠以上，漢陽相會，旋又相別。歌曲自繞以上，晉州相會，旋又相別。鄴臺之北以上，關中相遇，旋又皆別。四會四別，統名曰

憶舊遊。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自蛟龍盤以上，均敘堯祠風景。自君不見以下，詼詭跌宕變化離合，不可方物矣。

一高陽小飲真瑣瑣，山公醅酌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除，蘭亭雄筆安足誇？一除，遠也。謂竹林諸子去道甚遠也。四句評貶古人之豪飲嘉宴，不足尚也。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况之秦。時凝弟在席。目長安宮闕九天上，至末皆太白自傷，曾為近臣有流落天涯之感。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一銅井炎鑪敲九天。一秋浦有銅有銀，南陵有銅，官冶即梅根治也。

杜少之集。送高三十五書記。國藩按王師句，窮荒句，慎儀二句，皆不滿於冊舒之辭。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一奮飛既胡越。一按奮飛句，言為雨所阻，咫尺千里，不能奮飛，若胡越之相隔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按昔賢謂以王母比楊妃，瑤池日晏比淫樂忘返。在杜公之意或有之，至謂虞舜蒼梧以二妃不從，比楊妃之從遊，又謂黃鶴比賢人，遠引陽雁比小人懷祿，則失之鑿矣。黃鶴蓋公以自喻，謂已有大志，而卒無所遇，不如碌碌者多得溫飽耳。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按首十四句，敘玄宗常以十月

幸驍山湯泉。初開以下十六句，敘龍移湫之事，跋陀以下六句，錢箋以爲指安縣山入朝之事，似未必然。末四句，言郭給事有詩也。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陶謝不枝梧」，枝梧謂

格格不入，互相撐拄，不相投契也。漢書朱雲傳：「連柱五鹿君」，柱，卽枝梧，不相讓之意。不枝梧，則相契合矣。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按自首至頗愁絕，自述生平

大志勁節，自歲暮至難再述，因過驍山而數君臣歡娛，憂其荒淫

兆亂，自北轅至末，敘涇渭改道至奉先，及到家情事。此詩作於天

寶十四載十一月，而安祿山卽於是月叛亂。詩中極究君臣歡娛，

岌岌有亂離之憂，或祿山反叛已略有所聞邪。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按是時安祿山已陷

東都，而關中無恙，故因見華嶽而言林檎皆有兵氣，川光亦雜鋒

鏑也。相公軍，謂哥舒翰守潼關之師也。

晦日尋崔戰李封。按阮籍等卽公自指，並指崔李等也。熟

醉句，高其翔句，皆謂只謀一身之樂，不恤天下之憂也。長鯨三句，

指今天下之亂。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義勳修螿地」，修螿地，不知所

謂。

塞蘆子。按扼兩寇者，謂東扼高史等，窺太原之寇；西則扼

昆戎之寇。塞者，所以遮塞而扼守之也。錢氏謂塞蘆關而入，直搗

長安，殊非塞字之義，亦非詩旨。杜公以書生談兵，未必有當於事

理。然公之意，以延州爲秦之北戶，在長安之臂，扼此兩寇，則長安或可收復耳。末言「胡行速如鬼」，言我不疾驅塞之，胡將連行而入，則長安之守益固，援益厚，不復可克矣。

北征。「憂虞何時畢」，以上，將歸而戀闕不忍遽去。「殘

害爲異物」，以上，敘途次所見景物。「生理焉得說」，以上，敘

到家後情形。「皇綱未宜絕」，以上，回憶至尊在鳳翔而憂回紇

不可恃。末節追頌戡亂之功，而極抒望治之懷。

遺興第三首。按時來二句，謂天下多事，但展材力，早晚皆可致富貴也。鹿皮二句，公以自況，謂不思乘時自奮於功名，但忘

機觀物耳。

幽人。按此遊仙詩之類，洪濤以下八句，自思一旦飄然長

往，造此境界，以自適。其適知名二句，謂不欲學四皓留名於世也。

五湖二句，自歎束縛塵中，不能出世也。

佳人。按此詩不可解，當有一賢者會居高位，後遭屏棄，公

敬慕而傷悼之，故作詩以歎美之耳。「關中昔喪收」四句，當是

實賦其事，前後皆以美人喻賢者，迷離其辭，使人驟難尋求。與阮

公詠懷詩相近。在山句，謂賢人隱居未仕者；出山句，謂賢人已仕

而因事爲時所棄，則愛憐之者少矣。如李陵房館雖爲史遷與杜

公所重，而終不爲時論所許，亦出山泉濁之類也。

前出塞。按錢箋謂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刺

主上窮兵開邊，其說近是。謂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

譏嶽山逆節已萌，而人主不悟，其說尙有未當。兩詩皆公在秦州追憶前事而作。前出塞，追咎天寶間徵兵開邊，後出塞，追咎至德間徵兵赴蜀，以討安史觀。「坐見幽州騎」二句，則所憶者乃安史已破兩京以後之事，非憶未亂以前之事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吳君因論賊謀分別真偽，酌予原宥而見黜。敘事雅潔，極不易學。

青陽峽。末八句，謂登臨阪時，氣象寥廓，眼界已爲之一曠矣。不意茲山又突兀趁人，信造物之冥冥難測也。

鹿頭山。登鹿頭山，則成都沃野千里如在目前，故云「始喜原野闊，俯見千里豁」。

贈蜀僧闍耶師兄。按嗚呼，先博士以下十六句，均詠闍耶均晚看作者二句，指僧也。不獨卿相尊者，謂主上亦重之也。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自首至「扁舟落吾手」，自敘居蜀已久，將赴吳楚。眷眷八句，敘飲餞。末十二句，敘別意。

寄題江外草堂。自首至「數能同釣船」，謂至成都經營草堂數年乃成。自「干戈未偃息」以下，謂因亂至梓州，遂離草堂，思憶之也。

南池。自首至富喬木，敘南池景物。自獨歎至一川濱，敘漢

主淫配。末六句，唱歌作收。

草堂。按自「請陳喪亂初」至「自及梟獍徒」，敘寶應

元年，嚴武入朝，徐知道反，旋爲其下李忠厚所殺也。自「義士皆痛憤」至「此又足驚吁」，敘徐逆雖誅，而成都無主，紀綱大亂，誅殺無辜。但所謂「國三公者，不知指何人耳。自「賤子且奔走」以下，敘廣德二年嚴武再來鎮蜀，公自梓州復還成都。

營屋。「不顧剪伐殘」，按不顧，疑當作不願，謂前此甚好此竹，愛惜六載，不願伐之，茲晨將營屋，乃伐去千竿耳。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敘事得雄直之氣，韓公五古多學此等。

杜鵑。黃鶴本裁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惶惶而崩，此詩感是而作。」錢箋以是說爲然。國藩按望帝禪位於開明，而自隱於西山，與明皇幸蜀而內禪於肅宗，其事略同。此詩及杜鵑行，皆爲上皇而作，殆近之矣。

鄭典設自施州歸。列郡句以上，敘鄭自施州歸，北風句以下，敘公亦思南行也。

七月三日亭午以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按歎思以下八句，蓋公回思少年時

清秋射獵之樂。公他日有詩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者也。

牽牛織女。末句不可解。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空牀雜暗投」云者，謂蚊虻

出於牀間，不敢於暮暗時投身寢臥也。而執燭入室，又惡其炎熱，

種種可憎况乃心懷故鄉乎公詩拙處往往如此不可學也

贈李十五丈別 一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 李十五

之父當有名位於時故以韋聖庠肩吾比之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自一採蔬

接青春一以上敍散病種秋菜之事自一飛來兩白鶴以下書觸目也

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武 一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

城一武自劍閣受元宗之命謁肅宗於靈武亦與房琯張鎰相

同

八哀詩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自一學貫天人際以上

渾贊其才與學自一干謁走其門以下敍其多作碑版饜文獲

財自一往者武后朝以下敍其風骨峻嶒勁直獲罪自一伊昔

臨淄亭以下公自敍獲交於李公而記錄其論文之語論文以

下述李公評論諸家之文是非張相國謂李於張之文有褒有貶

因此兩賢相厄李為張所排擠鍵猶機也謂李之機鋒警捷一發

不能自閉也一例及吾家詩一四句贊李評論杜審言之詩賞其

嗣真之作比之玉山之桂也鍾律句贊李論法律之細鯤鯨句

贊李才力之大以上皆就論文言之陂陀以下十句則哀之耳

八哀詩故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蔡夢弼以肅宗復兩京

辨別逆順諸署僞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李斯之句獨源明以臨

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况云國藩按肅宗收京之

後汙偽職者以六等定罪殊不類范曄李斯之事不知公詩竟何

指也又一虜庭悲所遣一句似蘇公會奉命出使虜中諭賊使反

正而不效者一胡為投乳贖一句似蘇公會櫻奸權之怒推折以

死者其事均不可考詩旨亦難盡明

八哀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一春深泰山

秀一六句追憶昔在長安與虔宴遊之樂所謂懷曩也原注著作

與祕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八哀詩故右射僕相公張公九齡 自一寂寞想玉階一

諷詠句敍張公仕宦出處雖一生翱翔雲路而不忘江湖之思也

碣石句指安祿山天池句指李林甫二人者乃張公之榛梗也自

一詩罷地有餘一至未缺句敍張公詩文之美

往在 自首至一私泣百歲翁一敍述祿山陷京師焚毀宗

廟之事自一車駕既云還一至一采鷹行角弓一述肅宗收京重

修廟祀而以末四句敍吐蕃再毀宗廟之事自一安得自西極一

至末懸想中興致治之盛而以結二句自抒不得還鄉之悲豪邁

蒼涼之氣跌宕變幻之節皆臻絕詣

昔遊 自一是時倉廩實一至起黃埃指祿山釁亂之由思

滅胡謂祿山討奚契丹也望三台謂祿山領范陽節度使求平章

事也隔河云者杜公時遊單父在黃河之南祿山領范陽在黃河

之北當日見祿山之煩費驕貴隔河長眺不勝感歎至今猶憶之

壯遊。『俗物都茫茫』以上述少年意氣之盛。『忽如攔

葛強』以上，敘歷遊吳越齊趙。『引古惜興亡』以上，敘至京師

豪氣漸衰，時事漸變。『鼻酸朝未央』以上，敘祿山亂後，肅宗至

鳳翔，公以拾遺諫爭獲罪。末節，述暮年客蜀。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唐十八流配施州，在夷陵舍舟登陸時，有書與公，公寄此詩酬之。

送重表姪王秋評事使南海。自『盛事垂不朽』以上，述

祖姑國初識英雄事。自『鳳雛無凡毛』以下，敘秋昔日避亂之

情，今茲送別之感。

詠懷第一首。按督有司以供軍儲，取民之財多有不堪問

者。高賢二句，如今日釐金局之類，雖賢者亦知其病民而不能遽

去。疲茶二句，杜公自歎有策而不得施也。

第二首。按公蓋有意為嶺表交廣之遊，既而不果。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自首至『鉤深法更祕』句，贊

其八分之工。自『文學與我遊』至『時危話顛躓』句，敘前後

交誼之厚，我甘多病老至，未送別也。

宿花石戍。『罷人不在村』。罷人即疲民也。罷與疲同。

民字，避諱，故作人。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西征賦：『收疲民於西夏。』文選亦因避諱作『疲人。』

奉贈李八丈判官。『泛愛惜衰朽』句，言李待己之厚，以下即自歎其窮老也。

入衡州。首十二句，言唐自安史之亂，紀綱一失，兵端遂多。

自『嗟彼苦節士』至『明徵天莽茫』句，敘潭州刺史崔瑋清

謹守法，將吏多不便之。兵馬使臧玠為亂，璠遂遇害。自『銷魂避

鋒鏑』至通郭句，敘避亂入衡州。自『華表雲鳥埤』至蛟螭句，

敘衡州刺史楊濟及其客蘇煥討賊必勝。自『橋井舊地宅』至

末，言將往郴州，依其舅崔偉及其掾張勸。

白絲行。首六句，言白絲之美，自喻其材質。美人六句，言製

衣之精，自喻其技能。末四句，言汙壤棄置，自喻其不見珍於時。

哀江頭。按哀江頭，弔楊妃也。憶昔八句，極言昔年貴寵奢

麗。明眸四句，敘貴妃縊死，明皇入蜀，生死去住，彼此心傷。末四句，

言其悲感。

洗兵馬。按錢箋謂此詩刺肅宗而作。句句指摘，雖未必盡

然，然成王六句，係指收京者乃二三豪傑，非靈武之從臣也。鶴禁

二句，譏肅宗之有虧子道。攀龍四句，譏靈武諸臣之驟貴，皆詩旨

之顯而易見者。

石筍行。石犀行。按兩詩皆前六句立案，後半乃譏議之。

石筍則議其不實也。石犀則論其無益也。趙氏以為石筍譏李輔

國恐未必然。杜鵑行。按此詩錢箋以為哀上皇遷居西內，幽鬱孤寂之狀，似為得之。投簡成華兩縣諸子。韓公學杜，與此等最相似。

短歌行。瓊瑤頓挫，跌宕熒姚，可謂空前絕後。

丹青引。首八句，贊其書畫。開元八句，敘其畫凌煙功臣。先帝十六句，敘其畫馬。末八句，敘其寫真。

寄韓諫議。按鄴侯外傳平生多遇異人，頗修真仙之術。此詩至京以下六句，蓋隱約指其事。似開四句，指鄴侯於元肅間有定社稷之功。國家二句，言已雖位卑而不忍不言。周南句，杜公自指南極句，仍指鄴侯耳。

釋悶。按湖城在今團鄉，即漢之湖縣，後魏之湖城縣也。代宗由長安幸陝，必過湖城。錢箋引晉元帝至湖陰事，失之矣。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如「鉞水英雄弭」俱不可解。

王兵馬使二角鷹。「將軍玉帳軒翠氣」甘泉賦「颺翠氣之宛延」李善注曰：「言宮觀之高，故翠氣宛延在其側。」

「崑崙虞泉入馬蹏」虞泉，即虞淵，唐諱「淵」字也。

白鼻行。按黃鶴自喻其少年之遠志，白鼻自喻其老年之貞節。中四句，自喻其窮困踰躓。末二句，言志士仁人踰躓者多，非僅我也。

朱鳳行。按此詩與鳳凰臺一首，用意略同，均以鳳自况，而思有濟於世，彼言鳳之心在致君，此言鳳之心在澤民耳。螻蟻黃雀，皆民也。鳴梟，虐民之吏也。

清明。「金盞下山紅粉晚，牙橋淚拖青樓遠。」二句，謂

舍屬登舟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漢侍御。按自首至費錢燭，極寫得書歡忭之情。自憶子初尉句，至吹青春，敘遷官甚速，冀其大用。末四句，敘其聚會燕語之時。宴筵二句，因裴公會語及蘇因敘與蘇交情之密，芬齋四句，與蘇往還親密也。無數三句，言羣小得志，蛟龍句，言蘇不見用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第三首。「萬里戎王子」本

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此花當是其類。

第四首。「碾渦深沒馬」按碾渦，當是舊時水磨。今碾禮，未必尙存，而其渦漲之水，猶深可沒馬也。

第七首。「棘樹寒雲色」吳若本注刊作棟，爾雅云「棟，赤棟，白者棟，山厄切。」注云「赤棟好叢生山中，白棟圓葉而岐，爲大木。」國藩按本句云「寒雲色」，下云「陰益食單涼」，自當作棟樹，非棘樹也。

元日寄韋氏妹。此至德二載，元日作。妹嫁韋氏，即同谷七歌所云「有妹有妹在鍾離」者也。鍾離，即今之鳳陽府，戰國時屬楚地。詩中鄂樹句，指妹在楚境也。婦人稱其夫曰「郎」曰

「伯」，詩「自伯之東」。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遺補諸公。二閣老，賈至、嚴武也。杜公家寓鄜州，彌年艱窘，詔許自往視。此將北征之時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聞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

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按公以至德二載疏

救房琯獲咎，賴源鎬救全之。至次年，出為華州司功，或為當事者

所排擠，非肅宗意也。故曰「移官豈至尊」

獨立。按草露，喻謗謔汙染也。蛛絲，喻網羅罟罟也。天機雖

自淡泊，無奈與人事日日相近，動輒得咎，故因有所見而感歎。

觀兵。按末二句言不宜老帥於鄴下，當直取燕薊賊巢也。

秦州雜詩第三首。「州圖領同谷」同谷今在甘肅階

州之成縣境，去秦州約二百里。

饒錦水居止。「柴門豈重過」謂此生不復能經過成

都草堂也。

將曉第一首。巴人二句，應作一氣讀。謂巴人之往成都者，

常被梗阻不得還歸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巖第一首。「竹枝歌未好」竹枝

歌巴渝之遺音，惟峽人善唱。

洞房八首。按此八首，當為一時所作，可作一章讀。洞房風

昔能畫，關雎四首，追憶開元盛時宮中淫樂之事。歷一首，自歎

今日在夔淒涼之狀。洛陽驢山二首，弔明皇之不終。提封一首，懲

前而思，所以誌後也。

不離西閣第一首。「肯別定留人」言不知西閣之意，

肯別我乎，抑定留人乎？

東屯北嶽。浮生，杜公自言平生為盜賊所困，異俗謂居巴

蠻異俗之地，亦多貧民也。

朝第一首。「病身終不動」終不動者，謂鶴與鳥皆以

晨而動，萬物皆靜極而動，惟己因病終不動也。

宴王使君宅第一首。首二句，謂韓信被追之際，謝安未起

之日，皆泥蟠而未大展其才之時也。若吾徒則自漂泊耳，自遊旅

耳，自朽質耳，豈復泥蟠者比，尚有飛騰變化之時乎？

贈田九判官梁平。使節將軍，指哥舒翰也。阮瑀，田郎始及

梁平。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按末二句，因

裴蜀州東亭之梅，而言己之成都草堂，亦有江梅垂發也。

秋興八首。按此八首，皆居夔州而懷長安。前三首，對夔州

景物而增悲秋之感；後五首，雜憶長安今昔之事。第四首，懷遠官

第宅。第五首，懷宮殿。第六首，懷曲江。第七首，懷昆明池。第八首，懷

漢陵也。

詠懷古跡第一首。羯胡以侯景比安祿山，庾信杜公以自

比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按詩中莫出者，猶云無

出其右也。相國，指杜鴻漸，以大曆二年六月入朝。鴻漸本以黃門

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故稱曰黃門從叔。

解悶十二首。後四首，專詠荔枝，不知何以與前八首同為

解悶之詩。

駢體文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並恐以蕪累而傷氣也。陸公文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平仄，無一聯不調馬蹏，而義理之精足，以比隆瀛洛，氣勢之盛，亦堪方駕韓蘇。退之本爲陸公所取士，子瞻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剖晰事理精當，則非韓蘇所能及。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收。』四句見左傳昭七年。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以上四句不知有所本否？

『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道則精微。』數句言天子理財之道極大極精。

『而諸方曲獻。』曲獻猶云私獻。

『天衢尙梗。』言世亂也，猶皇路清夷。言世治也。

『試詢候館之吏。』公時奉使出外，故詢候館之吏。今之馳驛者，州縣皆至公館迎候。

『果如所慮。』即果如所慮也。不作慮者，調平仄馬蹏耳。

『積憾已甚，或忿形謏譎節。』敍軍士怨謏之興，款款入情，婉婉動聽，此等處最不易及。

『奉三無私，以壹有衆。』壹對三，有衆對無私，開後世借

對之法，究不宜學。

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湘鄉曾國藩箸

集二

韓昌黎集：

復志賦。「甘潛伏以老死兮。」將跌入佐汴先出潛伏一層，筆勢跳躍；而志之所以復，亦必先有此志爲張本。

南山詩。西南十句，賦太白山。昆明八句，賦昆明池。清漚爲微瀾所破碎，故揉欲躁而驚呼呀而不仆，此述昆明池所見。前尋下二十二句，言從杜陵入山，因羣峯之擁塞，不得登絕頂而窮覽也。愚羣峯之擁塞，思得如巨靈夸娥者，擘開而拆裂之，以雷電不爲先驅，終不能擊，遂有攀緣險磴之困。因緣以下十二句，因觀龍湫而書所見。前年以下十二句，謂謫陽山時曾經此山，不暇窮探極覽也。昨來以下至「蠢蠢駭不懋」，謂此次始得窮觀變態。前此遊太白遊昆明池，遊杜陵遊龍湫，本非一次，卽謫貶時，亦嘗經過南山，俱不如此次之暢心悅目耳。

謝自然。「灼灼信可傳」以上，鼓謝自然白晝輕舉事，以下論神仙事不足信。

湘潭王啓原編輯

秋懷，第一首。此首因聞脫葉秋聲而生感。

第二首。此首言四時運行百物雖有早晚長短貴賤之不同，要皆稟氣自然，不足異也。

第三首。此首言己之所嗜與時異趣，雖舉世不好，而無怨也。

第五首。此首卽陶公「今是昨非之意，若新有所悟者，以浮名爲恥，以薄味爲幸，知道之言也。

第六首。此首本思遺世高舉，不復顧伺候於塵埃之中；而爲生事所累，尙須勉勉以從王事也。

第七首。此首言本不能逐時趨，因石甌謀生之故，難遽舍去；與上首之指略同。

第八首。此首因落葉而感觸生平之志事甚遠且大。

第九首。此首因葉落而疑爲月靈，志士固有非常之感觸也。

第十首。此首因仕途險巇，動觸陷穽，思委蛇以逐時趨，而此心終以爲恥，不敢自違其本志也。強懷本志也弱念，時趨也。詰

曲時趨也；冥茫，本志也。

第十一首。此首有安貧知命，致死不變，確乎不拔之意。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

翰林三學士。「行行詣連州」以上因上疏而貶連州。「對案

輒懷愁」以上，敘道塗及連州之苦。「旅泊尙夷猶」以上，敘順

宗即位大赦，公量移江陵法曹末節。憲宗即位，朝政清明，有望於

三賢之借籌援引。

江漢一首，答孟郊。

王褒云「有其具者易其備。」舟馬裘

燭，皆禦物之具也，忠信履險之具也。韓公與其徒黨固常常以自

立相助矣。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諒知有所成」以上，藉與公

相見於汴州籍中進士。「決若驚鳥翔」以上，公送董晉之喪至

洛中，途聞汴州亂，至洛東，還將赴徐州。中間一謁李元於河陽，由

洛赴徐，本應行黃河之南，是時或因汴州之亂，避行河北，賦「窗

戶忽已涼」以上，由河陽經汜水陳許而至徐州。「子豈知我情」

句，謂望其來而籍竟來矣。末敘籍來月餘而又別。

歸彭城「見待頗異禮未能去皮毛」謂不能披肝瀝膽，

豁露天眞。猶今諺云客氣也。

送惠師。自遂登天台以下十八句，敘天台觀日出禹穴以

八句，惠別韓公之辭。「吾言子當去」以下十句，韓公送惠之辭。

送靈師。首八句，論佛法爲世大害。靈師八句，敘其少時事。

軒騰句，謂其棄俗而爲僧矣。陶碁十二句，敘其博奕詩酒之能。尋

勝以下二十二句，敘其遊黔蜀及在瞿塘落水得生事。昨者以下

十句，敘遊林邑。十月以下十六句，敘其在連州久聚韻陽。以下十

四句，敘其由連至韶。

縣齋有懷。首十六句，敘少年中進士，試宏博。時事人情以

下二十句，敘出都從董晉張建封幕事。求官以下十四句，敘爲御

史上疏被謫事。湖波以下十四句，敘道塗及陽山之苦。嗣皇以下

十六句，思得赦宥而歸故土。

合江亭。邦君指齊映，初建此亭者也。老郎纒齊而樹蘭裁

竹者，也。庸儒指元澄被楊勳去者也。君侯指鄒君款接韓公者

也。鄒君逸其名，老郎并逸其姓。

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陪賞

句以上，敘陪杜侍御同遊。幸逢以下十六句，敘獨宿。珥貂以下，頌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軒然大波以下十四句，狀其洪濤壯觀。

朝過宜春以下二十二句，狀其風息波恬。自「主人孩董舊」至

末，公於竇氏兄弟最爲契好，故於歡宴之餘，追憶前事，言之沈痛。

送王暉師北遊。「自言本吳人」以下十八句，皆述文暉

贈別之事。『三年竄荒嶺』以下十四句，敘旆陽山及回京再見文暢自『當今聖政初』至末，送文暢北遊而自擬歸耕。

答張徹。自『肝膽一古劍』至『懼衝城蓋屬』皆敘貞元十五年，唯岸連居，與張徹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至『淚皆還雙鬢』十六句，敘公以徐州從事朝正京師，與徹同行之事。麻祛二句，公先出京，徹後出京，又與途中相見而再別也。『洛邑得休告』以下，十二句，敘登華山事。『峨豸忝備列』以下二十四句，敘爲御史上疏貶陽山事。『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敘入爲國子博士，因答徹詩。

苦寒。『褰旒去耳纜』旒垂目，纜塞耳；褰旒去纜，謂明目達聰也。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又言致豬鹿，此語乃善幻。』三年國子師，陽吐習藜蒐。况住洛之涯，魴鱓可罩汕。『國藩按：崔詩必嘗將以豬鹿野鮮餉公，公詩辭之善幻，猶云善戲。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况住洛之涯』公時以國子博士，分教東都，謂但食藜蒐魴鱓，不勞致豬鹿異味也。

招揚之眾。『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按：國藩按：柏移平地，謂去荒陋之邦，而漸染雅化；馬入廐中，謂去惡駕之習，而範我馳驅皆教成之眾之意。

雙鳥孟。朱子以雙鳥指已與孟郊而作，落城市者已也。集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巖幽者孟也。韻語陽秋已有此說。

題炭谷湫祠堂。『吁無吹毛刃，血此牛驪股。』國藩按：退之剛正傲岸，不信神道。如衡山詩則曰：『神縱欲福難爲功。』記夢詩則曰：『乃知神人未賢聖。』此詩則曰：『血此牛驪股。』皆凜凜有生氣。

送陸暢歸江南。『悲號車上女，骨肉不可分。』國藩按：董晉家洛陽，觀『悲號上車女』句，陸自董府攜婦歸吳，而公在洛時送之也。

嘲魯連子。國藩按：此當有與公爭名者，而公甘以名讓之。禪讓也。鴻聲大名也。

贈張籍。『此是黃金產。』黃當作萬。至『文章紹編刻』十一句，皆張籍之辭。『我身疑當作君身』蓋籍稱公不應我之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自『往歲戰詞賦』至『無人角雄雌』三十二句，鈔崔技能之高，科名之震。自『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二十四句，敘崔登科後，仕宦不遂，所如不偶。駸鳥子駒，馬子騰，鹿子，皆喻新進少年，不得自由。處處爲世法所束縛。自『憐我還好古』至『譬彼鳥黏繭』四十八句，敘與崔交誼之厚。諸毛方民，以爲筆也。朱子以爲必是爲毛穎傳而發。國藩按：韓公毛穎傳，柳州曾贊歎之。崔之來書及詩，當亦贊毛穎傳之奇偉，蛟螭雷電等，或卽來詩中語邪？敦敦凭書案，敦敦卽敦彼獨

宿之敦。謂癡坐不動也。賈捐之傳中有所謂「顯顯」者，義亦略同。自「且吾聞之帥」至「相待安眾筆」三十四句，言名位不足，當以文章傳後，約崔同歸借隱。自「我有雙飲鷄」至末二十四句，敘公以雙鷄之一遺崔，亦所以報百尺綵也。鮑月草花芙蓉皆醜上所畫者。

示爽。「汝來江南近」二句不可解，韓公本貫在河內之修武，又曾遷居洛陽，爽自江南赴長安，二處皆其經過之地，或謂其過河內洛陽與里閭相近。二句作一句讀，邪不然，則上句有譌誤，邪公作女，筆銘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是河陽，亦可以河南稱之，洛陽則自古久稱河南，妄意此句當作河南近，俟質之博聞君子。」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裴。元十八蓋將裴行立之命以書及藥物勞公於途次者。

第一首。「何人識章甫，而知駿颯颯。」章甫，適越，不為時用，駿蹏歷險，或致蹉跌二端，皆公以自喻者。識知二字，則謂元能知之亮之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妙不調鹽醃」調鹽醃，似寓韓彭道醃之意。

鳴雁。此在幕府不得志之詩，欲遠舉而他適也。

條山蒼。波浪句，喻世人隨俗波靡，松柏句，喻君子歲寒後凋，亦自况之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署。自洞庭連天至難追攀句，皆張署之歌辭。末五句，韓公之歌辭。

憶昨行。自首至淚落句，敘張與裴帥養社之宴，酒後臥病，自念昔從君至周方開句，敘與張同貶南荒而俱幸北歸。自今君縱署至末，祝張病體康復，將耦耕於嵩山之下。上公禮罷句，上公方以為當作社公，敘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朱子云：「上公即社神也，不必改為社公。今君縱署二句，張在江陵雖經邕管，經略使路愬奏署為判官，而可以辭謝不往，故勸其投檄北去。投檄，猶投紱投効之投。」

劉生詩。劉在廣南當有名妓，聲價甚高，而遇劉獨厚者。美酒二句，劉之冶遊也。倒心句，傾情於名妓也。千金句，聲價高也。綢繆句，待劉厚也。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自首至孰飛奔渾，寫野燒之盛。自融融告休以下，至頹日暖設為祝融宴客，儀衛之盛，賓從之豪，笑語之歡，告休，猶休暇也。卑尊，即客也。周禮小司徒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鄉大夫云：「率其吏與其衆寡。」此云卑寡，猶彼云衆寡耳。自瑣冥收威至末，皆水火相剋相濟之說。拳肩，謂肩與足跟拳踰相連，極言顯頊玄冥君臣失勢之狀。洪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為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自火行於冬至囚之崑崙九句，皆上帝勸慰水神之辭，言不必與火結驪，時至行將勝之也。」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徵赤藤仗歌。空堂畫眼倚
關戶，飛電著壁搜蛟螭。東坡以鐵柱杖壽樂全詩，有句云：

「歇壁蛟龍護畫眼」融化此兩句而爲之也。

石鼓歌。自周綱陵遲以下十二句，敍周宣蒐狩鐫功勒石。

自公從何處以下十四句，敍搨本之精，文字之古。自嗟余好古以

下二十句，議請移鼓於太學。自中朝大官至末十六句，慨移鼓之

讓不遽施行，恐其無人收拾。

唐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首十四句

敍昔至盤谷訪李愿事。天井關之水被風吹灑洛陽，語則誕而情

則奇。歸來辛苦以下十句，敍盧寄示詩篇，知李已入山矣。末六句

敍已將歸耕。

射訓狐。「斗柄行柱西南隅」謂天將明也。「意欲

唐突義和鳥」謂侵陵主上也。

城南聯句。自首至「靛妖藤索絳」六十四句，雜敍城南

所見景物，迥不按平者地之平處也。如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之

類卷欄，不舒放也。見莊子。自「荒學五六卷」至「幽蠹落書棚」

二十四句，敍荒郊瑩域淒涼之狀。自「惟昔集嘉詠」至「風期

誰復賡」三十八句，言城南乃昔日文人詞客遊詠宴集之地，今

無復往時雲霞之興，風期之盛矣。餘言日光也，凝猶退也，謂其聲

能遏日光使不動也。自「臬區扶帝壤」至「鶻鷁攬瓊橙」五

十八句，歷敍土壤之美，因及人才之後，物產之富，冶遊之盛。自

「鶻鷁雜良牧」至「抑橫免官評」二十八句，敍簪纓世族之
豪橫。自「殺候肆陵翦」至「惡嚼啤腥髓」二十二句，敍射獵
之樂。自「歲律及郊至」至「恩熙完刑剎」十六句，敍郊祀之
禮。自「宅土盡華族」至「眼剽強盯躡」三十句，敍民居寺宇
之麗。因及遊寺之人，「蹶繩覲娥婺」蓋美女爲秋千戲者，亦遊
寺所見也。

會合聯句。「念難須勤追」二句，憶往時之艱難，悔出言

之輕易也。自「念難須勤追」至「謫夢意猶灼」十八句，敍韓

公以言事謫貶陽山，還朝爲國子博士，郊籍徹三人皆在弟子之

列，詩意仍以韓公爲主。

納涼聯句。自「長箋倦還捉」以上，皆敍煩熱之狀。「幸

茲得佳明」以下，乃敍納涼之事。

秋雨聯句。醞薄也。氣醞句，謂雲氣稍薄。雲亂句，謂旋又擁

塞也。陰旌，謂雲氣如旌旆，滲流猶周流也。帝鼓，謂雷。魚儒二公，以

魯兩生自比也。以秦人好言利，故魯儒無可丐貸。

征蜀聯句。奔與礮同。廣韻：「軍戰石也。」礮，隆石，奔石之

聲。蒸壤，燒其城也。扶門，啓其門也。熇敵，焚城之聲。疊韻：「字呀拗，

門關之狀。雙聲字。」退雄，號令將帥無多殺也。「漢棧罷盧闐」

者，謂自秦至劉，征人漸少，不甚豈闐也。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自「再入更顯嚴」至「達志無限

稷」句，皆敍裴相破賊還京後，遷官宴客之事，似非事前所作之

詩。「雪下收新息」亦非事前語。豈在郟城時作此詩，而還朝後更潤色之邪。

「醜顏傾鑿落」鑿落飲器，白樂天詩「銀杯傾鑿落」。

「生堂合鑿落」爾邪。大聲謂之鑿，大鐘謂之鑿。注

「亦名鑿」

原性。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

原毀。言在上者須明斯世所以多忌多毀之由。而後可以

知人。篇末說明作意。「聞古之人有周公者」節，通篇德藝

平列。周公原不僅為藝，就藝中引一尤不可幾者，故舉周公。

行難。以行難命題，所以表陸先生之賢也。為文之意則欲

存此理，使有用人之責者知之耳。句法瘦鍊，王荆國多師此種

雜說一。此段未經人道，舜武得五臣十亂而益彰其神聖，

所謂得雲益靈者也。名師賢相，亦能廣植徒黨，旁求俊彥，亦有所

謂雲者，其義甚大。

雜說四。謂千里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無才，惟在

善使之耳。

讀荀。此與讀鵬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

不苟，文氣類史公各年表序。

讀鵬冠子。「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正者，正譌也；乙者，上下倒置也；滅者，塗去也；注者，添綴於旁也。

師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

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

末幅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

進學解。做東方客難揚雄解嘲氣味之淵懿不及，而論道

論文二段精實處過之。「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

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韓公於文用

力絕勤，故言之切當有味如此。

諱辨。此種文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伯夷頌。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

自况之文也。

釋言。才高被謗，為文自解，仍不減其峻嶒之氣。

汴州東西水門記。誕置聯鎖于河宵，浮蓋滿舟不滯通，然

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誕寘，猶云大寘也。宵則使鎖浮於水面，

不使通臨楫也。汴州之有河水，猶襟抱然無門以闌之，故虧疏宜

洩也。

燕喜亭記。柳公山水記以峭削見奇，固非韓公所能比並。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此等文，雖公為之不能

奇也。

畫記。桐城方先生以為此學周人之文。

藍山縣丞嘯壁記。崔斯立之爲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

趣橫溢，與公相見，必彼此善諱而又相敦，以古誼者。如西城員外丞一詩，前路諱且爲虐矣，而後半絕沈痛。別足獻玉一書，絕沈痛亦帶諛聲。『藍田十月雪塞關』一詩亦然，此文則純用戲諛，而

憐才共命之意，沈痛處自在言外。

新修滕王閣記。反復以不得至彼爲恨，此等蹊徑，自公關

之，亦無害，後人踵之以千萬，乃遂可厭矣。故知造意之無關義理者，皆不足陳也。

科斗書後記。敘述無一閒字。

鄆州谿堂詩序。『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生此波

瀾。『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節，著此一段議論，便

爾壯闊。蹊徑獨闢，若先陳新立之難，又陳不扇而變之難，便無此奇警。

『公私掃地赤立』能造難狀之語。『於是天子以公

爲尙書右僕射』接法本史公。

『貓相乳』敘事絕善，而所以爲文之意，固不免人之見

者存，故收處過諛。『夫貓人畜也』謂畜於人。

爭臣論。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客氣。『夫天授人

以賢聖才能』節。此段陳義甚高。

太學生何蕃傳。善用縮筆，紆餘頓宕，如將不盡。

重答張籍書。觀此書，則韓公當日之於二氏，亦未敢昌言

排之。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平敬。『非我其誰哉』自任處絕沈著。

與孟東野書。真氣足以動千歲下之人，韓公書札不甚矜

意者，其文尤至。

答尉遲生書。傲兀自喜。

答楊子書。『尙須驗以言』公已深知楊子，恐楊不之

信也，故須驗以言。

上襄陽于相公書。諛辭累牘，固不能工。

上留守鄭相公啓。『愈無適時才，漸不喜爲吏。』凡爲

文必視乎其行能，棄官如屣，而後氣壯而文無沮詞。

上宰相書。連用三抑，又聞義層出不窮，然究竟是少年才思

橫溢，欠裁鍊處，故文氣不遒也。若刪去『洪範曰』至『廉於自

進』也，則格老而氣遒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後二書皆可不上。宰相能知我，前

書足矣。其不知，十上何益。公少年時，蓋閱世尙未深，而自守未定

也。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

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魯

同姓禮義之邦，故次周後，齊大國次之，宋鄭小國次之，秦楚戎蠻

又次之，非率爾泛指也。

答侯繼書。「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含意辭不能申其意也。連辭欲陳此說，復牽彼義，裁度不能遽當也。凡文家經營爲文時，有此二難。「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所陳數事，皆專家之學，鹵莽者多棄置不講。觀韓公此書，然後知儒者須通曉各門，乃可語道。孔毛所謂「博學於文」亦此義也。

「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凡人於右數事皆未試，而先稱力不足，所謂畫也。

答崔立之書。韓公命世之英，自位不在文中，所稱五子下其試於禮部吏部，蓋深用爲恥。立之以獻玉再進相勸，所謂「鷦鷯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倚夫藪澤」也。篇中前半述已隱忍就試之由，「夫所謂博學者」一段，鳴其悲憤後幅「方今天下」一段，寫其懷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君子小人，猶言人人。周禮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衆寡者，言鄉人或衆或寡無定也。此言人人憫笑，無分君子小人也。

「夫所謂博學者」節，博學宏辭，美稱也，惟公足以當之，而顧不能中選，甚羞與今世之中選者比倫，而又不能不隱忍與之同試。甚願與屈孟五子同志，而又不能效其不與斗筭者同試。心所恥而行不能從，已所恥而人不能諒，層層感憤，迸露紙上。

「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謂懷慙之極，至於自

甘終不進取乃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極自負語，公蓋奴視一世人。

重答李翊書。韓公文如主人坐於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筆端大峻嶮。若出他手，代盲人干有位者，氣必不能自振矣。

答李秀才書。義深而文淡永。

答陳生書。「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陳生必求俯仰趨時之術，故告之以此，所謂對症下藥也。不然，專信已則足以長傲，王介甫云：「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語弊亦似此。

與李翱書。「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能達難白之情。

答胡生書。「不知者乃用是爲謗節。」言不惜稱道揄揚之愛惜也。彼輩自有可合之人，吾不因其可以干澤而思與之苟合。若能如此，則可孤行而不恤衆謗，而生又不能生離鄉遠出，本爲求仕，非徒求韓公之知也。是者指上文相知稱道云也。

與崔羣書。「風土不並以北。」不與江北比並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節，悲感交集，王荊公與段縫書，中段爲會子固代鳴不平，文氣雖胎於此。「人固有薄卿相之官」節，憤激出奇，沈痛至矣。「僕無以自全活者」一節，後路絕

深痛。

與陳給事書。「衣食於奔走」造句奇。

與馮宿論文書。「以此而言」節，自負語，絕沈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節，稱人之長，造句俱極跌宕。

應科目時與人書。

其意態詭瑰瑰瑋，蓋本諸滑稽傳，干澤

文字，如是乃為軒昂，他篇皆不能自振。

與孟尚書書。此為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

答呂豎山人書。絕傲兀自負。

答渝州李使君書。李蓋有所干於要路，求韓公為之道地，

故答之如此。「傳曰「君子俟命」節，既以安命竣命之說

進，又言李君亦爛熟安命竣命之說，如常御之飲食，饜飲久矣，無

益於事故增愧。

答元侍御書。「斥其餘以救人之急」斥，遠也。揮而遠

之，謂散去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文氣絕勁。

與鄂州柳中丞第二書。「就令如是」節，霽然入人之

肺腑，故足以作忠孝之氣。「夫遠徵軍士」節，論事之文不

遜賈冕。

送陸欽州詩序。「我衣之華兮」節，洒然而來。

送孟東野序。天擇物之善鳴者而假之鳴，其為鳴盛與鳴

不幸，惟天之所命耳。文之立意，止此徵引太繁，頗傷冗蔓。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通首按住天字。

送許鄆州序。「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四

字並用，措語過重。「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

轉換處，痕迹未化，便可直接本事，不須為二語紐合也。「故其

贈也，不以頌而以規。」收句俗筆。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送齊暉下第序。入題連用三乎字，俗調。篇末一一回繳前

文，俗調。

送陳密序。閒淡有體。

送李愿歸盤谷序。別出奇徑，跌宕自喜。

送董邵南序。沈鬱往復，去膚存液。

贈張童子序。前半志選舉，疏健；後半勸童子，簡宕。

送浮屠文暢師序。闢佛者，從治心與之辨，毫芒是抱，薪救

火矣。韓公言若無中國之聖人，則彼佛者亦如禽獸，為物所害，莫

能自脫。如此立說，彼教更從何處置喙？立言有本，故真氣充溢，歷

久常新。

送何堅序。前半磊落而含遊戲之聲，收復奇情幻出，合讀

之，但覺狡獪不測。

送廖道士序。磊落而迷離，收處絕詭變。

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猶，風神絕遠。

送孟秀才序。敘述繁，訓詞當。

送陳秀才序。「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祇此一意，再作往復，亦復傲兀自喜。

送王秀才序。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

送幽州李端公序。骨峻上而詞瑰瑋，極用意之作。

送區册序。送區宏南歸詩，傲兀跌宕。此文當是一時作，故蹊徑與句之廉悍並與詩相類。

送張道士序。立言絕善。「詩甯當不報煥。」述上書不報事，立言飄，酒不著痕迹。

送高閑上人序。事之機括與心相應，事不如志則氣挫，所向如意則不挫於氣，榮辱得失不糾纏於心。此序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者。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謙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于文技也，進乎道矣。

送殷員外序。字字峭立，個個軒偉。

送楊少尹序。唱歎抑揚，與送王秀才序略相類，歐公多似此種。

送權秀才序。酬應之作，亦自不俗。

送湖南李正字序。「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有

無猶多寡也。檀弓「稱家之有無」言盡家之財，無問或多或少，罄用之也。此言侍御盡家之財，皆費於朋友也。

送石處士序。唐時處士聲名足以傾一世，韓公頗不滿於石溫二生，觀寄盧全詩可見。此文前含諷諭，後寓箴規，皆不著痕迹，極狡猾之能。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此種起法，創自韓公，然不善為之，譬若唐人為官韻賦，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於文家，則於立言之體大乖。漢文無起筆峭立者，按之，固目有序也，不可不察。

送鄭尚書序。氣體似漢書，匈奴傳。

送水陸運使韓侍郎歸所治序。此即條議時事之文，鋪敘處絕警聳。「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接筆絕遒。

石鼎聯句詩序。傲兀自喜，此等情事亦適與公筆勢相發也。

歐陽生哀辭。前半敘述矜當，後半就父母老矣反復低徊，絕耐納誦。「幾閩越人也。」油然入情。

祭穆員外文。變折與峭。

祭郴州李使君文。亦不出六朝軌范，不使一禮麗字，不著一閒冗句，遂爾風骨道上。通首不轉韻，古無此體。宋人為長短句祭文，則皆一韻到底。

祭河南張員外文。以奇崛鳴其聲，鏗戰神鬼，層疊可愕。

祭薛中丞文。無俊健之骨，不似韓公一筆。當是同僚所為，

而薛氏託公名爲重耳。

潮州祭神文第二首。別出才調，岸然入古。

祭柳子厚文。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等，乃不復可攀躋矣。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置身千仞之上，下視昧昧者，但覺可憐憫也。公詩如謝自然誰氏子，文如孟尚書書，及此等當觀其卓然不惑，處此篇弔辭亦絕古勁。

李元賓墓誌銘。誌中不稱元賓之長，而銘詞著「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二語故爾可貴。若通首贊頌不休，不足取信矣。

崔評事墓銘。「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盡禮也。凡崔君栖止之處，族賓皆來歸也。「雖不肯收之如賢。」

王介甫敘人之長皆學此等。

施先生墓銘。或先敘世系，而後銘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後及世系，或有誌無詩，或有詩無誌，皆韓公創法。後來文家踵之，遂援爲金石定例。究之深於文者，乃可與言例，精於例者，仍未必知文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起筆逆此處，接筆逆以下得勢矣。「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老故猶稱老成故舊。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此非其坪。」狐死正其首，

不忘本也。權殯於此，終當反葬，故曰非其坪。

監察御史元君妻袁兆韋氏夫人墓誌銘。「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家世可詳則詳之，行誼無可詳則祇二語。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樸老。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謹飭畏慎」稱其賢祇四字。

「子與吾兒次卿游」古者兄弟之子亦稱子，故曰吾兒，稱姪俗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京兆尹符縣割畀之。」下符於萬年，割田與之也。「以崇文幕府爭鹽府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或因以鹽井與之，或遂革之，二者孰便，命使者往治也。「遷蘇州，李琦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公未遷蘇，李琦已先反於鎮海，公至蘇十二日，賊始至蘇也。「皆斂兵立不逼。」新書言賊釘公於絃，誌爲飾詞。「鑄命械致公軍。」致於鎮海軍也。

「鑄適敗縛。」鑄敗爲其屬所縛，故曰敗縛。「民抱扶迎盡出。」抱幼扶老皆出迎。「奈何乎公！」奇句。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石處士之名，殆能傾一世人，而韓公不甚許之，觀銘詩可見。寄廬全詩，亦寓諷刺。卒之籍湜郊，輿輩皆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而溫石二公僅見於韓公之文而已，盛名足據乎！

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他文提振處，絕聳矯，此稍遜之。

「不足張職。」觀察使位高祿厚，則所職宜鉅。三州職事無幾，故云不足張職。「人去潔污氣益蘇。」既為南北市，又為長衢，故人去卑溼而氣蘇也。「馬以不連死。」馬多無經年不一死者，不連死，謂不相繼以死。「前走七州刺史。」謂七州刺史奔走於前也。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尙書生祠。家破時，甥生始四歲。」此處入主位不清，後並混淆。謹以公他文之法準之，妄易數字，云：「君之父也。君諱桐，字某，家破時，君生始四歲。」

「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上文不易，則此處君字無胎。襄陽盧承墓誌銘。「常最其列。」於同列中居最也。

「今年實元和六年。」奇句。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此等起法，維韓公筆力警聳，矯變無所不可。若他手為之，恐債張而長客氣，故不如樸拙按部之猶為近古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割餘寧都，作縣安遠。」割寧都縣之餘地，析置安遠縣。「陶甕而城，罷人屢築。」土城易崩，故屢築甕城，一勞永逸也。「人不歲苦。」以草覆屋，每歲易之，故曰歲苦。有陶瓦，故不歲苦。「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饜餓人。」

句酷鍊。「坐牢江東心。」坐鎮以堅江東士卒之心。

烏氏廟碑銘。最善收勢。左領君，中郎君，尙書君，三世同廟，不敘左領中郎事蹟，專敘尙書大家之文，所以逼簡也。低手三世各鋪敘幾句，使無此勁潔。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削四鄰之交，賄省姦嬖之大燕。」偶句傷氣。「施罷不埃日。」或行或罷。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起最得勢，樸茂典重；近追漢京，遠法尙書。序文疏簡，著意在銘詩，而終不稱其先世功德一字，可謂有體。

劉統軍碑銘。「公由游寄。」因游浮寄於蜀也。「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于職，而與固謀。」四言詩中有此收束，獲勁之筆。「蔡卒幸喪。」幸許有新喪。「新帥不牢。」士卒心不固。「勳勳將進。」幕府諸人也。「驛駕元侯。」駕其上。「脫權下威。」不攬權也，下弛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衢州有徐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漶，文亦以恢詭出之。命意甚遠，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想亦營度既久而後得之。「藩披級夷。」藩籬撤階級平也。

袁氏先廟碑。「莫不官稱。」能稱其位。

曹成王碑。貶潮與降良事小振平，李希烈事大振；凡敘事皆分大小為主賓，驟看乃似直敘漫鋪。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覃兩篇為偶，張著、張

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篇可以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而稱量而配合之耳。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文已

失古意，然能者遊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矣。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通首寫奇崛疏狂之態，皆因此事而引伸之。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克受成福母有多子。金石文

造句正軌。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愈追占其夢曰。節。敍占

夢事，與前敍推算事，首尾兩相映發，餘俱不甚著意。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戴美世令而

年再不羸。上戴前人之美世，有令德，父子俱不永年。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傷也

已。澹宕遽收。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殊不敢

以不見舍望公。舍謂開城次舍之也。望，怨望也。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集中有與衛中行書，交誼絕厚，

而銘其兄墓，專敍其合藥一事，極愚可憫。若中行存世俗之見，只肯稱美而不稱惡，公或俛從之，而夾敍其善事一二，則文不能如此之奇警矣。自歐王已不能行此直道於人，後世更無論已。趾美進士，續聞成宗。趾美猶踵美，續令聞成大宗也。君雖

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二句襲封禪書。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無敢闌入。闌，猶防也。張君有

防範諸曹不敢參入一語也。凡稱闌入，皆越入定防之內。漢書

他書不見見，所謂已出。君獨疏言治迫嶺下。他手摘錄

疏言，必數句乃了此僅一句，故遺。尙書有經數。經常也，

經費字，出平準書。留牒不敢從。留留牒不下民間也。噤

不應觀察之求，亦未聲言與之爭也。

其兄將作少監，昔讀銘於右庶子韓愈。觀集中祭張

十一文，張與公往還，情事最密，而此僅一句，故知文各有裁。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守卒出。天子蒙塵，

故守卒弛而放出罪人也。隨走所幸。走德宗所至之地。

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起事，起邊釁也。盜恩，每有小獲，

報捷朝廷，輒予以恩，是盜竊也。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

褒斜不通舟車，肩負以入西上也。船循渭東下也。首尾相

繼不絕。此句兼承上二句。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使人自京師南走

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

愈曰。三十四字爲句，岸然自喜。遭讒府介。介紹皆

佐人者也。魏公開府鄆，滑以胡爲佐，故曰府介。不配其有。

言官不稱其能。

故相權公墓碑。矜慎簡鍊，一字不苟，金石文字之正軌也。

「公在相位三年」節，敘事先其尤大者，簡當。「其所設

張舉措」節，敘權公相業，專述用人一節，大抵「嘉善而矜不

能，和而不失其正。」二句該之，而文特矜鍊，祇此是敘名臣之法。

若一一敘列事蹟，則累牘不能盡矣。「以幾教化」，冀以教

化遷人於善。「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能者助之，能者與

之維持，匡救正也。調停娛樂和也。「不為聲」章，不為嚴刻

之條教。「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選付選擇事之要務，

即與分付不繁瑣，無留滯也。「鳳鳥不至」，奇句。「半途

以稅」，稅止也。用稅駕字。「出入屏毗」，出為藩屏，入為

天子所毗也。

平淮西碑。「大隱適去」，謂安史也。「又况一二臣

同」節，敘諸將皆述皇帝詔言，故文氣振拔異常，通首得勢在

此。

南海神廟碑。筆力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敘少傷平

直，故王氏謂骨力差減也。然古來文士，並以賦物為難，蓋藻繪三

才，刻畫萬態，而不可剽襲一字，故其難也。後人雖綴前人字句為

文，又不究事物之情狀，淺矣。

廣州孔子廟碑。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數十語文外，有無限

遠神，遙韻。此文前半贊歎孔子無復不盡之味，不無遺憾也。「自

切定祀事，不泛作孔子頌，是文家定法。

羅池廟碑。此文情韻不賈，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

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

不能自己，庶可漸入佳境。「光顯矣，已而擯不用」，不敘一

事，文各有裁。「荔子丹分蕉黃」，九歌嗣響。

黃陵廟碑。此等題，以高簡為要。百數十言足矣，若與割晰

考證，必且闕疏不當。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此

等故無確據，如此說亦自可從。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

死也。既以陟代死字，則下文死字為複，而方乃二字不可解說

矣。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帝王之死，皆

可稱陟，則生時所至之處，皆稱陟。如後世之稱幸者，亦無不可必

謂南去，不得言陟，亦未然也。且自大別至零陵，皆沂江水湘水而

上，沂，逆流二千餘里，亦不得稱下方。「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

民之祭。謂二妃有功於舜，遂宜為神受」，其說亦疏。且何以立

專祠祀於湖北，亦宜有說。

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軍息之不已，

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貸錢於軍，而取其息，息日增加，取之

無有已時，既破產則囚追。

司徒翼侍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桐城姚郎中

退之諫，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莽然。『指付必堪其事』。指，意指也。付，委以事也。『又首變兩河事』。

河東河內。『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山，郟至

河東故北過河，汴在郟西故東兵。『歸材與糧，以濟諸軍』。歸，輸也。『帥道之誅』。若他手爲之，則曰『誅李帥道也』。

與上文對舉矣。退之則隨手變換，無所不可。『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掠亂，兵掠去也。賞，亂時重賞購募也。『贊元經體』。

經野體國也。『汴之南則蔡，北則郟』。節，敘次既畢，復摘

其尤大者著議，以最其功筆端大廉悍，亦其位置綏布有以顯之也。『察其嘖呻與其睨眄』。其所苦也，其所伺也。『三年

而墟』。謂三年之內，蔡郟並爲墟也。『天施不留，其討不遺』。天之所施，不愆留，謂魏博也。天之所討，不稽逋，謂蔡郟也。

柳子厚墓誌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節，此段爲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減。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以先朝時，嘗

信安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妄人韓公於事後貶之，之名也，當薦時固不以爲妄矣。『大支於今其尙有封』。言太宗之支，久不當有封矣，賴成王特起，故尙有封也。『誰黜不復』。

誰，猶云誰謂也。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皆家歸之』。歸之

如自歸其家也。

楚國夫人墓誌銘。『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夫人於韓氏爲內家，於翟氏爲外家。韓宏稱母之族劉氏又外家也。

『司徒公曰』。節，兩層意相配，而詞不對。王荆國於此等則皆置對，停勻矣。『高陵相漢義以家酬』。翟方進封高陵侯，其

子翟義傾家以酬國恩。『孰盛與夷』。等夷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比四代仍襲爵名』。謂同昌以上四代皆封西河公。『佐六府五公』。節，五府六公，而僅

敘崔縱鄭餘慶，餘皆不敘。文所以簡省，正在此。而敘事簡直有法，故文氣逾而不冗。『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兩層意

對立，而詞亦漸相耦，已開王荆公誌文法。銘，酷鍊，然傷雕琢，足以開萬軋之習矣。『聖愕旋河犢引比』。謂孔子聞竇鳴

犢死，臨河而返。『相嬰撥漢納孔軌』。謂竇嬰撥漢亂納之於正大之軌也。

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孔公墓子銘。通首得勢在前半，敘去官事。前半得勢又在首句，筆愈提則氣愈振。『臣與孔幾同在

南省』。節，疏文絕似漢書諸雜奏記。『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他手爲之，必有足以致治四字。『自海抵京師』。節

敘事絕狡猾。『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海外諸國商人中有海隔絕也。『盡沒有之』。沒入官而據爲己有也。

『厚守宰俸而嚴其法』。不許守宰沒海商之貨，故嚴立法令也。『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待之厚，而緩其禁，則從。待

之薄，而操之急，則叛。『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謂與淮
西河南北等類也。『嶺南巖然。』敍諸黃事住此，不中言孔
公料事之明，最為簡裁。銘。謂吾不得見孔子而見其孫云云，
其或尚與孔子類也。銘詞絕奇。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以江
南西道觀察使特敍一段於中，以為主峯。餘則敍官階於前，敍政
績於後，章法變化。為王公作神道碑，又作墓敍銘，二文無一字
同，觀此知敍事之文，狡獪變化，無所不可。神道碑於敍官階，逐
段敍其政績。此篇首先將官階敍畢，然後申敍居某官為其事。

『徵命拜申書舍人。』拜申書舍人，與除江西南道觀察使事
蹟，即敍於官階之下，與神道碑同一位置，有變有不變也。『丞
相問語，語驗。』問其言而問之也。『以其誑句漁利，奪編
人之產。』誑欺也。句，求也。以二者漁利。編人，謂戶口編列版籍
相如傳云：『非編列之民。』『錢餘於庫，米餘於廩。』二句

同神道碑。『公之為拾遺。』篇首已敍官階，此下再申敍事
蹟。此等蹊徑，於文體為已卑，王介甫多學之。『句歲皆稱其
便。』句，徧也。周一歲也。旬月，周一月。旬日，周天之十日也。

銘用韻法創見。『我最其迹。』考成有殿最，最字本此。韓
宏碑最功定決，亦如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情韻不匱。凡誌墓之文，懼千百年後，
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也。語氣須是對

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似哀誅文序。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
十句。謂山水泉石諸古蹟，皆可為銘。『然而必出於己。』節
退之言屬文皆親切有味。『於辭於盤，天得也。』若敍知

聲，如敍其於辭則冗長不警拔矣。前半敍其文辭銘辭，亦專贊其
辭，而此言其於聲云云，警絕。『後皆指前公相襲。』公心之
所安而昭彰無疑者也。詩：『公然來思。』左傳：『賄賂公行。』意
皆如此。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
淮陽王。『天潢族屬。』景融親益疏不王。『於親屬益
疏遠也。』

『魯公真卿。』不稱姓古法。『尹慚其廷中人曰。』
言對廷中人有慚色。『拾掇三年得所無。』言據拾其罪過
不得。『是與其故，故得用。』言與宰相為親故。『詞愈下
而微，既極復飛。』言王封後累世式微也，言窮極無家。

故幽州刺史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奏君名
迹中御史選。』謂聲名行迹也。『發半道。』謂張君行至
中途。『轆轤我事無庸殺。』戒張御史，戒其徒。『君出門
罵衆曰。』著語極精神。『其友侯雲長佐鄆使。』鄆於范

陽相去不千里。『世慕願以行。』東有所慕，西有所願，猶瞻
徇也。噫嘻，猶嗚嗚，不敢出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崔庸唐世所稱巨族。甲乙猶云第一第二也。「有攜有嬰。」攜，牽以行也。嬰，在抱也。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李善爲朝文，故公此首尤矜慎，稍變其豪橫之氣，而出以瘦勁。「壙於丁巳。」掘坎也。「墳於九月丁酉。」四周圓卑，中隆起也。「窆於丁卯。」

下棺也。「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收處絕疏古，化去筆墨痕跡。

處士盧君墓誌銘。「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材應得之，貴富不足數也。

饒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凡墓誌之文，以告後世不知誰何之人。其先人有可稱則稱之，其身無可稱，則不著一語可也。此文合法。

女挈壙銘。「愈之爲少秋官。」替代語破文體。「言佛夷鬼。」自然沈痛。

乳母葛誌銘。銘者，自名也。自述先祖之德善行義，刻之金石，長垂令名，故字從金，從名，不必有韻之文，而後爲銘也。觀孔悝銘可見，亦有先敘事蹟，後更爲銘詩者，欲使後世歌頌功德，故詩之也。別有銘相警戒者，如金人銘十七銘之類。爲數語便於記誦，亦昭著使垂不朽，既自警亦警人也。又六朝人遇山水古蹟，多爲銘亦刻石，使衆著於耳目之義。總之銘也者，垂後著名之通稱，不

分詞之有韻無韻，亦不分文之爲頌爲箴也。

壘視銘。「復其實非生死類。」歸於土，故曰復質。「金斯用毀，不忍棄。」謂全時則用之。

毛穎傳。東坡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凡韓文無不狡獪變化，具大神通，此尤作劇耳。

送窮文。「傲數與名。」名數相學之粗迹。「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四語足盡韓文之妙，不可時施言，不可施於時。「企足以待，實我讎寇。」言我企

足以待彼，而彼實我於寇讎也。「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黜大癡。」四句錯雜成文，驅我令去，句當在凡我所爲之下。「惟垂于時，乃無天通。」精語驚人。「攜持琬琰，易一

羊皮，飫于肥甘，慕彼糠粃。」琬琰，肥甘，謂百世不磨之名，羊皮糠粃，謂遇時之浮榮也。

鱣魚文。文氣似論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則矯健。「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長句聳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關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著意在論回紇，論李懷光，及入汴州三事，餘皆不甚措意。惟有所略，故詳者震聳異常。「爾之馬歲至」節，微有描摹左傳痕蹟。

論今年權停選舉狀。此首與下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當時奏議文字如此，雖以韓公爲之，氣體仍自不古。

復離狀。柳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錢重物輕狀。頗似賈生博禍七福疏。

爲韋相公讓官表。韓公爲四六文，亦不剛一俗字，歐王效

之遂開宋代清真之風。

論捕賊行賞表。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一節，引用太

爛漫，蘇長公文多似此。

潮州刺史謝上表。苟非陛下哀而念之，節。求哀君

父，不乞援與，竈有節概人固應如此。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

過人者。如奏議文字，及試禮部吏部之文。東巡泰山一

此則阿世取悅韓公於此等處多信道不篤。

論孔戣致仕狀。孔公墓誌銘中節錄此狀數語，絕古茂，而

此文亦平平耳。所謂於當世之文，亦未有以過人也。

論淮西事宜狀。難處使先。凡也艱難之處，使先嘗

其鋒也。悉令卸牒歸本道。以客軍各歸本道，而以其兵

器給召募人。臨城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

使免散失。從前各處堡柵皆置兵馬，則百姓倚以無恐，今兵

馬聚爲四道，則各處無聲援，不免散失。故無兵馬屯聚之處，則作

行縣，以主領之。

論變鹽法事宜狀。積數雖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

七八文，積至百千億斤，則失利無算也。及至院監請受

車牛到官，請受而用之。不用門戶，皆被停留。不用之車

牛，皆暫停住。輪納之時，人事又別。猶今俗稱交卸。凡

是和雇，不皆然。載鹽時，須輪次交納時，又有規條，不得自

由。

昌黎外集：

芍藥歌 太爛漫，不似韓公詩。

海水 層折不窮。

與少室李拾遺書。敦諭隱士之文，以六朝駢文爲雅，若散

文則三四行已足，如兩漢中諸尙簡可也。

答劉秀才論史書。且傳聞不同一節。退之實見史不

易爲，爲之者皆不免草草。率爾言及此，則雖遷固亦不免自心慚

愧也。假令遷固同傳一人同敘一事，其傳聞愛憎，仍各不同也。欲

不謂之草草，得乎？退之不爲史，正識力大過人處。

鄂人對。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然或二字，接法

不古。矧非是希免輸者乎。矧字不法。

題李生壁。低個唱數，深遠不盡，無韻之詩也。昔時無

度量之心。度量謂爲之限制，如布帛之有幅也。無度量，謂不

爲限制，爛漫而無所不可也。

祭董相公文。雨水于雲，澆水于坤，蕃昌生物，其假有因。

天啓唐邦，錫之元臣。一雨濱比元臣，雲坤比唐邦。

順宗實錄。爲張薦令狐垣立傳，俱不宜闕入實錄中。若張萬福陸贄陽城爲一時偉人，王叔文王伾韋執誼爲一時姦回，自宜詳敘顛末。然張陸陽皆德宗朝人，尙不宜闕入順宗實錄。獨三奸爲與順宗相終始耳。

柳河東集

零陵三亭記。

昌黎誌東野則倣東野，誌樊宗師則倣宗師。

其作羅池碑，似亦倣此等文爲之。然如裨諶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對夕月。

柳子厚對夕月開洪容齋王伯厚及近世顧亭林

錢辛楣王懷祖之先，故知古人讀書非鹵莽者。

求闕齋讀書錄卷九

湘鄉曾國藩纂

集

白氏長慶集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太賈二十四先輩
昆季。自首至月夜句，敘昔年與劉及張賈兄弟同居符。自我
年漸長至駭人句，敘公與張賈先後登科，而劉未得科第，自元和
運啓至才微句，公自敘遭際明時，得官禁近。自晚松寒竹句至末，
敘重與劉君相聚，劉有贈詩，而公酬之。

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自首至長引聲句，敘元和時會於
內宴時見霓裳舞。自當時至各星散句，敘在杭州時會教妓學霓
裳舞。自今年五月至圖寫出句，敘在蘇州以書問元，元以霓裳譜
答之。自我愛至末，言將取蘇妓教之。

池上作，西池南潭皆池中勝處也。

李義山集

重過聖女祠。

聖女祠集中凡三見，程氏以為皆刺當時女
道士者。粵綠華降羊權家，杜蘭香數詣張碩，皆以仙女而與男子

湘潭王啓原編輯

交際，所以深識之也。

題僧壁。集中有贈田叟詩，第六句云：「交親得路昧平

生。」程氏謂此篇亦是彼詩之意，窮途以求故人，傾身納交而棄
我如遺，猶之捨生求佛，而卒無所得。「琥珀初成憶舊松。」

按舊松似指令狐楚，謂已少時賴以獎借成名。

潭州。大中元年，鄧亞廉察桂州，義山為從事。是年李德裕
貶潮州，程比以為義山。經過潭州時，聞德裕之貶而作是詩。

贈司戶劉蕢。程氏以為義山為桂州判官時，嘗自桂林奉

使江南，又使南郡。蕢貶柳州司戶，當在此時。或道途舟次相遇而
贈此詩。

飲席戲贈同舍。同舍蓋妓席惜別者。

令狐八拾遺編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二十中郎用謝萬
事。緜方回為王羲之妻舅，謝道韞為王凝之妻。裴十四當是攜家
同行，但不知與令狐氏是何等姻親耳。

寄令狐學士綸。唐書史綸夜對禁中，燭盡，帝以金蓮華炬

送還。夜吟句，美其恩遇之隆也。

少年。此刺當時動感子弟。

藥轉。程注云：此篇淫媾之辭。朱竹垞以為藥轉字出道書。

如前之義也。

隋宮。唐人諱淵，紫泉即紫淵，謂長安也。蕪城，揚州也。刺隋

鎖長安之宮殿而欲家於揚州。

杜工部蜀中離席。朱鶴齡以為擬杜工部之詩雪嶺松州

等俱切老杜肅代朝事。程夢星以為柳仲郢鎮東蜀，辟義山為判

官，檢校工部郎中詩，作於是事，應當為辟工部。國藩按：工部郎中，

京朝之官，非幕府之官也。檢校工部，則可辟，工部則不可。朱說近

之。

梓州罷吟寄同舍。一五年從事崔嫖姚。一崔嫖姚喻柳

仲郢。

無題二首。二詩言世莫已知，已亦誓不復求知於世。託辭

於貞女，以自明其波瀾不起之志。

昨日。此冶遊惜別之詩。

子初郊墅。集中又有子初全溪作。朱氏程氏未著子初何

人。

升絡。第七句是作意預警奸雄輩無恃蜀中之險，而圖割

據也。

宋玉。此詩弔宋玉，所以自傷也。當係自桂林奉使江陵時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楊敬之兼太

常少卿，二子戎戴同日登科。朱注：太原公王茂元也。第三句送

戴四句招戎。

臨發崇讓宅。西谿叢語：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

茂元宅。臨發者，將由洛陽王宅赴京也。

野菊。朱氏云：此詩又見孫逖集，題作咏樓前海石榴。程氏

云：一此詩與九日詩詞旨皆同野菊命題，即君子在野之歎。國

藩按：程氏說是也。義山以官不挂朝籍為恨，故以未嘗移栽御筵

不能不致怨於令狐氏耳。

過僕射舊宅。伊慎兗州入，大歷間以軍功封南兗郡王，歷

官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大將軍。末二句，朱氏以為義山時自

桂林奉使江陵，故有此語。程氏以為伊慎立功，初在嶺南，後在湖

襄，愚意當從朱說。

開歌。程氏以此詩為宮妓流落在人間者而作。考唐德宗

嘗命陸贄草詔，使渾瑊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其事可證。觀細

腰句，似在江陵時所作。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此詩朱氏以宋真人為

女道士。程氏謂義山以劉比周史而自比於徐甲，推復至矣。義山

文集有云：志在玄門，宋真人必道侶也。

重有感。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變，宦官

既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時鄭注為鳳翔節度使，為監軍所

殺。王茂元在涇原，蕭弘在鄜坊，勒兵以備非常。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義山欲茂元入清君側之姦，故有此詩。春雨。此借春雨懷人，而寓君門萬里之感。朱云：玉璫緘札，猶今所云侑緘。

楚宮。宋中錫爲宦官所譖，貶開州司馬，卒於貶所。開州屬山南道，本楚地。程氏以爲此詩弔宋中錫而作。

宿晉昌亭聞鶯禽。張安圖經：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晉昌坊。國藩按：末四句言失羣之胡馬，掛木之楚猿，與此鶯禽之心相同，卽與義山之羈縲亦同也。

安定城樓。涇州保定郡本安定郡。此義山在王茂元涇原幕中時作。

利州江潭作。武后自冊爲「金輪皇帝」，父士讓爲利州都督生后。此詩在利州咏武后也。三四句，卽潭中之景，寓懷古之意。五六七句，均以龍比武后。

淚。前六句淚凡六種，固已可傷。末二句，以青袍寒士而送玉珂貴客，其淚尤可悲也。

流鶯。末句亦自恨官不挂朝籍之意。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程云：集中有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七古一首，敘見知於王茂元，而歸結悼亡之意。此詩僅後一日，所言亦復悽惋，疑七月二十八九爲義山悼今之日。

義山悼今之日。

贈從兄闕之。魚標，鹿跡，言處處有機事機心也。九成宮。送荔支者而被天書恩幸，亦「一騎紅塵妃子笑」之意。

詠史。此篇朱氏以爲因文宗而發。今按三四句，詠文宗之儉，如史所稱，衣必三澣是也。五句以馬喻賢才，傷時無良臣也。六句以蛇喻宦官，盤結而不能去也。末句言已爲文宗開成二年進士，曾與衆仙同詠霓裳也。

無題。此篇程注以爲出祕書省，查宏農尉時所作。三四句出爲外吏，而不忘禁省也。五六句言省垣朋游之樂，末句蘭臺，朱氏以爲義山爲王茂元所辟，得侍御史事。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畏之名瞻，韓偓之父，開成二年與義山同年進士。觀前四句，似韓與義山同時娶妻，同年登第，而義山旋即悼亡。朱云：「義山與畏之爲僚，增」意，或然。與時韓留京師。

曲池。此似冶遊惜別之詩。

留贈畏之。程云：此必將赴梓潼往謁畏之，值其朝迴而不見，故有慨乎言之耳。朱云：左川卽東川。國藩按：此必自東川奉使入京一次，故自稱曰歸客，與前留別畏之詩，非一時也。

玉山。程注：此詩亦望恩干進之意。國藩按：此人蓋居勢要而有才望者。三四句，皆就山取譬，山能回日，駁謂其能回天眷也。山有上天梯，謂其接引甚易也。神仙，言其居要地，才子，言其負時

望也。

牡丹。程云此豔詩也，以其人為國色，故以牡丹喻之。首句，

原注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

一片。程氏以此為幽期密約之詩。國藩按此當致書友人，

求為京朝一官，如陳咸致書於陳湯，得入帝城，死不恨也。前四句

言帝城風景可望而不可即，後四句言春去秋來，日月易逝，時事

變遷，無使我更失望也。

促漏。此詩高極，以為擬深宮怨女而作。程氏以為託於閨

情，亦怨令狐綯之不見容耳。

可歎。此詩程氏以為歎彼姝所遭非耦，起句結句，蓋曾與

義山目成而不及亂也。愚謂此亦刺咸里之為女道士者。

富平少侯。此亦譏勳戚子弟。

贈趙協律督。吏部相公，令狐楚也。時為當路所軋，置之散

地，故曰賓館徒在。安平公崔戎也，以太和八年六月卒，故曰妓樓

已空。第四句原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下同為故尙

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

曲江。太和九年正月，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工，厭之，乃

興曲江之役。是年十一月，因甘露之變，遂罷曲江亭館。此詩所以

慨也。天荒地變，王室之公憂也，傷春，義山之私感也，當別有感耳。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回中在安定高平，其中有宮。程云：此二首乃歎長安故伎流落回中者，牡丹特借喻耳。

杜樊川集：

長安雜題長句，第二首。韓嫣四句，言勳戚豪家之盛。末二

句，言不游權貴之門也。

第三首。此首言方春景物之麗，士女冶游之盛，而已甘陋

巷寂寞也。

第四首。期嚴四句，自言疏慵不宜於徒公，有稽康七不堪

之意。

李給事中敏。太和六年大旱，中敏以司長員外郎上言，請

斬鄭注以快忠臣之魂。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歸。注誅，中敏被召累

遷給事中，又論仇士良不應蔭子，為士良所怒，由是復棄官去。

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一呈

上三相公，長句四韻。宣宗大中二年，收復河湟，白敏中進詩，同

時馬植、魏扶、崔鉉皆進詩。二相公謂馬、魏、崔也。聖德和平四句，蓋

白公題中語。

送國綦王逢。「浮生七十更萬日」，牧之是時年四十

二三，若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西江懷古。注家謂「楚人指蜀江為西江，謂從西而下

也」。國藩按詩中魏帝符堅等語，殊不似指蜀中者。六朝隋唐皆

以金陵為江東，歷陽為江西。厥後豫章郡奪江西之名，而歷陽等

處不甚稱江西矣。此西江或指歷陽烏江言之。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

詩 巨卿句用後漢書范式博阿鷺句用魏志朱建平傳生子句用任延傳。

八月十三日，得替後，移居霽溪館，因題長句四韻。據馮注：牧之於大中四月至湖州，五年八月得替，恰及一年，故曰「一年人住豈無情。」

早雁。雁為虜弦所驚而來，落想奇警，辭亦足以達人。湖南正初招李鄴秀才。李鄴，字楚望，大中進士，長安人。唐末避亂嶺表。馮注云：李鄴有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詩，與牧之此詩用韻并同，此湖南當是湖州之誤。

懷鍾陵舊遊，第一首。漢之豫章郡，隋改為縣。唐改鍾陵縣，後改南昌縣。征南指沈傅帥也。傅帥太和元年卒，子樞詢皆登進士第。詢歷澄顯至禮部侍郎，故以機雲化之。

第四首。馮註通典：南昌有龍沙，水經注：龍沙甚潔白，高峻而陀有龍形。國藩按此詩之意，謂沙之白細，就可揀出蜀羅也。以比就紅粉隊中揀選絕色，蓋攜妓夜遊之詩。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闕亭，長句四韻。「聖敬文思業太平。」宣宗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寄浙東韓又八評事。「一笑五雲浮上舟。」會稽若邪溪，徐浩改為五雲溪。

「書懷寄中朝往還。」往還，猶云舊游。

「為吏康中勢自迴。」迴，猶云變易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九

嘉祐集

詩論。「以為可以博生也。」博，換也。貿易也。古琴曲，右不博金，猶謬稱金不換也。宋世有博馬司，謂以茶易蕃馬也。

元豐類集。序越州鑑湖圖。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湖不必復，前八說所無。益隄壅水，刁約張伯玉之言也。

官黃縣學記。「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夫疑固然四字，似當作固然無疑。

越州趙公救菑記。末段文氣平衍。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

東坡文集。石鐘山記。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為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麟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音之。鄆氏蘇氏所言，皆非事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事，切實精當，又善設譬諭。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諭明之。如百步洪詩首數句，設譬八端。此外，詩文亦殘無篇不設譬者。此文以屠殺膳羞，喻輕視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作天心。皆巧於構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讀之，而適為人人意中所有，古今

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爲超前絕後。余謂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食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

「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數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陳奏之體。

「此豈爲善之報也哉？」武氏之禍，謂由太宗窮兵所致，亦非事實。「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

姚姬傳氏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方平並未入奏。蓋在黃州時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發揮已意。其以屠殺膳羞爲喻，亦是黃州戒殺時議論也。」國藩謂東坡好佛，以好殺噉躐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謫尤重，則失體耳。

闕叩合祭六議劄子。按秦氏蕙田錄此疏於五禮通考中，極辨其謬。蓋主天地必宜分祭之說，雖依經據古，確不可易，而蘇氏酌時以立言，亦自不可廢也。

上皇帝書。奏疏總以明顯爲要，時文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奏疏能備此三字，則盡善矣。典字最難，必熟於前史之事蹟，並熟於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顯淺二字，則多本於天授，雖有博學多聞之士，而下筆不能顯豁者多矣。淺字與雅字相背，白石山詩務令老嫗皆解，而細求之皆雅飭，而不失之率。吾嘗謂奏疏能如白詩之淺，則遠近易於傳播，而君上亦易感動。此文雖不甚淺，而

典顯二字則千古所罕見也。「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鑿事。」篇首三百餘字，失之冗漫。漢唐制科對策，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詞。若督撫奏疏，宜就事論事，閒語不可太多。「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善言事者，每於最難明之處設譬喻以明之。東坡詩文皆以此擅長。「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四句有傾軋王介甫之意。

「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王荆公新法，惟雇役爲善。政當日諸君子亦爭之不已，厥後司馬溫公改雇役仍爲差役。東坡又力爭之。雇役猶今軍中雇募民夫，給與飯錢也。差役猶今據人當夫，不給錢文也。「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衙前，猶差總之名也。凡縣有大役，如運送官物，錢糧之類，則責成衙前爲夫役之總。故宋時派充衙前者，鄉之富民立即貧窮。韓魏公司馬溫公皆有疏論之。王荆公以坊場爲衙前雇價，較之前此全不給錢者，已稍優矣。「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節。買絹之初，本發見錢，後亦失信。棟刺義勇之初，本言永不戍邊，後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錢之初，本言不許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東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曉。

「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今之領常平倉穀者，亦皆孤貧不濟之人。况宋領青

苗錢，須還利錢乎？「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區嘗親行，秋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又以刺義勇時，民怨而帝不聞，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聞。「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均輸，猶官運之鹽也，商稅，猶各下之抽釐也。官運多，則釐稅少，自然之理。「使天下常調。」循資按格者，謂之常調官。「許以風聞而無官長，無官長，猶云無上司也。今都察院之總憲，副憲，雖稱臺長，亦非堂官之體。「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執政私人等句，亦有傾軋之意。「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存紀綱一節，事實太少，議論亦淺，與前二條殊不相稱，不足平列爲三。

東坡詩集

和子山踏青

石鼓歌

前八句，敘踏青；後八句，竄道人賣符生波。以上，推尋字體。「豈有名字記誰某？」以上，敘石鼓爲周宣王時作。以下至末，論鼓不爲秦所捨擊。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勛，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欲出已被蒼鷹遮」以上，言狐兔歲歲藏葦中，敘獵之地。野人以下，正賦獵事，末言獵罷置酒。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末引六事作收別，是一種章法。

續麗人行 心醉二句，拙；孟光二句，腐。

次韻答劉涇 前嘲劉之苦，後敘已之樂。

和子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前八句，自敘閒適之趣。後八句，敘梁來徐兼憶子山。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第一首，專詠久旱。第二首，前半喜已得雨，後半將謀作塘。第三首，詠甚雨而及楊道士。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蒼髯白甲低瓊戶」以上，敘石曼卿種桃我來四句，敘公嘗攜家一游。「有婢彈胡琴爾來」十句，因蔡寄詩復念及胡琴婢。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龍劍易之。此等爲後世惡詩所藉口，最不宜學。

寄新竇與蒲傳正

翻從寒冷時，倒映出炎熱得竇之妙。亦自昌黎「卻願天日長炎曠」句脫胎。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三老當謂東坡與程六德孺之祖爲二老，又加石氏一老也。諸孫，即指程六及坡自謂耳。前十句，敘少時故鄉聚處。後十句，敘暮年京師送別。

送王伯敷守虢 爭入嶠兩句，謂行人爭入函谷關，而至長安不肯久留虢州也。

武昌西山 前十二句，敘昔在黃州往來西山。浪翁六句，敘鄧曾作窪尊銘當時六句，敘會宿玉堂。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前六句，敘曾在三館見二王

真蹟，後八句羨米得此本。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前十二句，狀畫中勝境。使君四句，點明題目。君不見十二句，言樊口勝境，亦不減於途中之景，但人自欠聞耳。

喜劉景文至。前十二句，喜劉至。後八句，念蘇杭舊遊，以劉自杭來也。

自杭來也。

在穎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首四句，辨杭穎之雌雄。我在六句，敍在杭修隄。揭來四句，敍在穎治湖。末六句，敍見官揚州。

遊博羅香刹寺。首六句，敍麥禾之美。誰言六句，因見麥禾

溪水而謀及白磨。末八句，豔說飽食麥禾之味。收麵句，麥也，春糠句，禾也。雲子句，禾也；瓊肌句，麥也。牢九句，麥也，真一句，禾也。

荔支歎。後八句，因荔支而歎貢茶貢花之弊。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首八句，言彼塵俗所纏縛，欲爲物外之遊。首參十句，敍自到嶺南，備歷諸勝。朱明八句，言自羅浮遊白水。故人至末十四句，有飄逸出世之想。

「仙山一見五色羽。」此句謂有五色雀曾一至儋耳庭中，公後有五色雀詩。

歐陽晦夫遺接籬琴，枕戲作此詩謝之。首六句，自敍至嶺

南後冠服。見君六句，敍送冠枕。末十句，有懷歐梅。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第二首。「去年柳絮飛時節，

記得金籠放雪衣。按映雪堂刻東坡帖，有「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金剛般若經。」一事，亦與此詩相合。

與參寥行園中，得黃耳蕈。「蕭然放箸東南去。」東南去者，公此時將離徐州改官湖州矣。

求闕齋讀書錄卷十

湘鄉曾國藩箸

湘潭王啓原編輯

集五

山谷詩集。

送范德孺知慶州。德孺，名純粹，元豐八年八月除知慶州。山谷以次年春，爲此詩贈之。乃翁，謂范文正公，阿兄謂忠宣公純仁也。

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汝州葉縣有黃公山山谷。熙甯間，嘗爲葉縣尉當迎候之純也。猛獸最厲，借以言石之狀。仙伯謂李之純。蓬萊謂見李於京師也。與清流者，山谷以哲宗初除館職也。黃山即黃公山謂前此見石，不知其可爲硯材。

詠李伯時篆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

太史當謂子山作起居郎，「左史之任雲雨垂」，謂如在天上也。馬官二句，言其馴伐如此，必非新自西極來者。任注詩意若曰：老於中朝之士，與來自釣築者，其英傑之氣，固自不同。如仗下馬，與渥洼之驥也。士或句，言五穀皮已自輕其身矣，而今乃有并不須此價者。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翰林謂東坡也。坡詩云：「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言少陵評幹不畫骨，李侯亦不以爲憑也。

謝黃從善司業寄忠山泉。「錫谷寒泉攪石俱」，攪音妥，圓而長曰攪。攪石所以澄水也。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銀，鈞字也。玉唾，詩也。幘溝婁，高麗城名。襪，謂不曉事人。山谷以自道也。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山谷有隄毛筆詩，蓋亦穆父高麗所得。文潛體肥，故有肉山之譏。黃間，弩名。

次韻王炳之惠玉板紙。「董狐南史一筆無二句」，山谷時爲史官自謙云爾。

送鄭彥能宣德知福昌縣。冠氏，縣屬大名府，鄭由冠氏遷福昌，故稱之曰鄭冠氏。猶稱王元之曰王黃州，稱范德孺曰慶州稱孫賁曰孫陽翟耳。

雙井茶，送子瞻。雙井在洪州分甯縣，山谷所居也。和答子瞻。山谷時病目，故首二句云云。東坡謝山谷餽茶。

詩云「明年我欲東南去」故曰「貽我東南句。」

子瞻以子夏邱明見戲聊復戲答。「上清虛皇對久如」句謂奏對久之詩箋曰承然猶言久如也。軒轅謂神宗時山谷修實錄故云。

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

文德殿東上閣門之東有井絕佳。陸羽復州竟陵人著茶經三篇以廬山康王谷水廉為天下第一爭名句謂衆人爭名於烈燄之中東坡則以水沃其焚如之儀也。

戲呈孔毅父「校書著作頻詔除」山谷以元豐八年四月為校書郎元祐二年正月為著作佐郎以團茶涿州綠石研贈无咎文潛元祐元年十二月試太學錄張耒試太學正冕袖之並為祕書省正字所謂道山延閣所謂此地并指禁省館閣言之也。思齊指宣仁太后紫皇及訪落并指哲宗也。

次韻答曹子方雜言山谷在京寓居醴池寺首五句山谷自敘近狀時持戒律甚嚴故有齋盂之句冷卿如稱詞部為冷廳廣文為冷官之類謂光祿卿也。或云冷姓也。國藩按冷卿以姓為是往時以下八句山谷昔在冷宅始知曹之名誰憐四句敘與曹相遇時曹貧而冷亦不如昔矣末七句招曹借隱張侯似是張仲謀。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元次山因石頭有窾因修之以藏酒

命為窪樽而銘之。鄧聖求在武昌嘗作元次山窪樽銘東坡在玉堂與鄧同夜直話及此事因作武昌西山詩詩鄧同賦山谷和之首四句敘次山作窪樽平生四海以下十二句敘東坡在黃州尋次山之遺蹟鄧公四句敘東坡摩挲鄧公之銘謫去至末八句敘東坡還京與鄧同直玉堂。

謝送碾賜壑源揀芽熙甯末神廟有旨下建州製密雲龍建州茶以北苑壑源為上沙溪為下第一春謂元豐元年睿思蓋神宗便殿也橋山謂作神宗裕陵也右承謂李清臣邦直校書郎山谷以元豐八年召為校書郎也春風謂茶。

以小龍團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佳人謂无咎碁局謂團茶下「隱隱有此文」蓋篋痕也。雞蘇胡麻俗人煮茶多以此二物雜之。晉有羌人姚馥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為渴羌。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謝公謂師厚公定蓋其子也。竟陵與襄陽皆在漢水之濱四海句以習鑿齒比公定才行之高挂笏句以王徽之比公定襟懷之雅。

僧景宗相訪寄法王航禪師首二句山谷自敘近狀三四句指智航一絲句謂智航無罣無礙脫離世網萬古句慨世人為物所牽如蟻之旋磨末二句謂智航能以法力致雨熟其田園不須令小僧景宗乞化也。

次韻子瞻詠好頭赤鬪「精神權奇汗溝赤」銅馬相

法曰「汗溝欲深長」

法曰「汗溝欲深長」

法曰「汗溝欲深長」

法曰「汗溝欲深長」

法曰「汗溝欲深長」

觀伯時畫馬 元祐三年春，東坡知貢舉，山谷與李伯時皆爲其屬，故試院中作數詩。儀鸞司掌奉供帳之事，翰林司掌供御酒茗湯果及內外筵設。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鑿使穿一石槃，厚五寸許，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

記夢 洪駒父詩話謂山谷見一貴宗室攜妓女遊某寺，此篇記其事也。僧惠洪冷齋夜話謂山谷畫臥醮池寺，夢與一道士遊蓬萊，覺而作此詩。二說未知孰是。

次韻子瞻送李豸 豸字方叔，東坡知貢舉而豸不第，有伐送之。巨浸二句，言其所成者大風蟬二句，勸其不求速化。

次韻子瞻寄眉山王宣義 王淮奇字度源，蜀之青神人，東坡叔丈人也。東坡有王丈求紅帶詩。林間醉著人伐木。

聞伐木喧噪之聲，猶以爲追呼也。

聽宋宗儒摘阮歌 翰林尚書當是宋景文公。宣城天竺高僧也。嘗以淨水一杯，楊柳一枝，起膝承文之病。

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 王戎封安豐侯，善發談端，此引以比揚休。秋月澄江，言詩之清絕如此。夜堂句，不知何指。

再答冕仲 「春溪蒲柳沒鳧翁」 急就韻，注曰：「翁鳧頸毛也。」他日過飯隨家風。漢書鮑宣傳：俱過宣一飯去。「走謁鄰翁稱子本」 稱子本，謂稱貸於鄰家以治具。

韓文「子本相侔」

戲答陳元輿 元祐二年八月，陳軒爲主客郎中，軒字元輿。

陳汀州亦猶稱鄭冠氏孫陽翟之類。任注云：東門拜書，當是拜請於東上閣門。小入山谷自謂也。迎笑句，謂少婦也。夜窗句，謂寒宵也。秋衣句，謂侍妾薰衣也。謂元輿雖甘枯淡，恐有少婦宵寒薰衣，意根復動耳。

再答元輿 牛鐸，山谷自比黃鍾，以此元輿也。邂逅，謂不期而得之。補袞，謂名位也。謂名位倉卒可得，不知不忘其本也。

演雅 「穉蜂趨衙供密課」 唐食貨志有課戶，今猶以賦稅爲國課。此謂蜂以釀蜜爲課也。

「黃口只知貪飯顆」 黃口，小雀也。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爲席子澤解嘲 平生，二句言不好飲。我醉二句，言不好色。崔謂崔瑗，杜謂杜度，長沙僧懷素也。自言得草書三昧。任注：「席君蓋京師醫者，與山谷寓舍相鄰。山谷書帖中所謂席三，卽其人也。杭州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著宗鏡錄一百卷。」

戲書秦少遊壁 微服過宋，謂少遊過宋之南京，今之歸德也。宋父以喻所盼者之父，百牢，喻百兩之禮。鸚鵡，喻此女。秦氏，喻少遊之夫人。兄，喻少遊之子。已長矣，憶炊句，喻少遊昔年與妻同貧苦。未肯句，喻妻意不欲少遊納妾。莫愁句，勸少遊妻無怨其夫。但願句，言富貴後不妨廣置姬妾也。任注云：觀此詩意，當是少遊過南京時有所盼，主翁待少遊欲厚令從歸而妻家難之也。

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 「卽如常在郎罷前」 顧况

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 「卽如常在郎罷前」 顧况

詩曰「隔地絕天，直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便羅王永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鄭彥能。王誥晉卿尙

蜀國公主，其家酒名碧香。彥能名僅「漢賜永相上尊酒」，言貧

者無此骨相，不能邀給賜也。應憐二句，皆謂王憐山谷，憐其坐則無耗，出則被謗也。

再答景叔。「賜錢千萬民猶饑，雪後排簷凍銀竹。」元

祐二年十二月，以大雪寒，出錢百萬，令開封府賜貧民銀竹，謂冰柱也。

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任道名仔梓，寓江津二十餘

年。鎖江亭在戎州之東，今敘州也。唐改豫章曰鍾陵，山谷自思鄉里也。

送石長卿太學秋補。漢文句，謂徽宗初立也。

顯榮君祖元大師，此君軒。王師四句，敘其善鼓琴。神人四

句，敘其善推命。程嬰句，狀竹之勁。伯夷句，狀竹之瘦。霜鐘二句，因竹而及琴，回顧篇首。

戲贈家安國。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以武進後入左選，二

蘇謂東坡，夷門，亦眉山，人皆有贈安國之詩。

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已，長句。九鼎句，謂無已有前輩

典型，足爲士林之重。一角，以無已比麟，謂如學士中之瑞也。砥柱句，言無已獨立於頽波之間。

送密老住五峯。密老蓋法昌之嗣，「螺螄吞大象」，法昌

法身頌中語也。「美酒無深巷」，古語也。謂酒之美者，雖在深僻之地，人必就沽。山谷之意，以爲密老俱解法昌宗旨，何患不爲人所知哉！

武昌松風閣。山谷以崇寧元年壬午，九月，至鄂，東坡已於

前一年辛巳死矣。故曰「東坡道人已沈泉」。文潛時謫黃州安

置，尙未到黃，故曰「何時到眼前」。

次韻文潛。淩江，卽淩雲淩波之類。韓詩：「遂淩大江極東

陬。」任注云：三臺，當是東坡先生及范淳夫、秦少游，於時皆死矣。

有人二句，謂安民修政，自有廟堂諸人，身任茲責，吾輩政可隱几學道，息諸妄念爾。末二句，言賢愚邪正，久而自明，猶水清而石自見。

次韻元實病目。首二句，言爲道者惟恐心之不衰，爲學者

惟恐見之不博，各異趣也。

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

光爲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仲仁蓋衡

州花光山長老，夢蝶真人用莊子事。籬落逢花，用陶潛事，以比秦

少游逢花便醉也。法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栖寺，有百鳥銜花之異

少游卒於藤州，其子處度棄於殯潭，故有長眠橋洲之句。霜前草

言喜尙未死也。

太平寺慈氏閣。元結在零陵尋得巖洞，名曰朝陽巖，結爲

春陵刺史，死已久矣。故曰「不聞阜蓋下愚溪」，懷柳子厚也。

題淡山巖第二首。微君謂周貞實零陵人居淡山石室，秦始皇三徵不起，遂化爲石。元次山有大回中小回中詩，言樊水之回湫也，此借用以言巖洞之回環。

明遠菴。淵明好眠，空瓶亦好臥，故曰同此趣。甕頭初熟，酒也。梨花酒杯，樣製如此。

戲答歐陽誠發奉議謝予送茶歌。歐陽昔年曾爲東坡所賞，餽之以酒。茲又與山谷往還，餽之以茶。歐陽君必多將，故用宋華元子思事。

和范信中寓居崇甯遇雨。慶旻蓋崇甯兩禪僧，徽宗崇甯三年，詔天下置崇甯寺觀爲上祈年。

遺家呈伯氏。強趨手板汝陽城，更責愆期被訶詬。山谷初到汝州時，鎮相富公以到官逾期下吏。

流民歌。熙甯二年，河北於旱後又遭水災，流民南渡，就食襄葉間，所云疏遠之謀，老生常談者。山谷是時必陳救荒之策也。

答和甫盧泉水。此邦雖陋有佳士。當指德平言之。贈趙言。北門六句，山谷時在北京，謂他人不顧而趙言獨來相尋訪也。

次韻晁補之廕正一贈答詩。晁无咎集云：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季。又云復用前韻答明略，并呈魯直。頃隨計吏西入關。以下七句，俱言其不得志，輕裘句，言其登科也。

再次韻呈廖明略。君旣不能食鍾世美，區函上書動天

子。

元豐元年十一月，鍾世美以內舍生上書稱旨，得官。世美蓋黨附王安石者，山谷此言特戲之耳。

走答明略，適堯民來相約奉謁，故篇末及之。省庭無人與爭長。唐宋進士曰省試，韓公詩：下驢入省門。此云省庭，皆指試進士言之。比鄰著作相勞苦，指堯民也。

答明略並寄无咎。已得樽前兩友生，謂堯民、明略。更思一士濟陽城，謂无咎時在濟州也。嗣宗謂无咎之諸父，以无咎比阮咸也。

次韻呈明略并寄无咎。一夫鄂鄂獨無望，四句言舉世混濁不清，是非不明，故但當挂笏看雲，不問榮枯耳。後忽幻出一夢，夢與二子對酒，奇甚。

再答明略第一首。讀書黜口，言不能有爲於時也。南箕北斗，言故人各在天一方也。當時四句，言良友遠別，不復向時人索知音也。

次韻孔著作早行。但問無恙者，言過家不遑久處也。何意句，言更不能過訪親長也。韓文以孔斃之白而長身類孔子，山谷此詩以孔著作之好古發憤類孔子。史注云：先言明經使者，又言北行河決，蓋比之漢平當也。平當以明經爲博士，又以明經再貢，使行河。

次韻无咎閻子常攜琴入村。山谷嘗寫梁父吟，跋云：武侯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一三九

此詩乃以曹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耳。此梁父吟亦賦中之意也。村村四句咏入村也。晉石崇及衛瓌傳皆言飯化為螺殼成螺句借用以言穀已堅粟也。公子謂吳氏之羣從也。

贈張仲謀 首二句山谷自言近狀也。平日出門極少。今張君遣騎來迎。故往張氏盡醉極歡。

送薛樂道知鄖鄉 首八句敘昔年交好。重以婚姻。近年同居京師也。城頭四句敘送薛出都。史注云：「無玉佩以贈送。而徒折柳與千里駒不相稱也。」國藩疑不字有誤。或作「慚對千里駒」耳。念君以下九句論其到官後飲酒奉親行孝。至末六句囑其過南陽問訊謝家也。南陽漢之南都。宋之鄧州。山谷繼室南陽謝師厚之女。諸謝謂公靜公定輩。

對酒歌答謝公靜 南陽城邊十句言雨雪嚴寒。小民貧餓可憂。而又以不居其位。憂亦無益。故作寬解之詞。青童之辭。蓋有勸以枉尺直尋。致身通顯者。而答以但當飲酒。詭辭謝之也。

謝公定征南論 熙寧八年交趾入寇。陷欽廉邕三州。神宗以趙高為招討使。郭遵為宣撫使。討平之。而費錢帛甚多。二廣之民大困。標槍大盾。南蠻所執之兵器也。合浦廉州也。晉興。邕州也。後漢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反。李固薦張喬。祝良為刺史。太守。募蠻夷之相攻。嶺外悉平。

送劉道純 劉格字道純。劉恕道原之弟。為司馬溫公蘇東坡所知。道純時當為銅陵主簿。故首四句云爾。七八句謂道純對

衆人自神王。而衆人則以白眼向之。皆朱顏句。謂長醉不省事也。阿翁謂劉凝之。子政。謂道原也。諸兒曰。義仲曰。和叔曰。秤。

次韻子瞻春菜 「葦絲色紫菰首白」菰與荻同。彫胡也。「驚雷菌子出萬釘。白鷺截掌鼈解甲。」萬釘。喻菌子之形。鷺掌。鼈甲。喻菌子之色與味。「軟炊香粳煨短苜。」短苜。筍之初出者。

次韻子瞻與舒堯文禱雪霧豬泉倡和 「老農年饑望人腹」按說文「望字从臣月滿也」望字从亡。望其還也。莊子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謂無祿以滿人之腹。當取盈滿之義。不取盼望之義。當从臣不从亡。山谷曰。年饑望人腹。蓋誤用莊子耳。閔壽用穀梁閔雨字。豈云猶日豈止得微。猶云得無也。「甯當罪繫葛陂淵」句。後漢費長房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雨。」於是雨立注。齊博士指舒堯文。時為教授。請天二句。堯文告龍之詞。爾指龍也。從公指東坡也。

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南山水圖 首四句敘昔在京師見許作畫。異時至非筆力十四句。敘許曾在黃家作畫。先君我君似皆指山谷之父。史注云。張京兆疑是張乖崖。自言以下至市盡傾。敘許自言在蜀畫八幅山水。而黃家在汴梁。以十萬錢購得也。

聽崇德君鼓琴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氏。尚書公澤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等畫。山谷有姨母李夫人墨竹詩。又有觀崇德君墨竹歌。

一四〇

次韻答楊子開見贈。首六句，敘昔在京師宴遊之盛。第七句元注云「太和縣古白下」。分吞聲，猶云甘吞聲，以其獨唱無和，故甘吞聲不復道及也。

答永新宗令寄石耳。自荷眷私以上，贊石耳之佳。自吾聞以下，言不以石耳難得之物累民。

奉答茂衡惠紙長句。征南謂索靖爲征南司馬。黃門謂史游也。梵語伽佉，此言風誦。

長句，陳適川惠送吳南雄所贈紙。「桃椰葉風溪水碧。」桃椰木廣南所出，南雄亦隸廣南。

追憶予泊舟西江事次韻。按山谷以元豐六年十二月，移監德平鎮。此詩題目追憶，當在已離太和之後。

次韻郭明叔長歌。鵬翼句，指郭燕巢句，山谷自謂也。山谷時自太和還家，故云見社。

奉送時中攝東曹獄掾。時中蓋太和同官，將赴廬陵郡城，攝事。首四句，山谷自述近狀。遣騎句，山谷遣人邀時中來同飲也。

昨日備時中甫自外歸，又將赴郡也。

次韻和答孔毅父。「六年國子無寸功，猶得江南萬家縣。」六年，國子監謂作北京教授也。萬家縣，太和也。

更用舊韻寄孔毅甫。滄浦，庾公樓子鏹峯，均指毅甫時在江州也。

寄朱樂仲。「故人昔在國北門。」國北門，謂北京大名。

也。

戲贈曹子方家鳳兒。揀芽蠟，茶名也。鳳兒當是子方侍婢末句，恐其以闕語而變嬌音也。

和曹子方雜言。龜藏六，謂首尾及四足凡六，皆藏也。六用，又借用標嚴經字。

奉謝劉景文送團茶。鸞溪，蜀絹也。以絕細之絹爲羅，使茶如雪落也。粟面，蓋茗花也。

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蘇家謂蘇浩然墨也。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李成營邛人有驟雨圖。

戲答仇夢得承制。秦少游作任師中募表云。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緝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黃口兒，指夏主乾順方幼也。

玉京軒。前六句賦山，後六句賦軒。

宮亭湖。史注引神仙樂巴一事，又引高僧傳安清一事，山谷似專指樂巴事。

「一官四十已包羞。」山谷以乙酉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去太和而北行，恰四十歲。

別蔣穎叔。蔣之奇，字穎叔，新法行，屢爲福建通判，淮東運副，江西河北等運副，又爲陝西運副，後爲淮南轉運使，江淮荆湖

等路發運副使。此詩當在蔣爲陝西運副時也。金城千里，謂秦中三品句，蔣於元豐六年奏計賜三品服。鑿渠句，蔣在淮南始鑿泗

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

書石牛溪旁大石上。

石牛洞在三祖山山谷寺之西北。其

石狀如伏牛，因為名。初李伯時畫魯直坐石上，因此號山谷道人。題此畫於石上。

岩下放言。

史注文選陸士衡有連珠五十首，山谷效其體

而更其名曰放言。國藩按冠釐臺池亭之末，不用偶句，蠶椿之首不川韻語，又不與連珠體相合。此體篇無定句，句無定字，蓋雜言之類耳。

二十八宿歌贈別無咎。

者心謂虎犀與蜜，無心謂藥材，同

一死也。神龜為江使，漁者豫且網得之，宋元王問衛平而知之。見史記龜策傳無南箕云者，謂衛平之口更大於南箕也。此二句言神龜以慧而死，以上六句同意。勢燻龜也。謂等箸龜耳，歲晏張弓，二句不知所謂。

再和公擇舅氏雜言。

自觀文字以上，感其故養之德，自更

蒙著鞭以下，專謝其贈研。

贈鄭交。

山谷以元豐六年解官太和，過武甯，聞惟清上人

當至延恩寺，因謁鄭交，問消息，題此詩於鄭交草堂之壁。大士指惟清也。丈人指鄭交也。句壞納也。謂惟清尙未來延恩也。白頭句，謂交也。老禪指延恩長老法安師也。

和游景叔月報三捷。

元祐二年八月，禽西蕃首領果莊青

宜結檻送闕下。蓋游帥雄與种誼所定之謀，而誼與姚兕所攻破

者。帥雄有絕句四首，七律一首，山谷并和之。景叔帥雄字也。

王美三子補中廣文生。囊書句，當是饋以書籍，故曰當

贈錢舍中轅子句，晉書石勒之母曰快牛為犗子時，能多破車。

次韻王定國揚州見寄。元豐中導洛水入汴河，謂之清洛。

首二句云者，謂山谷在汴京，晝夜思王猶清洛水之畫，夜流下揚州也。

同子瞻韻，和趙伯充團練。金玉句，指趙謂宗室富貴之家，

而能自處於寂靜也。仙班句，謂東坡與趙同在朝列也。兩宮，指宣

仁后及哲宗也。老臣，指文呂諸公。

送顧子敦赴河東第二首。青牛謂老子乘青牛車也。句當

謂功成名遂身退之語。

第三首。「行臺無妾護衣篝」漢官儀「尙書郎入直

臺中，女侍史二人，執香鑪燒薰，以從入，使護衣服。」此句謂顧未

攜家往耳。

次韻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後書懷。「馬瘦三山葉打門」

元稹雲騷歌曰「跨聲三山尾株直」山谷此句用「官清馬

骨高」之意。

次韻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鄙人盛親翰林公出邀。

「還作遨頭驚俗眼」蜀人好遊樂，謂成都帥為遨頭，此借用。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第五句謂朝廷以旱故減常膳，第

六句，謂徧走羣望以禱雨。

次韻奉酬劉景文河上見寄。歸鴻，用雁寄書事。石友，指劉潛郎山谷自謂。

和答元明黔南贈別。紹聖二年山谷年五十一歲，以國史事爲蔡卞所中傷，謫黔州安置。與其兄元明出尉氏，許昌出漢河，趨江陵上夔峽。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後，元明別去。

贈黔南賈使君。春入二句，任注謂「皆言故園無主」之意。國藩以爲此詩蓋送賈出行者，山谷放臣，既少歡悰，賈又出巡，城中無主，故待賈征還日，營花梨蜜皆有主耳。

次韻奉答少激紀贈第二首。少激登元祐三年進士第時，東坡知貢舉，山谷爲其屬，頗有師友淵源。自紹聖改元，唐坡謫竄，時去而勢移矣。三四句，言蜀國悽愴。五六句，言交舊彫疏。少激與坡皆蜀人，故因坡貶而言蜀中蒼涼之狀。

次韻馬荆州。馬城字中玉，山谷自館閣遷貶，故以劉向自比。荆州卽漢之南郡，故以中玉比馬融也。

贈李輔聖。三句，謂將遂冥鴻而遠引。四句，謂不復浮沈京洛風塵間也。

和高仲本喜相見。南浦山谷自蜀放還，過萬州，曾見仲本，萬州卽唐南浦州。

和中玉使君晚秋開天甯節道場。徽宗以十月十日降誕，爲天甯節，開啓，蓋九月十日。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山谷以崇甯四年四月，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省元明於萍鄉，同住十五日而去。任注：以爲別後所作，然穫稻殊不類四月閒事，未知其審。末二句，指元明淺山介至黔中時事。湖口人李正臣，著異石九峯，東坡先生銘曰：壺中九華，並爲作詩云云。末二句，言壺中九華石，雖爲人偷取，而石鍾山則不能偷去，猶可聽其音響。

次韻德孺五丈惠貺秋字之句。三四句，言未應鬢髮遽白，豈不見有卻老之丹砂邪？末二句，言區區憂國之心，徒過計耳。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老大承思堂下草」，明月灣承思堂皆在雙井，堂在先墓之側，故以承思爲名。

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第一首，鎖江主人。第二首，江津道人。李侯皆謂李任道也。任道名仔，本梓人，寓居江津。第三首，經術二句，指當世誦法王氏之學者，抱闕用蕭望之事。

罷姑熟，寄元明，用「觴」字韻。「追隨富貴勞牽屠」，太玄經，勤首曰：「勢牽不於其鼻於尾。」范注曰：「牽牛不於鼻而於尾，故勞弊。」

送劉季展從軍雁門第二首。代州五臺山有仙人跡，石巖出美石，金剛窟出藥草三句，五句，皆承石言。四句六句，皆承草言。

送徐隱父宰餘干第一首。贅塔句，用唐書張允濟傳事。長官句，用唐書馮元淑傳事。第二首。江南生賢句，謂徐穉生於南昌也。第三句，承首句言徐陵。第四句，承次句，言徐穉。

池口風雨，留三日。池口卽今池州府江口，山谷之官太和

池口風雨，留三日。池口卽今池州府江口，山谷之官太和

縣自此經過。

思親汝州作。富鄉公以前宰相判汝州。山谷爲葉縣尉。九月至汝州，吏責其愆期，拘留至歲晚。五六句言丞相不以爲罪，吏或讒之，四人成虎耳。末二句言事本極小，而傳播故鄉，老母懸念也。

次韻戲答彥和。傳錄：「布袋和尚形裁臃腫，臞額皤腹。」此借以喻彥和之肥偉。

和答孫不愚見贈。五六句謂因奉台相之筆牘，而困於簿領，因迎使星之鞍馬，而困於風埃也。

世弼惠詩求舜泉，輒欲以長安酥共泛一杯。次韻戲答。舜泉河北酒名。

閏月訪同年李夷伯子真於河上，子真以詩謝。次韻。「十年不見猶如此。」自治平丁未，與李同唱第，至是十一年矣。

次韻元日。前一歲十二月，山谷謫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故此詩有霜威嚼蠟等語。

衡南。「白鳥自多人自少。」此句用杜詩「江湖多白鳥，人少豺虎多。」二句之意。

題落星序嵐漪軒三首。三詩非一時所作，故誠有重複。

次韻胡彥明同年，編旅京師，寄李子飛三章。「看除日月坐中銓。」唐制三銘選士，曰尚書銓，曰侍郎中銓，曰侍郎東銓。宋有侍郎左右選，胡彥明隸左選，故曰中銓。第二首。「丁未

同升鄉里賢。」胡與山谷以治平四年丁未同登第。

次韻奉寄子由。山谷之兄元明，寄子由詩云：「鍾鼎勳名淹管庫，朝廷翰墨寫風煙。」管庫謂子由監筠州鹼酒稅也。子由思東坡山谷思元明，故曰脊令各有恨也。

寄黃從善。「渴雨芭蕉心不展。」渴雨，見雲漢詩箋。

廖袁州次韻見答，并寄黃靖國再生傳。次韻寄之。干寶作搜神記，徐鉉作稽神錄，廖君當有小說。

觀王主簿家醪醪。冷齋夜話云：「詩人詠花多比美女。」山谷詠醪醪，獨比美丈夫。

登瀛上寄余洪範。「二川來集南康郡。」二川，章水與水也。

同韻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憶二首。第二首，阿秦阿秦當是山谷兄弟小字。山谷兄弟五人，長大臨字元明，次庭堅字魯直，次叔文，次叔達，字知命，次仲熊，字非熊，卽此詩所謂熊也。阿秦可類推已。

子範徵詭諸鄉，捕逐羣盜幾盡，輒作長句，勞苦行李。「乃兄本是文章伯。」子範之兄李觀，字夢符，爲清江尉，其文嘗爲歐陽公所稱。

喜太守畢朝散致政。「萬夫爭處首先回。」萬夫爭處，卽功名富貴也。

次韻君庸，寓慈雲寺，待留惠錢不至。「馬祖峯前青未了，

鬱孤臺下水如空。江山信美思歸去，聽我勞歌亦欲東。」馬祖
峯在太和鬱孤臺在虔州，時君庸在虔山谷在太和皆有思歸之
意。

趙令許載酒見過。「買魚所鱸須論網。」論網謂數網
而論價，言其賤也。

初望淮山。「想見夕陽三徑裏，亂蟬嘶罷柳陰陰。」三
徑亂蟬，指雙井家林也。

漫書呈仲謀。「不然吾已過江南。」過字，疑當作返。
曹村道中，首句「嘶馬蕭蕭蒼草黃。」第三句「瓜田餘
蔓有荒闌。」蒼字，有字，疑誤。

食瓜有感。「辭井筠籠浸蒼玉，金盤碧筍薦寒冰。」食
瓜者先以井水浸之，或以竹籠置井中，蒼玉，喻瓜之皮，寒冰，喻瓜
之瓤也。

講武臺南有感。有感者，哀逝也。
七臺峯。後六句以七人比山之七峯。

靈壽臺。「何時暫取蒼煙策，獻與本朝優老成。」蒼煙
策，謂竹之根節，可作杖者，俾老成，用孔光靈壽杖事。

劍南詩集。
望江道中。此由判建康府，改判隆興府，道出望江，隆興今
江西南康府也。

送劉改之東歸。五六句，言跡今雖在斜谷，情已若出玉關

也。

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閱。王炎辟先生幹辦公事，是時當
隨王至嘉州。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遠客豈知今再到？」先生自
蜀歸，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出峽後，舟過荊州武昌，自九江
登岸赴南昌，故經過東林寺。先生昔嘗判隆興府，故曰今再到。

過采石有感。先生至江西不久，即召還與祠，又出江自小
孤金陵至浙江還家，故過采石。

歸雲門。「微官行矣闔山去。」宋史先生本傳：但載自
江西召還與祠，即起知嚴州，不載闔山微官之事。

奏乞奉祠，當衢州皇華館待命。先生自建安至鉛山，至玉
山常山，遂達衢州。

行至嚴州壽昌縣界，得請許免入奏，仍除外官，感恩述懷。
先生自蜀歸山陰後，一出官於建安，再官於撫州，自撫州謝事後，
至高安一行，又還至嚴州，得免入奏之命，從此又歸山陰矣。

臨安春雨初霽。先生還自蜀中，一爲江西常平，即歸山陰。
數年，今始入朝，旋即還山。此詩之末句已決矣，考其時，略在孝宗
淳熙十三年丙午之春。

縱筆第三首。「行省當年駐隴頭。」行省，謂蜀帥王炎
鞏，開幕府於隴頭。

感憤秋夜作。此時已自嚴州謝事還家矣。

舟中大醉，偶賦長句。三句謂初離嚴州，四句謂已歸山陰。

也。
「醉中浩歌罷戲書，」此時解軍器少監之職，又回山陰矣。

自局中歸，馬上口占。先生自紹熙元年還山家居，十有三年，至是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明年書成致仕。

舟行錢清柯橋之間。「逾年夢想會稽城。」先生以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門，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國，中有閏月，相距恰及一年。至是又歸山陰。

和高子長參議道中二絕。「共憶扁舟罷畫谿。」畫谿在越州思鄉也。

思政堂東軒偶題。「喚起十年閩嶺夢。」先生嘗爲福州甯德主簿，故曰閩嶺夢。

遊仙。羅澗谷選放翁詩，有遊仙七古一首，卽飄飄初珥玉殿三絕句合成者。

贈道友。凡遊仙及學道時，都無事實，縹渺恍惚，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太白最多，放翁亦屢爲之。此末二首，又似先生自述之詞。

朱子文集：戊申封事。此篇正文一萬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夾行書

寫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萬言書，以蘇東坡王介甫兩篇爲最著。南宋之萬言書，以公此篇及文信國對策爲最著。文章則蘇王較健，義理則公較精。篇中約分四節，第一節言所以不上殿入對，而僅陳奏封事之故。第二節陳大本一端。第三節言急務六事。第四節辦駁當時士大夫四說。第三節所指各務，皆切中時政之得失。其蠶直殆過於汲黯魏徠，其氣節之激昂，則方望溪氏以擬明季楊左者，庶幾近之。他人諫其事，公則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則竝糾大臣近臣之過。第二節第四節所論，皆本其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得之言，實有諸己，而後以獻諸君，初無一語取辦於臨時者。此非文士所可襲取也。惟過於冗長，似一筆書成，無多餘潤色之功，故乏勁健之氣，鏗鏘之節，其逐段夾行分注，以達未盡之意，似不可以爲訓。第四節辦駁四說，似不宜驟入此篇之內，學古者不可不知。

「往者澗觀說抹之徒。」龍大淵會觀張說王抃，皆以近習而至卿相。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所面奏者，卽內侍甘異也。「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方望溪謂朱子封事，雖明季楊左之忠直敢言，無以過之，當卽謂此等處耳。

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已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第一流矣。此等語，實甚黷直。孝宗以其爲賢者而優容之耳。「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體究具析，皆宋時公牘字樣。

猶今日懲究曰查辦也。

「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賊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窠名，猶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戶部也。必可指擬者，猶今日有著之款，不可催理者，猶今日無著之款。

「徒使經費闕乏，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舊法，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免。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舊欠悉行拘催。

「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有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今軍中士卒稟保而後具奏，當時蓋有此例。咸豐十年，王有齡令軍中將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請免治罪，或亦做其例與。」

「夫將者三軍之司命，節理直而氣剛。」

「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屯田之衆，須由軍中撥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參與其事。占護，猶今言霸占袒護也。」

「屯田不立滯運煩費。」水路輸送曰漕，陸路輸送曰運，

曰轉。凡物皆然，不獨米糧也。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因循奮勉，老莊管商卽上文所駁之四說也。

元遺山詩集

寄希顏二首。希顏時在徐州，粘合幕兩首，殆非同時作，故

再用元龍事。

橫波亭，自注為青口帥賦。青口帥卽移刺粘合。初帥彭城，

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時望甚重，金亡降宋。

葉縣雨中自注，時崧前早尤甚。遺山橋居崧山，故以家鄉

早為憂。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圍城，天興元年元圍汴京也。文舉，白

華也。

永甯南原秋望。永甯卽今河南府永甯縣，天興元年遺帥

守永甯元村寨。十一月，為元兵所破，遺山此詩蓋在未設防戍以

前。

甲午除夜。金亡以甲午正月，遺山是年在聊城度歲。

出都。元之中都卽今順天府也。遺山於金亡後曾至燕京

四次。

衛州感事二首。金哀宗自汴京突圍，出走河北，令白撒攻

襲新衛州，為史天澤所敗，哀宗單舸走歸德，遺山此詩蓋國亡後

過衛州而憑弔也。

贈馮內翰二首。序中云：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冠氏縣宋金屬大名府。今日冠縣屬東昌府。遺山自金亡，拘管聊城，旋即寓居冠氏。馮公蓋眞定人，寓居東平。鎮陽卽眞定也。還家省墓，故過冠氏一訪遺山。丙申之夏，金亡已三年矣。

陽明文集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爲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揭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裏粲然，中邊俱澈，固自不可幾及也。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與敵也。左傳襄二十五年：「一與一。」謂一人敵一人也。吾鄉諺語曰：「个打个。」史記：「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謂易敵也。此與字之古義也。陽明云：不彼與，猶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

「題封欽依備行前來。」欽依，今日欽遵。備行，今日行知。或曰：咨行，移行。

「夫任不專權，不重節。」自請旗牌，恐人疑爲貪權，故又自明其脫屣名位之素志。

望溪文集

送左未生南歸序。而孫之死二句，承接牽強。

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割子。望溪先生古文辭爲國家二百餘年之冠，學者久無異辭。卽其經術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爲一代大儒。雖乾嘉以來漢學諸家，百方攻擊，會無損於毫末。惟其經世之學，持論太高，當時同志諸老，自朱文端、楊文定數人，外多見謂迂闊而不近人情。此疏閱歷極深，四條皆確實可行，而文氣深厚，則國朝奏議中所罕見。

「兵部之實，在戡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此條立論太高，多不切於事實。今之兵部與將校，並不相接，何能戡其驕氣。

孫文定策

三習一弊疏。

「乾隆初鄂張兩相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

高宗聰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顯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御宇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雋藻亦抄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爲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納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

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

文選

揚子雲長楊賦。「飢屬而還」注善曰：「委屬而還謂委擇其事連屬而來還也。飢古委字。」按飢，飢寒也。屬，連屬也。飢寒者，欲斜聯翩之狀，謂翩然相引而還。善說，非也。

「拈隔鳴球。」拈隔，與尚書之「憂擊」音義同。

潘安仁西征賦。「稅駕西周」對洛陽之東周言。則長安為西周。對鞏縣之東周言，則洛邑為西周。

古文辭類纂

桐城姚姬傳郎中鼐所選古文辭類纂，嘉道以來，知言君子聚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永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竊見其中亦小有疵誤，茲摘舉於左。

論辨類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司馬遷自序中，述其父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啓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在自序篇中，僅文中之一段，故無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爲一篇，而標其目曰論六家要指，失其義矣。遷作五帝本紀，夏本紀，所引堯典禹貢等書，尙多改經文之舊，此述其父之語，豈獨無所刪改？且如管晏列傳中，管仲自述感鮑叔之言，豈得遽錄以爲管仲之文。淮陰候傳中，韓信說高祖定三秦一節，豈得遽錄以爲

韓信之文邪？

奏議類

國雅圭論治性正家疏。此疏凡分三段，首段言遵祖；次段言治性；末段言正家。姚氏目以治性正家，則首段無所附麗。

國雅圭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云云。國藩按此疏，凡三條：妃匹，一也。經學二也。威儀三也。自妃匹之際，至遠技能止，第一節言妃匹也。自竊見聖德純茂，至宜篇其意止，第二節言經學也。自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至末第三節言威儀也。今姚氏錄此文，標其目曰「戒妃匹勸經學疏」，是於三條獨遺其一，而於班書所敘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書說類。樂毅報燕惠王書。「應入奏議。」

駢體文鈔。

蔡邕陳留東昏里庫上里社碑。漢碑多酬應諛頌之文，此碑亦專爲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蹊徑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附廣韻。

一東。衷。左傳「楚辟我衷」按謂楚邪而我正也。

二冬。農。呂刑「農殖嘉穀」王念孫曰「農勉也」廣雅云「農勉也」左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三鐘從。左傳昭五年「以亂大從。」杜注「亂大和順之道從順也。」左傳「吾所問日食從矣。」按謂子之言皆驗矣。

五支披。左傳「又披其邑。」注「披析也。」按謂分析之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設服離衛。」注「離陳也。」

九魚居。左傳「民其居乎。」注「民將有事不得安也。」如。左傳昭十三年「則如違之，以待所濟。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按如猶云不如。

二十一欣勤。書「周公成勤。」謂勞勉也。二十二元藩。左傳昭元年「貨以藩身。」按猶衛也。

二十三魂敦。莊子「使士敦劍。」注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殺斷也。莊子「敦杖燧之乎。」賈注「敦讀曰頓。」豎也。

二十五寒奸。莊子「以奸者七十二君。」注犯也。二仙鮮。左傳昭五年「葬鮮者自西門。」杜注「不以壽終為鮮。」

四宵橋。莊子「欲惡去就，于是橋起。」按橋讀上聲，謂昂起勁挺也。禮記「奉席如橋衡。」莊子又云「橋運之相使。」並同。

十一唐傍。莊子「求禪傍者斬之。」注「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禪音膳。

十七登能。書「不能厥家人。」按「相處久而安也。」左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書「柔遠能邇。」與此義同。

又左傳昭十一年「而不能其民。」十八尤由。左傳昭八年「猶將復由。」按謂將萌蘗滋長也。

十九侯鈞。莊子「一君無所鈞用。」注「鈞取也。」二十一侵淫。左傳「淫芻蕘者。」按謂淫之。

二腫壅。左傳昭十一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注乃所以壅積其惡也。

六止以。左傳昭三年「君求以食。」按以與已同。理。李。左傳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注「即行李也。」按「司理」亦作「司李。」漢書有「武帝李法。」與「理」同。

八語圍。莊子「其來不可圍。」按與禦同。二十八獮選。左傳昭元年「鉞懼選。」按謂「指數其罪也。」詩云「不可選也。」與此義同。

六至自。左傳昭五年「不敢自也。」按猶云「不敢從也。」

九御著。左傳昭十一年「朝有著定。」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左又曰「則固有著矣。」

十遇寓。莊子「寓而政于臧丈人。」寓猶付託也。十一幕故。莊子「證攝今故。」注「今故猶古今。」昨。

左傳「以昨乃勳舊。」布。禮記「季氏旅歸四布。」按謂四方貨財也。莊子「千金之布多矣。」

十三祭，際。莊子「仁義之士貴際。」按言交際也。左傳云：「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莊子又云：「不應諸侯之際。」

蔽。書「不蔽要囚。」按謂蓋覆也。猶易言「冒天下之道之冒。」論語「一言以蔽之。」呂覽「功名蔽天地。」皆當以此訓

通之一訓決也，斷也。

二十六，慝。左傳「主不慝賓。」按謂主不以賓為慝，檢而安之也。史記「無久濶子。」與此慝同。

二十一，濶。左傳「問晉而取諸杞。」按候晉之閒隙也。

二十七號，與。左傳「昭十三年：『國有與主。』」按謂在內也。

四十一，漾，彘。莊子「證彘今故。」注「彘，明也。」左傳「子產立伯有後，公孫洩何為曰說也。」杜預飲酒之役，「晉侯立荀躒以說焉。」徹。左傳「昭二年：『徹命于執事。』」按猶達命也。

十九，鐸，落。莊子「絡馬首，穿牛鼻。」與絡同。

二十，陌，莫。莊子「莫然有閒。」注「定也。」呂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王引之曰「擇，讀曰『敦』，敦，敗也。」

二十二，昔，昔。莊子「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注「昔，夜也。」

二十五，德，國。莊子「未得國能。」按「曰國能者，猶士曰

國士，馬曰國馬，奕曰國手，琴曰國工耳。二十八，盍，闕。莊子「闕胡管視其良。」注「闕，語助也。按與曷同。」

